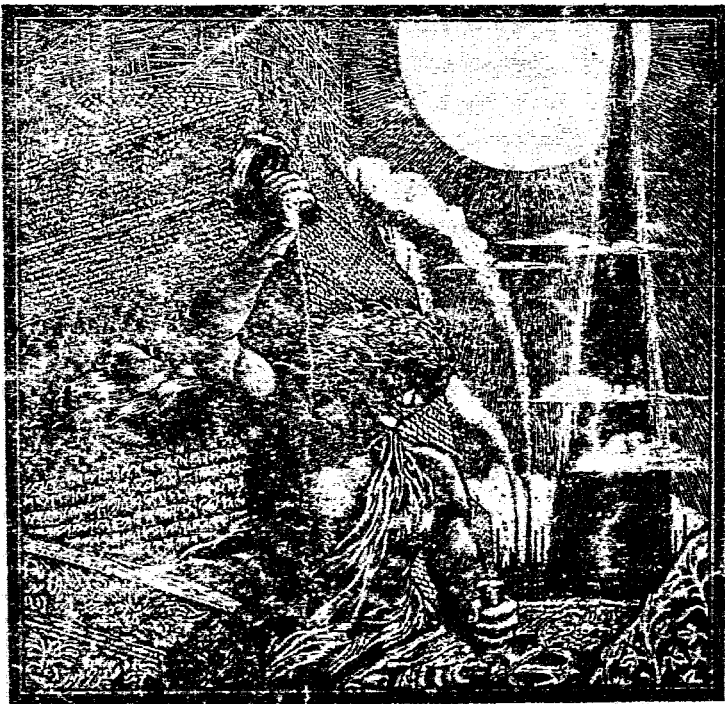


學士德與城

A.V. 盧那卡爾斯基作

魯迅編·現代文藝叢書之一·柔石訳

神州國光社出版



A. V. 盧那卡爾斯基：

浮士德與城

柔石譯

魯迅編

現代文藝叢書

之一



3 0532 8340 8

◀ 上 海 神 州 國 光 社 發 行 ▶

1930

浮士德與城

一篇爲讀者的劇本

02491

序 幕

【夜。星衆燦爛地滿天。紅色的月亮靠近地平線。在前景中，靠左是多樹的傾斜的山脈，裸露的巉岩畫成尖銳的形線，映在後景底落月底似銅的紅色中。下面是山谷，在山谷中現出城市與海面，尚不可見。

梅菲斯託菲萊斯，穿着一件黑色的外套，正坐着俯瞰着懸崖。一種緊張的沉寂。】

梅菲斯託

幻象呀！（他深深的呼吸一下。）幻象呀！這個夜，光芒斑斕的，並不是永久的夜底廊廡，也不是歸家向‘母親’之夕，但只是一次地球上的革命。愚蠢的波濤啊，在太空的洋海中波動，來來往往，往往來來的，從遙遠底這端到那端；火熱的星球放射出光，熱，孕育生命，感覺，意識，……與苦痛！那愚魯的‘白母牛’生產了，牠底乳汁流瀉到空間，從沒有想

到會從這裏面生出什麼來！生命愛生命，是要生存的。這是怎樣的詭辯，怎樣的可笑的可笑的矛盾呀，顛倒了永久的‘理性’！

而人喲！他底每天的經驗不是教訓他底理想的生存當真就是如此的麼，——一種騷擾，疾馳，和不停止的狂熱，不能平靜的疾病。可是他要生存着——墮落的，無用的渣滓，地球上的寄生蟲！去，告訴他，真正的‘存在’是完全的，堅固的，如無夢之睡，一種堂皇的肅穆，——而且假如你要找尋任何與你同意的人，這將是幾分憂鬱病的，幾隻永沒有發現出牠底生命的偷潛的老鼠。至於其他，牠們都將嘲弄了！牠們甚至想像牠們自己是理性的，這些可憐的小蟲兒！而且當牠們聽到永久的智慧的聲音，牠們就咬牠們自己底牙齒了。

想想浮士德罷。這位大聖人，他沒有將他底腳放在我底頸上，把我駕在他底車輪上麼？哈——哈——哈！像一個小孩子，在他的小池中戲過了水，又用一把沙和黏土築起了堤壩，又造着玩耍的小房子，而他正在和他底洋囡囡玩着。這小傻子，採集着空的貝殼！有時候，我怎樣地想搗毀了這一切的欺詐的層樓！但是一個巴掌是值得一個最無力的辯論麼？我要說服他。我要說服這個目空一切的無頭腦的矮子。可是這是不容易的事！因此我蹣跚着，且讀且給他看教育畫。或者我向他吹一口無窮的寒氣，使他變做了物質底易脆的部分

——莫非這‘白母牛’不會給我們生其他的浮士德的麼？

從那時那事發生了以後，我們就再沒有力量了……誰知道什麼時候世界的雜亂的貯棧將空竭，什麼時候河水將逆流了？

不，必須如此做！浮士德必須被說服——如此，他能爲那非常的恐怖，苦痛，與憎恨而呼喊！必須如此做！他底呼吸必須永恆不變地要將他底同類所呼吸之氣弄壞了。這樣，梅菲斯託，將你底黑暗的榮冠放在旁邊，去同這愚蠢的傻子辯論罷。織着蜘蛛的網等待那愚笨的蒼蠅；把這種希望抱住在你底胸懷中：牠將很快的無法可想地在你底網中營營而叫，那你至少可以吮吸這怪想的狂暴的生命底血液了。

前寂一息

梅菲斯託，自私自利豈不是對你更好麼？——將你自己遜到宇宙底幽祕之所裏，星光很少照到的地方，然後睡在‘母親’底膝上，豈不是更好麼？那鼓動你用力地把生命從苦痛中救出來的，不是愛麼？不是！我憑着‘母親’發誓，不是！我是被那神聖的憎恨而領導着的。我是一種武器。我要去證明。我願爲‘理性’而勞苦，牠是我底本質。以前這被產生的是‘無理’，然後我——‘理性’被產生了，——這是一個抗議，一個錯誤的認識，對於和平的渴望。所以我不能隱藏；我必須

表示。我被呼喚着去扶直‘理性’。當我注意着他們底生存底文雅的苦痛的時候，我被一種冬季底冰冷的火焰所吞噬了。對於我是沒有休息的，不能放棄的，在全世界還是火焰衝天，動搖緊張，生命也經受過苦痛而思想的期間之內。母親，那時我們將回到你底家裏來，可是你還能給我們沉在黑海中，你還能以真正的‘存在’底安甯的休息賞賜給我們。

梅非斯託是一個理想主義者。愚蠢的星衆，你們聽見麼？他是一個理想主義者。在破壞中他創造着。爲了他底創造的破壞底目的，他從人們那里借來他們底狡猾與虛偽，他們底身體，服裝，論理，——不但此也，在相當的時候，似乎梅非斯託還向他們借來了苦痛，開始了生命在光與熱底借貸上，藉此充滿了他底強大的影子，而變做破壞底武器，對於那些要在‘一個’底復原的名義中而被破壞的人們。

有時，我底‘理性’是在他們底裝服底繃褶裏包裹着。這是很好的，時時回憶着，努力着，甚至在人底思想底語言之內變智慧而爲超人的。

詛咒嘞！東方是呈紅色了！大地，慢慢地運行着，是對太陽顯現出她的綠色而汪洋的臉頰，和那‘無理’與‘永恆’底劇烈的未次的爭鬥進行着的那地方。太陽來了，來援助他底卑鄙的子孫了。讓我們躲藏起來罷！

【他蓋了他底頭在他底外套中。】

蒼色的天使

【在絢爛的天空中飛舞，歌唱，伴奏
着他底豎琴。】

美麗的公主地球喲，醒來罷！

你底王子來吻你了，醒來罷！

【靜靜的微風向草木細語，其聲可聞。】

微 風

戰慄，震動，和暢的
吹響着大地底花苞，——
怡情的嘶聲與愴促，
回原了牠們底新生呀。

草 木

那里綠草是稠密的，溫柔的微風呀，
撫摩牠，潤澤牠，有趣的談諧者呀！
鼓舞牠們起來爭妍，在草木的中間；
在柳樹的裏面，放着你底搖籃喲。
使鮮豔的花兒互相吻抱，歌唱着
葉之歌，太陽底通報者！
遍地球，柔和地微微飄搖地呼吸着，

開始了的生命底神聖的讚美歌。

紅色的天使

【在紅色的曙光中吹着一支黃金的畫角，又唱】

美麗的公主地球喲，醒來罷！

你底王子來吻你了，醒來罷！

鳥兒的歌唱隊

【驟然嘈雜的。】

現在看太陽，太陽是升上山頭了；

歌唱，讚美他，我們所愛的，兩遍，三遍！

大頌歌，大頌歌喲，再高些，放開喉唱罷！

尊崇那永遠戴着苦痛的火焰的王冠的‘他’，

將你美麗的熱的洪流淋浴到我們，到紅焦為止！

佈下光——我們將在清晨的耀輝中沐浴喲！

對‘神聖的——’謳歌——頌揚他，是無人知道的，

我們居住在他裏面，現在，我們再生了！

一隻小鳥

光明呀，光明！

生命呀，生命！

翱翔與飛舞，

真可愛的呀！

暢笑與嬌笑，
捉住她罷！
小雛底黎明啣！
嘴兒打呵欠了！
是要他底生命，——
生命呀，生命！

鳥兒的唱歌隊

他昇上了——歡唱！
他紅灼着——向他祈禱！
急速向着生命底日子！
在奇怪的狀態中
生命歡樂地恭候你，
他底甜密的臉孔懇求你！
救助呀！呵沙那！

梅非斯託

一班嘈雜的歌唱隊！雖然內容是含着一些討厭的意義！
呵，你們這些有翼的小害蟲呀，你們是可怕的錯誤底遠代的
後裔，你們竟老老實實地祝頌着你們的存在底泉源了！但是
——我很喜歡看見老鷹擒捉了你們這些善歌的鳥底一個。
老鷹也稱讚太陽的，但牠是依照牠本身底樣式。

【日光滲透的射入山谷中。城市，像花邊做的塔和尖閣
似的，醒來了，照耀在晨光中。海閃着光。】

鐘聲

黑影偷偷地躡散，
白晝洋溢在高空。
蚤夜讓位給白晝，
黑影完全飛去了。
我們的和聲有如黃金的，
我們底音韻鐘是甜密的，
在甜密的聲韻中搖響，
水晶的調子的鐘聲喲。
我們奏着歡樂底鳴聲，
反覆地回響着，回響着，
歡樂的鳴聲呀，甜密的，——
白晝！珂，瑤，珂！白晝！

城市底喧譁聲

工作，慢慢地騷動了，
開始了牠底轟轟的進程；
那里來來往往着
人，騾子，馬，

車輪軋軋地碾着
小販們高聲叫着。
但仍然，我是
還未十分完成呀，
繼續滋長——咆哮的
大市場喲，彷彿
火在那里猛燒着，
而且大風吹着呀。
埠頭上
水手們站着，
舉起鐵錨，唱着；
靠近海，
用一隻手
漁人們呼嘯着；
近海岸，
高桅的船，在中間，
往來着，
可看見
小船兒浮着。

鋼鐵的大錘現在是一升一降的；
石車是到處嶙嶙地響着；
喧譁與擾攘佈滿到處
回答這白晝的叫喊！

長夜並不睡，
從頂閣這詩人窺視着；
他聽到工人熱熱的呼吸着，
結構着一首生活的美詩。

從開着的門
似芳香傾吐
帶着奇異的蠶句
高朗的風琴底音律。
他們翱翔在上空，
繞着屋脊在飛轉；
他們底蘆笛震響着
帶着一種神聖的顫音，
又驟然地驚怖
他們下降到地上；

在一種走法的光榮上
他們細語着他們底故事
用神似的聲音。
大會堂的積石，
完全顫動了，於是
答言着，聯結那
低音的呻咏，
亞門！
銅號角的咆哮
震裂了
這微腫的空間，
終結。
於是預言着創傷與流血，
鼓聲瑟瑟地滾着來了。
向左轉——快——前進！
呀，像一座拱門
紫色的火燄底，看
那絲綢的旗展開了！

長矛兵底歌

長矛兵，讓你們底歡樂喊出來罷！

站着，像你們底長矛一樣，正直而雄壯！
於是向前進攻——呵，全體的長矛兵——
在號角的叫聲中，進攻殺敵罷！
勇敢地殺敵，勇敢地死——
我們不要問原因。
有人空談：你們不應殺；
我們可以殺，假使是對的。
勇敢地死，勇敢地殺敵——
彼得不會將我們革職的。
兵士是服從另一種的法律的，
他們所聽到的一切的叫苦都裝做耳聾。
彼得必須寬恕，因為
他曾經割下一個小廝底耳朵。
誰人拿着刀，就為刀所殺嗎？
我們不膽怯，我們笑呵呵，
將我們底鬍鬚捋向下，整齊而活潑，
吻我們底姑娘們——照長矛手的法律——
還是不會觸怒高高在上的‘他’的！
號角不久就將咆哮地叫喊我們了；
歡樂地，我們將戰爭，不屈。

有人倒了麼？C'est la guerre! (這是戰爭呀！)

你希求着運命底什麼？)

教士底歌

上帝，上帝，我們問汝！

我們睡在塵埃中，

我們死在恐怖內，

你底臉孔是仍然如此嚴肅。

我們倒在路邊，我們迷路在那里了，——

呵，可憐，可憐的亞當底同類！

我們被幽囚在黑暗的絕望中，

我們祈禱窺見希望的星光。

我們用皮鞭來鞭撻和打爛我們底肉體；

我們睡在塵埃內，

我們死在恐怖中，

呵，我們不敢

抬起我們底疏忽的眼睛向上帝底天平，

因為牠底罪是怎樣的多，怎樣的甚！

噢，哀求呀！

汝等無疵的主人們，

為我們底恐怖而同我們祈禱罷！

你，在上帝底忿怒的寶座邊，
爲我們辯護，而且感悟
以堅毅的真誠，讓汝之眼淚
洗滌我們，呵，純潔的聖母呀！
噢，哀求呀！

工人們

【一邊建築着王宮，一邊唱】

是誰呀，一個基礎放下，
抵抗那多少年代而站立着？
是勞動，在牠底大力的排列內——
由勝利的工人們底手呀！

那圍繞着沙岡的雲斑石，
堅固的戰壘在‘時間’底血洗過的海岸上，
除了勞動是誰把牠斬伐的，
由管理世界的工人們底手呀！

誰將我們底王宮的屋頂做成黃金的
橫過這地面在遙遠處閃光？
一隊真誠而大膽的兄弟們，

由工人們底手集合起來。

誰將我們底王宮造上紅寶石的尖閣？
這是那巨大的一羣，
他們底夢，順從了慾望，
在工人們底手下真正的來罷！

‘人民的王’將掌握着最高的地位；
現在他底帝國將無上地建立起來；
他將富有，智慧與偉大，——
他底政策——這工人們底手呀！

梅菲斯託

【在城上靠出一些】

這胡鬧的和聲是登峯造極了。讓我們現在下去做我們底事情罷！我們底計劃擬好了。在城上，一個不可見的蜘蛛的網是正在紡織着。現在——開始罷！

【他下降了，晨風吹開他底黑色的外套。】

幕 下

第一幕

【浮士德底宮殿內的觀見室，彫刻着最新式的戈舒式的橡樹的嵌鏡板，在舞台的後面與前面的中間，由兩重的階沿分開着，在牆上，有三座精美的佛龕，裏面放着青銅的柏拉圖，亞里斯多德，和亞勒培都斯，瑪格努斯三人的像。房子底較高的部分鋪以富麗的地毯。桌上鋪有繡花桌布，桌上有文房用品和幾張摺紙，旁邊放着一個很大的地球儀，同一把寶座似的靠手椅。幾把威尼斯的小靠手椅。在房子底低的部分上，有幾把橡樹的立方的櫈子。在後面，一扇小門，遮着門帷，顯示着浮士德的紋章，一隻戴鐵手套的拳執着一個火把，通到浮士德底私室。在門邊站着一個如畫的長矛手，身子靠在他底戟上。

浮士德與浮士蒂娜登台

浮士德是一個老頭子，身軀高而挺直。他戴着一頂佛蘭絨的帽子，金線繡花的，從帽下露出雪白的卷髮。鬚鬚長到胸膛。他底容貌是和藹可親，——一副很活動的臉孔，常有一種高貴自負的表情。他底眼睛是深黑而年青，他底眉毛是黑色而簇出。他穿着一件長的青色的佛蘭絨的寬衣，袖口裝飾着花邊。他底兩手是瘦而秀美。

浮士蒂娜是一個身子長長的，蒼白而極美麗的姑娘。她底眼睫常是向下。她戴着一頂銀色繡錦的帽子，從帽下露出兩縷秀茂的赤褐色的卷髮。她底衣服是一件銀質的花樣簡單的。

他們是早晨散步回來。浮士德是慈祥而愉快。】

浮士德

怎樣好的一次散步……可是當你——讓我想一想，浮士蒂娜，你今年是十九歲麼？

浮士蒂娜

是的，父親。

浮士德

是——當你生下來的時候，這一切的綠色的生命還仍然在幼稚的時代，那些珍奇的樹木都不到一個人那麼長。而現在呀！豈不是值得和海洋相奮鬥麼？如此的生命，如此莊嚴的生命喲！大地底生育與繁殖是如何地偉大，將牠自己獻給空氣擁抱，太陽接吻。在那山谷中——四周爲高的白楊所環繞的山谷——我自認我曾哭過一次，恰如一個老小孩子！而且，還有更愚蠢的事，我羞見我自己底眼淚，甚至在你底前面，我底親愛的……這一切真是怎樣的恬靜呀！樹葉底簌簌是益增沉寂。但正在那時一隻善歌的鳥兒開始唱他底彌撒曲，樹木是像綠色的大蠟燭一樣的站着。他正唱着，唱着讚美，對他底神。

浮士蒂娜

什麼神呢？

浮士德

【用着一種擁抱一切的態度。】

山林之神！

浮士蒂娜

【幾分震顫的】

父親，爲什麼在托洛志堡的你底所有的美麗的寺院裏，沒有一個供奉着山林之神的呢？爲什麼他們個個人尊敬那

個頭帶荆冠的憔悴的神，同他底哀傷的母親呢？而且爲什麼那些掌管職司的牧師，都是像希臘大主教尉爾弗拉特那樣的胖呢？

浮士德

【笑着，又將兩手放在耳邊。】

都是問題呀！都是問題呀！問題真是多的很呀！我底靜默的浮士蒂娜，你將接近我底敵人朋友，像加伯列先生麼？

【浮士蒂娜驚跳了一下，彷彿她想說話，但垂下她底眼睛，又默然不說。】

浮士德

【坐在桌邊的一把小靠手椅上。】

爲什麼在我底教堂內沒有供奉着山林之神麼？爲什麼嗎？因爲這要驚嚇了我底一切的有力的鄰舍，恩人和屬員等。而且那將有什麼用呢？他們將大興十字軍來討伐我，如此我們又將流血了。那是一個理由，耶穌爲什麼在這里被人崇拜。但是我想，他底宗教也有他底高崇的，含教訓的，而且有效用的好處；他底神話和禮制都是很美麗的。至於主教尉爾弗拉特——他是一個偉大的藝術家，一個有優秀的理智的人。我們不要相信邪說，我底小女兒。沒有什麼東西比

狂信主義更可怕了。偏狹而陰毒的人你能受得任麼？恰恰記起，無論什麼時候，即使他是最聰敏最敏感的人，只要他變做了一種觀念的崇信者，無論他是怎樣高貴與秀美，他總變做偏狹與陰毒了。倘若，在我底自主國的舵上，被我從虛無中創造出來，那裏站着——譬如說，加伯列先生——那末從這裏而將生出怎樣不可補救的災難呀！實在，他底觀念是同我一樣的，不過只是我底一小部分，是全個調色板裏底一種顏色。

而且，帶便說說，——關於加伯列這個傢伙。你知道麼，他以前曾經使我非常地生氣過？我當時不得不對他苛刻地說話。而且我知道他底母親來邀你幫助，去做訪問窮人和病人的慈善工作……呀，告訴她，我——我是真正愛這個後起之秀！【他微笑了。】

但是你判斷一下。【他站起來。】我召喚了六個最能幹的技藝專家——在這六個裏面有加伯列和那個外來的自矜者，蘇格蘭人。我對他們說明，我又要建築一座塔，像我底蒼鷹塔一樣。我指出塔的所在地，真是一塊適合於巨人的地方——在大平原上的一個沼澤中，相近蘇達該庚，這沼澤的水將首先被車竭了。忽然加伯列開始訴說，這將耗費了幾十人底生命，或者甚至於是幾百個工人底。我告訴他：“我底好朋

友，這是十分可能的。我們是在和自然戰爭。對於那些鬥爭失敗的真是高貴而榮耀！”但是，他說：“一個人不能爲了一件玩耍而殺了許多要想生活的人們，利用那驅使他們去工作的必要。”我有幾分憤怒。當着有人用那並不完全缺乏常識的爭論來反對我的時候，我是要發怒的。而且這位加伯列先生決不是一個沒有常識的人。他所缺憾的是靈敏的智機，應付的手段。每進一步，他都要開始說教，並且分析着——那對於人類底進步的社會是將成末一章了！總之，有許多事情是超乎道德的，甚至超乎論理的，那就是——生命，生命是願望繁殖的……但是現在我們哲學說的夠了。【他轉向長矛兵。】彼得，看看有否什麼人在會客室內。

長矛兵

【開着門】

滿了，殿下。

【浮士德在寶座似的靠手椅上坐下，浮士蒂娜坐在他旁邊的一把櫈上。祕書進來，穿着黑服，一條金練掛在頸上。他將一個請願者的長名冊呈給浮士德，他帶着幾分好奇心的看完這冊子。】

浮士德

我今天將不能接見他們底十分之一的進覲了。現在，讓

我看，……呀，弗羅蘭丁的藝術家，雅各波，達拉培拉；……叫他進來！浮士蒂娜，可惜你還不十分知道此人；他是一個偉大的奇怪的人。他能夠做——樣樣事情！

〔秘書引達拉培拉，一個瘦小的人，灰色的粗糙的鬍子，鬚硬的頭髮，大的頭皮。他穿着破爛的絲絨的衣服。他低低地鞠躬了好幾次，用他底帽子的凋落的羽毛拂着地上。〕

浮士德

走近來，作曲家。不要怕這隔開我和平民的階沿。拿你底計劃來，達拉培拉。

達拉培拉

〔欣喜地捲開長的羊皮紙。〕

在這里！（停了一分鐘。）我底理想是如此：一座圓的樓閣，連夢都想不到的大小，站在一塊方的平台上，離地十六級，每邊是6,000露耳，再造一個非常高崇的圓屋頂，超出這城的一切最高的尖閣之上。內面呢，好像從四個極大的三角牆豎起，每一個三角牆的使人眩目的尖頂上都有一組美麗的圓柱，成了四個如飛的扶壁，支撐着這冠蓋全建築的圓屋頂。而且那裏；我通進一個直徑60露耳的玫瑰花式的圓窗，嵌以發光的顏色的玻璃，在玻璃上做上穿着白袍子底上帝

底像，他底手作一個有力的姿勢，給我們以光明，運動和命令。而且上帝底像顯出一種爲人類底眼睛所曾看見過的最高貴的形容，——這種形像是你顯貴的殿下的，是地球上一切統治者之首。

〔他又低低的鞠了一個躬。〕

浮士德

〔看着他底計劃。〕

一個偉大的奉承，親愛的達拉培拉。

達拉培拉

〔帶着一種激動的態度，舉起兩手
到頭上，好像招架。〕

我底主人，這是一個藝術家的愛慕的貢品。決不是奉承

……

浮士德

奉承，奉承，達拉培拉，但是偉大的！

達拉培拉

別的彫像和圖畫是表現出一種位子較低的精靈——這要素……

浮士德

〔插進說〕

我正在想着。這不是有幾分可招怨的麼，達拉培拉？縱令除出傻子以外是沒有人，不會懂得爲我底光榮建築一座紀念碑是合法的，這里，在歐羅巴的一個最精美的城內，饒富的國家的首都，是我從虛無中建造出來的——我，我一個人！如果問題關於一個人底本身底價值的時候，即使是愚人的反對，也是很困惱的。有時候，實在，我很想……但是不要讓我們說得憂傷罷！他們告訴我，本地的石頭是不好的材料。但是我却用以造了蒼鷹塔，埠頭，和這宮殿的大部分。他們說，我們這里的男人都是不好的材料——可是一位偉大的主人可以用他們成一件偉大的事。梅非斯託男爵有相當地照顧你麼？你將什麼時候開始畫我美麗的女兒底肖像呢？

達拉培拉

恩寵所賜，不勝喜悅之至。倘殿下能允許我酬我以一百個達克，我能爲殿下做無論何事。至於肖像，我是帶着一種幾乎和快樂同樣之大的怕羞，走近看這如畫的本人，我將聽候開始，任憑“凝淑公主”喜歡那一天。跟我底同國人文西的例，我們將在公主底周圍，奏以音樂，講以極有趣的故事，如此，可以調劑長坐的厭倦，——那對於我將同宇斯底電光一樣迅速的過去，而且將是我一生最快樂的時候。

浮士德

夠了，夠了，作曲家——你簡直弄昏了我底生在北方的毛丫頭了！

〔藝術家鞠了一躬，出去。〕

浮士德

呀，那東西——由他底談吐，你簡直可以當他是一個尋常的意大利的江湖客；但他實在是一個偉大的藝術家。他底說話是諧謔的，他是非常的有趣；但他做起事情來實在是一個偉大的人！有時候，我想，每個藝術家都應該是一個最尊的公子；否則，即使是最優秀的頭顱，如果沒有王冠，只有談諧的奴顏的帽，來使我們，他們底主人快樂而已。而且我們底態度始終是粗暴的，浮士蒂娜。那些可憐的藝術家！但是不要讓我們憂傷罷！尤其我還在看表冊上的另一個偉人的名字。祕書，叫尼克拉斯·尼爾遜，航海者，進來。

〔祕書引進尼爾遜。他是一個闊肩的人，滿頭鬍子，微灰白的頭髮。他穿着一件黑色的外衣，腰圍皮帶，手執皮鞭。〕

尼爾遜

殿下，請恕我底服裝和皮鞭。知道你對於我底航海有興趣，而且不喜歡無用的禮節，我是直接從軍艦上來的，並沒有顧到宮廷的禮儀。在這次最近的航海上，我們底船上有許多音樂，彷彿惡魔他自己和二十個小鬼結了婚，而‘信天翁’

是按他底王子似的婚禮的調子跳着。可是我向南行駛，遠到從來沒有到過的亞非利加海濱。我將金沙，象牙，奇異的樹木帶了回來。但是我帶來貢獻給歐羅巴的最大的禮物，是幾個非常有力的黑人——或者也可以說是半人；但能做人的工作。不消說，他們需要許多的皮鞭。可是他們並不愚蠢：當他們知道在他們的前面的選擇，是鞭撻而死呢，還是工作，他們是選擇工作的。他們比騾子還強健，非常會耐勞苦，也同樣是整潔而愉快的東西。而且，特別是，對他們是不必講禮節的。你看，老爺，爲什麼沒有人憐憫呢？這是很成疑問的，他們究竟有否靈魂。縱使他們有，他們底靈魂也不像基督徒的靈魂。我可以供給殿下隨便多少，每個二十個達克。殿下要無論多少都可以。是事實，我對聖·安爾莫發誓！要我給你幾個麼，老爺？我隨身帶來了幾個樣子。我有四十個在船上。動身的時候，載了一很大的貨船，但結果只剩四十個了；其餘，以種種方法，都去餵了魚了。

浮士蒂娜

(向牠底父親)

他說些什麼呀？

浮士德

這是一——奇怪的事。

〔兩個水手牽進四個鍊着的黑人。他們都是巨大的漆黑的人，眼睛大而且眼白多，卷曲的頭髮，粗厚的嘴唇。〕

浮士德

類似野獸……

尼爾遜

但是做起工作來是像人一樣。仆下去！你們這些無尾猿，仆下去！

〔他揮着皮鞭，黑人們個個都伏在地上。〕

浮士德

不要打他們，船長，——我不能忍受！

尼爾遜

用不着這樣，這是無用的。而且，此外，如我所說明，沒有憐憫他們的必要。那是使他們服從你的方法。而且比較一羣白種犯人更容易對待！每個基督徒似乎都被一個抗命的魔鬼所佔有。並不是說，我是不運基督教徒的；但是倘使你送他們中底一個到“來的王國”，誰知道在那裏將對於這件事發生什麼議論，噫？而有時，這是無法的，雖然悶住種種對他們的同情心是困難的，他們也是和我們一樣的人。我想，即使惡魔自己對他底魔娘也必定有一些同情的，當他用着

他底鐵棒教訓着她，她底事務的時候。（他高聲笑着。）

浮士德

〔撫他底鬍鬚，回想地，看着黑人。〕

是的……假如我們能找到一種不需要人的同情的勞動力……對於大人物，只有服從的。你很對，船長。但是，你知道，我即使對馬和驢子也同情的。雖然我之不像驢子——你同意麼，船長，我這樣？——比你之不像黑色的人猿更遠？

尼爾遜

公爵是一個同情的。同情是一點瑕疵。

浮士德

在大人物裏面麼？

尼爾遜

便即在小人物也一樣。

浮士德

你真是一位哲學家，船長。你是那一派？

尼爾遜

海洋派，殿下。是在那里受得教育。

浮士德

好，我將看看，你底迷人的樓面女郎能夠做點什麼。但

他們都將當作人類看待的。

尼爾遜

〔帶着一種藐視的微笑。〕

那末，結果他們要將他們底監督勒死爲止。不用皮鞭而和他們講理——是不可能的！他們有他們自己的標準。不，我不能將他們拋棄給你，公爵，除非對他們有一位新的主人，有一種厲害的鞭法，致使我底鞭法反似一個母親底擁抱似的。

浮士德

〔嚴肅地〕

那種情形我不能接受。

尼爾遜

你底鄰居大主教是打算買他們了。

浮士德

我們仔細想一想，尼克拉斯。你在托洛志堡暫等一息。
〔尼爾遜鞠躬，離開。當他走時梅菲斯託登台。他穿着一件發光的值時的紅衣服，帶着一頂帽，帽上一根鷄毛。
胸前佩着‘金羊毛’的勳章，腰間佩着一把金柄的長劍。他身軀高大，強健，他底臉孔棕黑色，黑

色的簇出的短鬍子，他底頭髮剪的很短，彷彿像一頂便帽，薄薄的唇，時常閉起來的作一種猶笑，眼眉是三角形地向上翹起。他底眼睛是大而冷酷，空虛的，和他底臉孔那種陰險的常是作謙卑的表情成尖銳的對照。]

梅菲斯託

[帶一種談諧的嚴肅鞠躬着。]

公爵……

浮士德

呵——梅菲斯託！這就是說，雖然尼克拉斯底無禮的但我仍然期待着的快樂的一天是已經過去了。恐怕你帶來一團不快意的消息。

梅菲斯託

如往常一樣，我是公爵底眼睛，是不欲騙公爵的惟一的眼睛——我是公爵底耳朵，這耳朵……

浮士德

這耳朵我將喜歡塞起來的！

梅菲斯託

公爵怕聽到真理麼？

浮士德

我底朋友，真理是相對的。是由我們從外部所取來的材料，和我們所給與牠的形式兩者所組成的。我底這兩隻眼睛和耳朵，有一種力量，能夠給與無論什麼事情，一種合式的，或至少是容忍的形式。但是我底第三隻眼睛和第三隻耳朵，在向牠們底環境裏選擇出極大而無結果的事以後，更進一步的把牠們佈置於那種比牠們底實際更要可怕的服裝裏。

梅非斯託

我底觀念是毫無修飾的‘實體’的本來面目底表現。自然賦與他們以蓬鬆的毛髮，尾巴，鱗甲之類。但是你，公爵，想在一切事物裏要求都是諂媚的衣冠，整潔的服式，要玫瑰色的錦緞，天青色的絲絨。甚至是‘死’，當她輪到你的時候——那個無鼻子的老嫗，她是夠怕人的——也將是有禮貌的態度，看的很悅意的。

浮士德

非常的確的！這‘齊拿派’的哲學已經為她設計了一個很適當的面幕了。而你還真真地想撕破牠，希望來恐嚇我，用你所謂真理之說——骸骨呀，腐爛呀，蛆蟲呀等等麼？但是這話一切都是癡人說夢；因為在死底本身裏面是既無惡又無善的，不過好像自然界裏面的零。善與惡都是人所發明的。

梅菲斯託

呵，浮士德，現在我們底奮學的辯論正是愈快地進行着；我們在這裏，作一種形而上學的跳舞，緩緩輕步，行屈膝禮，跳躍着，又諂媚地揭起我們底裙裾。同時，在你底全個國家內——只要一看就知道！——潮流正在暴發了。

浮士德

〔懸心地〕

什麼潮流？對於堤岸要損壞一些麼？

梅菲斯託

叛亂的潮流，公爵。

浮士德

〔釋然的樣子〕

呵，那是警察的事情。

梅菲斯託

〔走上前一步，用一種沉靜的不祥的語氣。〕

老拉培爾同他底妻又鬧起來了。我已經逮捕了他，而且將立刻帶他到你底前面來，浮士德。〔高聲地〕。公主，我請求你離開到你自己底房內去。

〔浮士蒂娜，帶着一種不安的目光向她父親看一眼，離

開。]

浮士德

你說的是什麼事，關於誰呀？呵，你這永遠不肯使我安心的魔鬼呀！

梅菲斯託

〔嚴肅地〕

浮士德，浮士德，我將如何地喜歡使你休息呀！

浮士德

我渴望着工作，但爲此我是需要安靜的。我願意好好地做事，沒有人吵擾。

梅菲斯託

〔惡意地〕

你所要求的事是站在一個角兒裏的，三面的可怕你是看不見，只有一個仇敵是直接的站在你底前面。但我老老實實地告訴你，浮士德，你有無數的敵人站在你底後面，站在你底旁邊而且在你底心內，在你頭上和在你腳下排成整個的隊伍。而且在一切事情裏面，你將弄得不靜和如死的疲倦；并且只要你一躺下睡覺，夢就要來趕你離開你底床；而你還苦悶，苦悶，及到你要求真正的休息——那時你將是我底了，浮士德，——爲止！

浮士德

你這發癡的魔鬼，你底窮兇極惡的機謀，老是旋轉着像一個陀螺那麼的釘住一點。但總之，我是不要聽你底討厭的述說，因為你是一個很大的譏言者。是的，一個很大的譏言的人！

〔梅菲斯託拍他底兩手。兩個長矛兵就領進一個瘦弱的怒氣的鎮鍊着的老人。他穿着山羊皮，他底身體顯示古銅色；滿臉的深深的皺紋，像是非常多的傷痕，他底鬍鬚是弄團了，黏滿草瑣和牛糞，他底頭髮蓬到前額，他底眼睛閃着光像狼似的。〕

浮士德

這是那一個呀？

梅菲斯託

你問他。

浮士德

你是誰呀，老人？

拉培爾

那末你是誰呀，老人？

浮士德

我是公爵浮士德。

拉培爾

你是一個劊子手，像你底一切扈從一樣。命令他們釋放了我，你這人類底殘殺者！

梅菲斯託

看管他緊些，不然他會向殿下衝上去打的。

浮士德

但是……這個……不過是一個可憐的有病的老人而已。

拉培爾

〔黯然苦笑，用一種悲鳴的聲調
唱起來。〕

我被你們判決了，鏢鏑了，炮烙了；
我在苦痛的極刑中被扭曲了，
我願爲自由而死；
但如何殺害我你們永遠不知道。
我已咬了我底手指，因爲沒有食物；
我已朽爛在陰濕的絕望的地牢中了；
我底肉已一片片的被鷺鳥撕下，
我底血也當作殉教者底而被喝乾了。
而我在鞭撻之下接連地受苦
我底生命的血是消失盡了。

我底屍體飄蕩在洋海上，
又從洋海的深處飄流到岸上。
但是，從我底屍灰到新生
我又復活，我又從死復活了；
我底靈魂回轉到地球的故鄉，
爲牠底呼吸建築一個新的身體，
我去，我來，我又前進：
我將咬掉，整個世界底鎖鍊，
喝乾一切不幸的人們的眼淚——
最後的眼淚喲，爲了最後的苦痛。
我將如何去喝乾這悲苦的眼淚——
苦痛的卑賤的奴隸們底眼淚呀？
打倒這暴君底帝王的架子罷！
到你們底墳墓裏，公爵們！
下葬到你們底墳墓裏！
下葬！使昔日的錯誤都被忘記了，
一切的驕傲的心都被洗滌了，
當着在他們底塗血的墳墓中朽腐，
你們底頭和冠冕是雙雙地落在一邊了！
這已夠了麼？不然我還能再唱。對於其他，我都帶在這

里。

浮士德

可怕的人，你是病的。

拉培爾

自然！我們都是病的，而你是我們底病源。用火與劍來醫治。我是什麼都不怕的。請記着罷！並不是我們是多數；並不說我是不朽的，而只是這樣的——就是我是什麼都不怕，而且我們到底將戰勝你們，——將用破了的泥的靴踏在你們有權力者底香的項頸上！

梅菲斯託

公爵，世界上的偉人，用一把有大力的鐵鎚敲在人類的心坎上；但是一種壓力遇着一種相等的抗力，像你所尊敬的弗羅蘭丁所教導者。所以，在某一點上，這位老人是你自己底反照——彷彿牠是你底歪曲的平民似的肖像。我實在不知道——我應當將他底頭顱砍去麼？這些東西在他們底本身上是不死的，因為是反映的緣故。倘若到底將一切的拉培爾底一切的頭都斫下來，那將成爲一次‘權力’底斬首了。權力是割去牠自己底影子底頭的，於是，奇怪牠又重生起來。他們叫拉培爾是一個九頭怪物。——或者我應當將他關在什麼有人平安地保護他的地方去麼？

浮士德

讓他去。在這裏，他底仇怨是無用的。在這裏，一切的臣民都愛他們底主子的。

拉培爾

我與我妻，我們將咬去那種愛底一部分！我們還有我們底牙齒……我們底牙齒呀！

浮士德

我既不是暴君，也不是殺人者。你說的話不會煩惱我。我是這塊土地底開闢者和賜惠者——牠底第一個工人。我甚至能夠容忍我底人民底恩感的一種試驗。

梅菲斯託

驅逐他到城門外去，放他自由。

拉培爾

我對你發誓，你這人類中底食人者，我將還給你這個慷慨，當我向你底驕傲的眼睛唾吐的時候。

〔他被引下。〕

浮士德

多少悽慘的一種現象呀！

梅菲斯託

這個神經錯亂的人倒有一個極睿智的妻子。我知道這

一對老夫妻——他們是我底同宗，實在的，是我遠一點的
本家。這個老婦人底名字是安維。她治理她底事務是非常能
幹，沒有逮捕她的法律上的根據。一切她所做的就是比較
——樣樣比較——房屋，食物，衣服，工作，力量，榮譽……
她儘畫平行線，那實在都是魔術的線。在我底親眼下，那種
對於與眾不同的保護者底顯赫所感到的快樂，和對於他們
底威權所感到的驕矜，已經都變成了一種不管法律的仇恨
了。她對於世界有一種最出奇的看法。——但說的夠了！殿
下已有及時的戒備；對於眼前，事情已經發動……在此刻，
公爵，一羣技藝專門家都站在你底宮殿的門口，高聲呼喊的
有如拉培爾和安維曾經在這裏，不是三星期，而是三年一樣。
他們幾乎要擁進這門裏來了。自然守衛者不肯讓他們進來；
隨你願意宣誰都好。但是，在他們裏面，我注意到那個放蕩
的有害的人，加伯列。他是他們底代表，他不相信殿下會拒絕
見他們的，——雖則這只是一點小事，某個姑娘，她，似乎，
昨天被人搶走了。他們猜疑這個犯人是在宮廷裏做大官的。
我已研究過這件案子，我臆度這個姑娘是輕浮的人。我總老
不喜歡因為這種小事來擾亂殿下。但是只要公爵聽聽他們
底叫喊聲！大漢斯將他底兩隻長的腳跨開來站着，搖着他底
兩臂像風車那麼樣，而且叫喊的像一個小販：“什麼是浮士

德底公正呢！”自然，我已經立刻下命令，驅散他們，但是…

…

浮士德

我現在覺得沒有心情……但是，仍然讓他們進來罷…
…早晨是怎樣的順當呀！

梅菲斯託

一個不好的預兆，浮士德！無論什麼事開始是好的，結果都壞。這並不是說開始壞而結果會好的。

〔他退出去。〕

浮士德

〔獨自一人。〕

飛馳的影子呀，所有這一切都是——飛馳的影子呀！沒有四散的殘石碎片上帝底像是不能彫成功的，而且彫刻者底臉孔和鬍鬚上都有大理石的細瑣。精神上的洞察底毋財——關於一種幸福的精神上的明瞭——那是人所需要的，而且是我在我底工作中發覺的。浮士德，保持你底神志清朗，心地快樂罷，而且要記牢你底已經做了的事業有多少——你要做多少的，你必須做多少。——但是他們真正地搞起亂來了！

〔一羣技藝專門家跟着梅菲斯託嘈雜地登場，梅菲斯託

又退後，演着手勢。參見了浮士德，靜寂着，稍稍離遠的站着，踏着腳，手裏拿着帽。在他們裏面顯著些的：一個是可尊敬的老人，華哈夫，他底兒子，大漢斯，還有技藝專家領袖，加伯列與惠爾·斯各忒。]

浮士德

你們要我做什麼，孩子們？你們又爲什麼這樣嘈雜，彷彿你們真正是孩子似的？但等一等——先讓我說一句話。今天實在已經給了我一些小苦惱了。我已經很疲倦了，雖然白晝還沒有放午晷。孩子們，我做的勞苦了——或者比你們中任何人都更勞苦些。可是我做的事是爲了你們，爲了城，我心坎內的愛者。因此你們不要用那種不絕的請求和訴說來困惱我。你們有一位很好的裁判官在密葉西·球·望·覃·荷格，——你們向他去。

[大漢斯做出一種不能忍耐的態度，但加伯列禁止他，走上前一步。浮士德愁着眉。]

加伯列

最高貴的公爵，我們都是讚頌和敬畏你底事業。我們從來沒有用什麼不幸的事來擾亂你過，雖然那些是重要的，如果有別的到公正去的可利用的路在那裏。你會記得，睿智的

君主，那不止一次了，‘自由職工會’和‘技藝專家總會’派我和我底同僚，惠爾·斯各忒，當作代表來請求你，如同他底年青的人民底真正的父親一般，建築護民官事務所，自由選舉毫無例外的，由那種種會社，技藝專家的領袖們，各種頭目，和各種學徒——一切都在相等的立足點上。那末我們應該有我們自己底議事廳處理營業紛爭以外的事情，那我們不需要來吵擾你了，公爵。因為——如你願寬恕我，最慈悲的君主——你在我們之上設置的那個裁判官，他實在是學識的人，但在有權力者之前是馴服的，而且的確的，並不是為智識所累。

浮士德

我親愛的加伯列，你是一個著名的民主主義者，一個夢想家，你是這樣的浸染於普洛泰克底著作，致使你覺得你自己是什麼古代的共和國裏底一百公民。當你做鐵匠莫力志底兒子的教父的時候，你沒有代他命名為勃魯底斯麼？在個人方面看來，那種意見實在是無害的空想；但是上帝禁止，我們應該試試在我們底社會的秩序裏實現他們！你可以去找年齡老些的人，經驗豐富見識廣博的人，他，知道德莫克拉西的價值，可是也知道開明的君主政體是無比的尊貴。

漢斯

不要說了！——君主政體呀，或者共和國——那和這個有什麼關係呢？我們到這裏來是來將豌豆從這容器倒到那容氣的麼？上帝憤怒了！我底姊妹，公爵，將我底姊妹給還我！父親，說呀——你！

華哈夫

〔非常錯亂的樣子。〕

殿下——我底女兒——奧得魯達——她，你還會記得罷，因為你曾經有過一回，賞給她一條金的小鍊條……她，我底女兒，睡在廂房裏，常常是將窗開着的。〔側向漢斯。〕不，孩子，——等一等！讓我樣樣從頭至尾的告訴殿下……她睡着，將窗開着的。我是一個睡覺很輕的人。或者殿下知道一個年老的人是睡覺很輕的？但是普勒吐，我們底狗，也同樣的。至於漢斯呢，那天晚上他恰恰在亞伯勒格丹旅館裏。大概殿下還記得安瑪罷？旅館主人的女兒。在美女競賽會裏得到第二位的獎品的，那一次殿下將第一位的獎賞賜給我底女兒奧得魯達，殿下還記得罷？

漢斯

〔插進說。〕

主要點是，公爵，強盜從窗裏進來將我底妹子搶去了。他用有毒的麵包搗給普勒吐吃，又用迷藥放在水裏給牠喝，

這窮兇極惡的禽獸！匪徒一定有共謀的人的；我尋出馬蹄底痕跡，通到最近的十字路。上帝憤怒了，倘使我一旦捉着這賊，我一定要緊緊的打一個結把他縛起來，即使你聰明的浮士德也不能把牠解開！我底姊妹呀！你允許麼，公爵？我底奧得魯達呀！這惡魔！我知這匪徒是誰！

加伯列

這只是猜測罷了——我們必須極詳細的調查一下子。

浮士德

那末，關於這個真正卑怯的犯罪，你猜疑誰呀？

加伯列

不要說，漢斯，——不要說，一直等到你……

漢斯

我樣樣都要告訴出來，因為這在我底心上重累死了。這個犯法者是浮士都拉，這位快樂的公子爺。是的，浮士都拉！他試着要她這不是第一次了！

浮士德

〔站起來，威嚇地望着他。〕

留心些，孩子！

漢斯

我不是一個可以威脅的人！你為什麼這樣望着我？即使

你底兩眼是匕首，我不會後退一步的。這是浮士都拉！他曾恫嚇過她。安瑪同其餘的姑娘們都偶聞過他的。這是不好的，將他遠遠的藏在床底下，或什麼偏僻的地方。讓他到這裏來！倘若他是他父親底兒子，至少他能夠出面和原告對質的。

浮士德

〔坐下去，帶着一種勉強的微笑。〕

好的——好的！你真有勇氣！你爲什麼不是一個兵士呢？

漢斯

因爲我不願意爲金錢而打仗，或者，更不是爲了別人的利益。但是爲了我自己底事業，我常是預備堅決去做的。

浮士德

〔仍然微笑着。〕

那末你做一個如此和平，像華哈夫這樣的人底兒子，你怎麼做呢？

漢斯

正如浮士都拉做你底兒子一樣。

浮士德

呵——呵！你不要使我太忍耐不住罷？我可以真正地憤怒，那末……叫浮士都拉到這裏來，使你底猜疑可以消滅。

漢斯

是的，是的，——我們必須弄個明白！

浮士德

〔又微笑着。〕

加伯列，你有許多這一類的事麼？

加伯列

殿下，你還不知道你底人民們；他們裏面竟藏了許多的寶物遠超過梭羅門神殿裏的。

浮士德

〔笑着。〕

在那裏麼？的確的麼？噢，格萊契·望·蓬麼？好，那末——更少有什麼憂愁的原因了！不錯，漢斯，你應當討回你底姊妹的。無論怎樣麻煩，我們都應當把這件事弄清楚。〔向他底祕書。〕叫王子到庭。〔祕書鞠躬，下台。〕現在安穩了，一切就將解決了，漢斯，——我以公爵的資格對你說話。——好，加伯列，在那新的堡壘下的沼澤抽水抽到怎樣了？

加伯列

還沒有好，殿下；工人中有許多生病了。我們盡其所能

的在那裏換班，但是沒有人願意做像那樣的短工。

浮士德

〔回想着。〕

尼克拉斯提議用黑人。

加伯列

還不到成熟的時候，殿下。

浮士德

呵，你很對，你很對，你是壓迫的和解人！倘若我能成功——但是爲這件事，你看，我還需要時間。而且，在蘇達該庚的那一邊，我們底領土是和那野蠻的愚蠢的皮拉斯堡底土地交界的。借此建築着一座非常堅固的塔在那裏，一則我們可以車乾那有害的沼澤，二則使野蠻人底挑撥的流血的機會可以斷根——這個，如我所知，他已預計及之。

加伯列

他決不敢冒險來攻擊你，殿下。而且同時，我們喪失了人民，又激動一班殘存著底心理起強烈的怨恨的感情來反對君主。

浮士德

〔愁着眉。〕

你會看見一位比我更會忍耐的君主麼？

加伯列

殿下爲什麼不應當忍耐呢？總之，你是常常照你自己底意思做事的。倘若你應允我們底請求根據作詔書，這將非常不同……

浮士德

〔無興趣然。〕

那是決不會有的事，加伯列。一個國家，要是頭腦順從軀體是可笑的。

〔浮士都拉登台。他穿着一件輝煌的石榴花色的絲絨外衣，佩着‘金羊毛’勳章，和其他的裝飾品，紐帶，寶石的戒指，寶石的扣子。他底稀疏的黃色的頭髮飄到兩肩，細密地捲曲的。他底臉孔蒼白色，狹的額，非常凸出下巴，小小的含水的眼，大的鼻子是倨傲地傾斜着。〕

浮士都拉

你叫我麼，父親？但是，我看見你底前面已經站滿百姓了。〔他想走。〕

浮士德

慢——慢！事情接觸到你了。你想一想，泥水匠華哈夫，這位好人底女兒，昨夜被人搶走了——這是一件在我們底

城內，在我底一切領土內，沒有聽到過的新聞。那裏站着一個青年——一個可敬重的可愛的孩子，她底兄弟。但是即使是可敬重的可愛的人，有時也免不了要亂想——寬恕你這表現，漢斯，我親愛的孩子——與可笑的觀念。可是像這樣的觀念竟巢居在我底漢斯底擾亂的頭腦裏。他現在正從你底一些威脅而推測着——重述起來是太可笑了——一些對於一位姑娘的恐嚇，如此如此……想一想，浮士都拉，他是試着控告你搶去這個美麗的奧得魯達麼。你記得奧得魯達麼，這位王后，在五個月以前，我開始作‘動基祭’的那日？一個非常美麗的女孩子！

浮士都拉

〔聳聳肩膀。〕

你要我記起在這城內的一切美麗的姑娘們麼？

漢斯

說謊的人！寬恕我，公爵，但他是一個說謊的人，現在，我堅信，他是一個犯罪的。

浮士德

注意些，漢斯！

漢斯

浮士都拉王子，上星期一你從打獵回來，在噴水泉的旁

邊你沒有向奧得魯達說過話麼？你沒有要求過她讓你底馬飲一回水麼？你沒有用她底乳名叫過她麼？你沒有用一朵滿開着的玫瑰花來比過她底美麗麼？回答我！

浮士都拉

父親，請你饒了我不要和這酒醉的暴躁者講話。即使距離的那麼遠，我也能嗅到他們底惡劣的變味的酒氣。體恤我一些——對於我底生和養！

漢斯

不，王子！——不，我底朋友；你不能這樣躲避開去。漢斯甯可砍去他底腦袋，比較……你沒有在星期四的同樣的時候，又來到噴水泉的旁邊作和前次完全同樣的阿諛的話麼？而且那時我底妹妹回答你幾句應當的回答，你不是恫嚇她，你說對王子們是不能拒絕的，而且，倘若拒絕，他們就要爲他們自己把他們所喜的帶走的，不是麼？

斯各忒

并且這種話，是在這個姑娘解說了——幾個婦人她們在那裏都能作證的——說她已有一個愛人以後——并且這愛人就是我呢？

浮士都拉

〔露出他底牙齒。〕

呵，在如此說明以後我還對她冒險地堅執麼？莫非我還敢觸怒一位如此的大人物麼？雖然，……我底好朋友，你是誰呀？

斯各式

〔大怒的〕

我想在公爵底宮廷裏是沒有戲言的！

浮士都拉

〔用一種勉強的嚴肅。〕

你這莽漢，你知道我是一個王子，是不能和你決鬪的。

漢斯

這樣，你不願和我決鬥麼？不？那末我向上帝底神判法去控告罷！我將用無論何種的適宜的方法來證明，你是一個我底姊妹和我底家族的令名底罪人。選擇你底武器罷！

浮士都拉

〔微笑着〕

你這動物，你不懂得我是一個完全從另一種模型裏造出來的人麼？莫非我來同一隻雄雞決鬥麼？父親，你向他說明罷。這真膩死我了。

漢斯

呵，你是從另一種模型裏造出來的人麼？好，那末讓我

們剖開我們底血管來，看看誰底血流的更紅，和更旺盛。或者你還願意作其他的比賽麼？我是一個六種職業的領袖，而且樣樣都是以我爲上手。你能夠做麼？或者無論什麼試驗都好！我甚至願意和你用拉丁文作論辯。或者，倘若你喜歡，我們作聯句的競賽罷！上帝底判斷將顯示在任何或一切裏面。隨你選擇罷！說，你晦氣的可憐者，除非你……

浮士德

溫和些，粗暴的漢子，溫和些，照理講，假使你不使我歡喜，我應該對你發怒的。威廉先生，婦人們已經將故事告訴過你了。但現在在這裏你看王子對你發誓，他甚至連這姑娘記都不記得，你却更相信街頭的閒話麼？

漢斯

我常常看見他注視着奧得魯達！

加伯列

總之一句話，這件案子還須詳細調查。而且，如公爵自己呢，是被告的父親，和我們其餘的八一樣的人，是不能公正無私，所以……

浮士德

〔站起來〕

夠了，說的夠了，加伯列！我已經聽得太多了。這景象是

變做非常的不尊嚴。我是這塊土地的君主和開創者，我可以說，是我從虛無中創造出來的。你到這裏來住，在這裏工作，正是我底王權下底臣民。〔更嚴肅地〕姑娘一定會找到的。梅菲斯託男爵，明天她就要在她父母底家裏。明天！你聽到麼？我知道你能夠設法找到她的。不要推托了！我又最後地肯定地命令你：明天她必須在自己底家裏。這犯人必須嚴厲懲辦，無論他是誰。

〔他似要離開的樣子。〕

加伯列

即使倘若是你底兒子——或梅菲斯託男爵呢？

浮士德

〔想了一息；然後用一種徹心的語氣。〕

真是可恨的猜疑！不！男爵，你，總之一句話，必須將這件案子解決清楚使一般都滿意。現在，孩子們，你們去罷！〔他微笑了。〕多少煩擾。一個父親有他幾千個的孩子！而年代守候着，年代等待着，歲月飛馳着——爲浮士德而留的已經不多了。去罷，那末，你們去罷！

〔他們完全都由下面的門出去。只留浮士德與梅菲斯託。〕

浮士德

浮士蒂娜！叫浮士蒂娜到這裏來！

〔浮士蒂娜立時登台。〕

你扶着我走罷。你給我讀一點鐘的西凡提司底什麼作品罷。然後我又想去看偉大的萊阿那陀底貴重的圖畫。這些時間你在做什麼呀？

浮士蒂娜

亞搭爾伯爵和我在一處。他說，他有一件很重要的事情要和你商酌，關於這件事情他本來預備上書的。

浮士德

唉，我很高興——我很高興！你可以走了，男爵；記住我底不可改易的命令。

〔梅菲斯託退場。〕

浮士德

〔重新坐下去。〕

他有事情要和我商酌麼？你為什麼臉孔紅，你這無血色的雪白的百合花？感謝自然，賞賜給我一個愉快時間，在這悲哀的吵鬧以後。這個時間將用一塊白石來記念。叫亞搭爾進來；叫這位星象家，煉金者，奇想的人，他沒有一個親戚承認他的，我底小女孩，笑罷！你不願麼？呀，那末，去——去叫

他立刻到這裏來。

〔浮士蒂娜下台。〕

浮士德

〔獨自說〕

他是並不像他底祖宗。斯滕望族的伯爵們都是鐵血男兒。他底兄弟昔格蒙也是如此，但是這個小兒子，他是在隱遁中養大的，並不希望他去治理事務，在埃及普得斯博士底高疑帽的影子中；而且在他哥哥死的那時，他繼承他父親底爵位，單純而有學識。誇驕運命之神，我在這重重包圍着我們的森林之內，在我們底鄰舍的貴族底如野獸一樣的傳令官的嗥吼中，竟邂逅如此一個人！他有溫和的心——詩人的心。我還向何處去找像這樣的人做可憐的小浮士蒂娜底丈夫呢？

〔亞搭爾登台，一個年青，貌美，樣子很脆弱，蒼白的人，全身穿黑色衣服，一個複雜的辟邪符用金鍊條掛在胸前。〕

浮士德

來，斯滕伯爵，坐在我旁邊。

〔亞搭爾鞠躬，坐下。〕

浮士德

我讀了星象表，和你底驚異的星象學的推算。是的，是的，宙比德與維奴斯恰恰告訴我們所要的，我底年青的朋友。我相信牠們！你和浮士蒂娜是天生的伴侶，在我所能看見的範圍之內，天上的星象是良善的媒人。

亞搭爾

你注意麼，公爵，在這個證例裏，我會應用了一個方法，這種方法在文獻上從來沒有說出過的，而且在現在的時候很少有人知道的？我不相信寫成的文書。最大的煉金者和星象家並不把他們的深思底與不倦的工作底真正的果子寄託於字母的構成上，甚至當他們自己隱匿在神祕的機謀與標記之後的時候。那種工作簡直同他們本人一齊被埋葬去的。實實在在說，那是玄妙的科學。所以，那叫作赫爾麥斯底論文，這三倍偉大的主人，是一個大膽的農造物，一件事實，我擔保你，公爵。但是這種半神的智慧底口傳的教訓，從這門徒傳到那門徒，展轉相傳，一部分就傳到我底偉大的精神上的父親，埃及普得斯了。從他我學得了許多隱藏着的真理，但是我牢網着這個祕密，及到我四十五歲，而我將只傳授我底智識給一個門徒，在這同樣的宣誓之下。

浮士德

但是你愛浮士蒂娜麼？

亞搭爾

我幾乎剛在我底心靈裏感到一個甜蜜的苦事，經過我底眼睛底水晶而發生的，我便想在我與她之間有一個親戚的關係。我底推算對我證明，我是並不錯誤。這許多我可以告訴你。公爵。她底數目是九。一個極輝煌的數目！她底字是PANSAMITKSIXADIR。一個超凡的字！而我底數目是三。現在你懂麼？而我底字是KADIMIKSAPISIR。

浮士德

很好！很好！但是我們現在叫浮士蒂娜來罷，我們叫麼，我親愛的人？可是你不要對她講星象學，——除出愛情之外不要講別的，而且所說的話比較那些玄妙的名詞要更易懂一點，你是很容易溜出那些名詞的。

〔他拍拍手 祕書立刻出現〕

浮士德

我底好人，叫我底女兒到這裏來。

亞搭爾

但是我猜測，這位公主對於星象學會有興趣的。因為在這裏面包含着深奧的智慧，無比的價值，與可稱讚的美麗。至於煉金呢，在我底智識範圍內是另一個區域，在這裏面試驗，我承認，並不是常常缺乏危險的，這是很可能的，煉金者

得到了氣鬱，那是人底呼吸底仇敵……而且，最近，幾樣原子底化合，我是緊緊的保守着這個祕密，就帶着一種過度的力起着作用了，膨脹了空氣，能將我投擲到六靄爾之外，我是很痛的受傷了，在我頭上底勤勉瘤所在的那一部分。

浮士德

〔整個時候都微笑着。〕

你必須當心你自己，伯爵。你不要做一個對於智識底過度的愛好的殉身者。我底女兒來了……唉，我底孩子！

〔浮士蒂娜進來。〕

浮士德

現在，向她說話罷。

亞措爾

〔站起來，向她低低地鞠躬。〕

公主！由行繞於天空如烽火一般的光明的星體底意志，——由我們底肉體的，和我們底動物的并和我們底理性的靈魂底組織的原子底意志，——由你底父親，一切君主中的最智慧者底意志，——我同你為愛情，精神的與肉慾的，而結合了；又為斯滕底宗派的演進而結合了；從那時，一天，將產生一人，將被戴上皇帝的冠冕而為帝王了。這是的確的如同兩線之相交，在一個平面上而不是平行的。這是我底手，親愛

的公主呀？你將很容易地在這上面讀出長壽底清楚的符號，這線痕是指示着我們底婚姻的結果昌盛，整個窗花都為我們預謀着一種恬靜的生活。公主，將你底願望的手給我罷。

〔浮士蒂娜突然嗚咽起來，跌在她父親底頸邊。〕

浮士德

我底孩子！我底孩子！這些眼淚——是為快樂而流的麼？離開我們一息罷，亞搭爾伯爵。

〔斯滕伯爵鞠了一個躬，有些惶恐的退開。〕

浮士德

現在，告訴我——告訴我，我底孩子，你忽然流淚的原因。

〔浮士蒂娜抬起她底頭，似乎想說什麼，但是不能說出，深深地嘆息了一聲，又將她底臉孔藏在她父親底胸膛上。〕

浮士德

他使你不高興麼？他不是美麗而年青，和善而高貴麼？他有些奇怪的，這是實在的話，但不是愚傻。不，不，浮士蒂娜，他不是蠢笨的，即使或者他底說話的態度使你覺得太不習慣。安靜些罷，我底寶貝！他可以做一個超卓的丈夫的。其餘那些人，我都想過，都是些粗魯的蠢才，我不能允許我自

己將你底青春托給他們去照顧，不要哭，不要哭，浮士蒂娜，回到你自己底房內去。

〔他溫柔地扶走她下。〕

〔梅菲斯託從下面的門進來。他假裝着看什麼東西在桌上的書籍裏，但又留意着門口，彷彿希望什麼人進來。〕

梅菲斯託

唉，這里來了我們底信實的初生羽毛的小鳥了！

〔浮士都拉登台，顯然煩惱的，很快地走近梅菲斯託。〕

浮士都拉

我正在找你。

梅菲斯託

隨你吩咐罷，王子。

〔浮士都拉用一隻手依在椅背上，另一隻手掩着他底兩眼。〕

浮士都拉

〔低聲的〕

多少倒楣呀！

梅菲斯託

〔拿開他底手，壓牠在他底胸膛上。〕

勇敢些，王子。

浮士都拉

〔站直，眼睛閃爍着。〕

不錯，一位王子！王子是在我底身體底每一寸內，在靈魂中洋溢着西班牙王底外孫的驕傲！我底母親不是西班牙公主麼？實在的，我底父親以前不過是一個武士，但因他對於皇室盡忠，由‘海王’那裏獲得公爵的勳位，治理他底領土。但是我有理由可以相信，我底血統是從顯赫的羅馬貴族浮士塔斯發源的，那意義是‘幸運的’，同日耳曼對於拳頭的一個平民的字‘浮士德’毫無關係。無論怎樣都好，我決不允許任何人〔噤聲的叫起來，踏着他底腳。〕——任何人——侵犯我底王子的尊嚴！

梅菲斯託

我應該喜歡看看像如此的一個矜誇的傻子！

浮士都拉

但同時〔將身倒在一把靠手椅中。〕我底父親讓我受到怎樣的委屈？那些下賤的強匪說什麼的言語呀！

梅菲斯託

可怕的！

浮士都拉

不能容忍的，男爵，激人憎恨的！

梅菲斯託

〔嘆息〕

非常苦痛的！

浮士都拉

人類與上帝底法律都被踐踏了！〔苦笑〕但是我底父親相信上帝麼？那他能敬重社會底永遠的渣滓麼？他愛倡民主政體的人——革新的人——愚笨的行爲，那是使我母親致命的，最高貴的伊爾維拉公爵夫人。

〔他長思了一息。〕

梅菲斯託

〔靜靜地，謹慎地，搖着他底頭。〕

可是這仍然可以，王子……假如我們只要有忍耐！

浮士都拉

你希望更多的擾亂麼，男爵？

梅菲斯託

我並不單指對於這個姑娘。我答應你，我想將那件事弄得公正，我願意守約。

浮士都拉

關於這事我很憂愁。但是我每樣事情都信任你。不過——我看見一種感亂的縐紋起在我底聰明的朋友底眉宇間……

梅菲斯託

〔嚴肅地〕

我想到你底前途；王子。親愛的王子，在你底神聖的母親離開到另一個世界去以前不久，那世界，如我所相信的，她是變做一位寵愛的女官，在那天后底光耀的宮廷內，——是的，這是在她底最後的時候，你底親愛的母親緊捏着我底兩手在她底乾熱的兩手內，而且，一種洩露出狂熱的目光投射着我，用她底乾枯的嘴唇向我耳語：“呵，保護着我底兒子，——保護着他底王冠！我底傻子樣樣事情都要弄糟了的。他是一個相信邪說的人；他已將他底靈魂賣給撒但了；在生命底桌上他僅是一個賓客，玩弄着將一切的東西和一切的人都當作玩具。有一次，我甚至做夢’——如此你底臨死的母親在牠底苦痛中託付我——“我底丈夫坐在他底外套上，吹噓着，又向窗外飛出去！”這是你底可憐的母親所說的話，這位故公爵夫人伊爾維拉，她——她底記憶將永遠被祝福！——是我底一個真正的朋友。〔他喟然長嘆；浮士都拉用一塊花邊的手巾揩着眼淚。〕我鞠躬盡瘁。我深夜不

寐。我沒有安心的吃過一小片的麵包……但是我能做什麼呢？暴徒已經釋放了。公爵，我知道，他將同意於護民官的選舉，那將是一個終極的開始；從那一點，是很快地要失敗的。誰能告訴怎樣的恐怖將伴這革命而來呢？公爵對於這一類事他是一點都不關心的。他是如此一位偉大的人，你看，此外樣樣事情他都看作很小。不去注意。呵，寬恕我，王子！不要使你可愛的人子之心來煩惱你罷；但是我願宣露我底最深藏的思想了。亨利·浮士德曾經是一位偉大的人。他是……是呀！

浮士都拉

〔恐怖的〕

你是什麼意思呀？

梅菲斯託

在他底地位上，威蘭忒洛茲與托洛志堡的公爵封地的王位上，現在坐着一個老人，幾乎一個老耄的廢物。

浮士都拉

能這麼說？

梅菲斯託

這是苦痛的事情，偉大炫惑了他了。他是溺愛他自己的，像一個新的那茜塞斯(Narcissus)；而這個無盡的自我崇

拜者使他底頭腦發昏了。一個那茜塞斯，禿頂的，灰色的，年老的——可是依戀他自己底美麗！在這個時候我知道另一位天才，他，被這些可憫的天賦的偉大所埋沒了。

浮士都拉

這是那一個呀？

梅非斯託

王子，是你呀！〔用一種先知的口吻說。〕預備着罷！不久將有一種祕密的聲音在你底耳邊說：“起來，呵，西班牙的王子，爲一件有爲的事業而起來；用一種斷然的目光注視着你自己底運星，向前進，不惜那一個；因爲你將完成偉大的事業；你將建設一個無比的王國呀”！

浮士都拉

我已經時常聽到過這種聲音了。〔堅決地凝視着前面。〕可是我是一個膽怯的。

梅非斯託

敢大膽一些！

〔拍他底手。一個僕人進來。〕

來，我底孩子，同我飲一杯昔雷冠酒！相信我，我底寶貝，我是你底輔佐者；不要怕！在這時，吞下那些小挫折。呵，我們將有一天怎麼樣同那些斯各忒與漢斯們算帳！

浮士都拉

唉——那是一定的！

梅菲斯託

他們將向浮士都拉萬歲的王位俯伏爬行了！

〔浮士都拉笑着，撫他底手。〕

那時倘若王帝向他們揮手而說，“你們底妻孥——或是女兒，或是姊妹，我看的很喜歡的；去，同我底御馬司去說去！”那他們將快樂到發狂了！

浮士都拉

可是我打算同屠娜·伊納結婚。在她底血管裏流着皇族的血；她是美麗，端莊，受過教育而又嚴肅……呵，我們將採納一個幾乎宗教的儀式在宮廷裏。

梅菲斯託

〔狡猾地〕

而且一切更快樂的事將留在夜半以後，那時伊納王后已經爲六位女官引入到她自己底寢宮裏去了，而你還留在便殿內，一杯昔雷冠酒在你旁邊，耳聽着從玫瑰色的香唇裏唱出來的猥褻的的民歌，調笑那些有點膽怯的小資產階級的貞女，或者實驗一下東方的美人。

浮士都拉

我怎樣地愛你呀，男爵！你可以做我底父親了！

梅菲斯託

〔愁着眉〕

不要這樣說，我底浮士都拉，你不知道，在我底靈魂裏怎樣疼痛的恥辱你正在磨擦着。呵，屠娜·伊爾維拉，屠娜·伊爾維拉！——情婦呀！——我底可憐的心中底比特麗思呀……唉，酒來了！讓我們鼓勵一點我們自己，并笑樂一下罷。

〔僕人放酒和杯子在桌上。梅菲斯託瀉了一杯在磨過的玻璃杯內，用頭遣開僕人，帶着一種玩耍的態度邀請浮士都拉。〕

浮士都拉

〔膽怯地〕

父親不會進來麼？

梅菲斯託

不會，他不會來的。〔他們飲酒。〕現在，一句關於你底小姑娘的話。你是非常地愛她麼？

浮士都拉

發在一樣的！那是苦惱的；一種非常雜色的洋海的感情在我底胸內湧煎着！

〔用他底手撫摩着他底狹窄的胸。〕

梅菲斯託

一個預兆，小鷹底翅膀是生長了！我祝賀奧得魯達小姐底纖細的腰與甘美的胸部！

浮士都拉

祝我底成功！——她是在荷都斯堡麼？

梅菲斯託

是的，像我們所安置的那樣。可是，幾個能手仍然是要的。你看，雖然我底人們將這小小的自治邑的公民亞馬孫捉着，毫不知覺的，而且將她從床上拖起來，她身上只穿了一件寢衣，但仍然，她是帶着武器，在她底胸前佩着——把精美的吐勒丹的劍，一個小小的劍鞘裏——而且很銳利的。雖然，刀不過幾寸長，很可以將任何人都刺死。她剛被放鬆了，便跳到一個角兒裏去，像一隻小小的雌虎，叫出來：“倘若你們無論那個觸着我，我就將這把劍刺進我自己底心裏”！

浮士都拉

〔震顫地〕

那——她當真可以這樣做麼？

梅菲斯託

她可以的。她底本性是剛強的。她底血氣和精力都很充足，死似乎並不怎樣對她可怕。這種人簡直會半嘻半笑地殺

了他們自己，恰如她們底孩子似的自殺是生命底一個勝利，並不是死。她們完全不像精練過的教育過的人，如同你們一樣，你們是知道生命底價值，握緊牠，你們是甯可對於任何的恥辱忍受，比較將甜蜜蜜的生命送掉，甚至即使那是繼續着可憎的疾病也好一些。那高尚的貴族的生命底愛，是那些纖維較粗的和自然更相近的人所沒有的。

浮士都拉

那末，我怕——

梅菲斯託

不要怕！我告訴你，你是一位王子，一個聰明的人，又是一個美麗的人。奧得魯達是一個任性的，多情的，而且是一個享樂的小姐。她能堅持地反抗你嗎？只要不以強力去獲得一切就是！我會將事情對你父親弄好的。他底憤怒之火不久就會向旁處去發洩的。飲一杯罷，浮士都拉，我底靈魂之子！

浮士都拉

祝你一切的計劃完成，我底最好的朋友！

梅菲斯託

〔親切地拍拍他底臉頰。〕

我底孩子，我們把你隨便做成什麼都是可能的！我和你在—處比和你底老頭子更舒服。在你底血管裏，跳着皇族的

如火的血液，也有高尚的軟弱的遺傳底缺點。無論如何，兩杯酒，在你血管裏流着的雪水內，破壞地工作着。你底鼻子已經像希臘的無花果，你底眼睛像白臘的紐扣。你很美麗，我底孩子！〔他粗聲地笑。〕

浮士都拉

〔笑着，又向他一拍。〕

一個談諧的人……

梅菲斯託

我爲什麼不應該做你底談諧的人呢？

〔浮士蒂娜登台。驚駭地站着。〕

浮士蒂娜

這裏在做什麼呀？

〔她遇見梅菲斯託底眼光，懊惱的，垂下她底眼睛。〕

浮士蒂娜

父親忘記了他底“堂·吉訶德傳奇”，我是爲他來拿的……〔她走了，但忽然堅定地回轉過來。〕浮士都拉，不要使父親生氣！

梅菲斯託

〔他老是跟着她嘲笑。〕

你自己，公主，當加伯列和一位小姐開始散步着的時

候，留心不要使他發怒！你知道麼？

浮士蒂娜

〔戰慄的憎厭的注視着他。〕

你是什麼意思呀！

梅菲斯託

呀，公主，你瞭解我的！

浮士蒂娜

你喝醉了，主呀。

梅菲斯託

殿下實在會很發怒的。你是斯滕伯爵底新娘。殿下已經決定了。那末，立刻……嘻！嘻！這看起來多少醜呀！而且是如此一個規矩的小處女！

浮士都拉

〔他逆着〕

我底妹妹是一個……小癡子！

梅菲斯託

去睡去，王子！——但是你，到你父親那裏去，到你父親那裏去！你同他必須更溫和一些。因為你，一切女兒中底最甜蜜者，正預備着刺他底心胸。你只要將你底愛情的祕密，向他洩露了——是的，只要這樣！——而這個可憐的老人將

被殺了！

〔浮士蒂娜沒有說話，但她底頭垂到她底胸前。梅菲斯
託交絆着他底兩臂，勝利地閃視着她。浮士都拉瀉
出他底酒到杯子底沿邊，喝着。〕

幕 下

第二幕

〔早晨。一間樸素的簡單的小房子。微微的光射進窗戶。一張寫字台，上面整齊地放着紙畫等物。書架幾架。一張大的浮士德的肖像。有人敲外面的門。加伯列從對面的臥室中來，沒有穿外衣和背心。〕

加伯列

那一個呀？〔開了門。〕

彼得

〔衝進來。〕

主人！有這樣的事呀！只有魔鬼曉得，昨夜裏在托洛志堡是發生了什麼事了——你還在睡着呀！

加伯列

什麼事情呀？彼得，什麼事情呀？你不要一邊喘氣一邊說話罷。坐下來，等一息。

彼得

不要說？現在非說不可了！是好的還是壞的消息，我不知道！呸！

加伯列

稍稍靜一靜，說清楚些！

彼得

這城已全體武裝起來了！

加伯列

武裝起來了！

彼得

是的，我們底壓迫者叫他們活下去看看！聽，主人！昨夜，他們說，大漢斯在蘋果園聚集了一大羣的暴亂的學徒們。他要計劃向維拉，珂洛那的浮士都拉進攻，想奪回奧得魯達。他們知道她在那裏。這是有秩序的騷動，他們會集着。這襤褸的老人和他底妻，她是鼓動起那種反對富豪與政府的感情，——他們也在那里。他甚至號叫的比漢斯的聲音還要高。然後，突然間奧得魯達一人衝入旅館裏！他們一時口呆目瞪了！於是奧得魯達告訴了她底經過。一切我們底猜測都是不錯的；浮士都拉搶走她；但她防禦她自己像一隻雌虎。呵，我們底奧得魯達並不是一個怯弱的女子呀！我能看見浮士都拉那個孩子對着她底爪不敢動一動！是的，她恐嚇也被

恐嚇過，諂媚也被諂媚過，以後，在夜裏，西格西爾·梅非斯託來向她說，叫她可以逃走。他說，他不願夾在兩邊的火焰底中間——兒子和父親，所以他決來定幫她逃走。但她對他們說這件事情並沒有感恩的意思！她的回來，不但不能平靜他們，反如火上添油。他們有的就去拿了短銃，鑰子鑿，火把等，當着——又是一種驚駭！——知道全個旅館都被瑞士的長矛兵所包圍了！浮士都拉又公開地驕傲地來奪回奧得魯達了。於是，即使是膽小的人也排起隊伍來。老拉培爾從他底懷裏拔出一把短刀來，喊道：“我們與其做卑怯的奴才，倒不如死罷！”但是我們的人是很少有武器的。於是漢斯，如你所知道的，起了一種單獨決鬥的心理，跑到天井中，揮着他底劍，喊叫道：“浮士都拉，倘若在你底血裏有一點人味，就來同我決鬥罷！”浮士都拉正騎着馬跑上來。他回答：“照你所吩咐罷”，——拔出了他底手鎗，一息之間，放了，漢斯立刻就跌倒——死了。“割下這個暴徒的頭罷！”他命令道。那裏有大批的瑞士兵。他們都有長槍和短劍。真是一次屠殺呀！消息立刻傳遍了城市。我一聽到，我就同我底門徒們跑到蘋果園。旅館已經焚燒了；我們能夠聽到鋼鐵的聲音和偶然的鎗聲。你一點沒有聽到麼？警鐘從聖·約翰教堂發出來。

加伯列

我昨夜工作做的很遲，睡去也就不醒了；可是，總有什麼事情擾亂着我底夢。

彼 得

在一點鐘之內，瑞士人自己又被一羣學徒們的組合包圍起來，明荷·斯各忒指揮着。

加伯列

唉……他！

彼 得

於是梅非斯託男爵來了，傳述了一句話，用着許多的惆悵領開長矛兵。這是我所知道的一切。現在技藝家的首領們是在市政廳聚會。商人們又在‘金屋’。開會議。全體的門徒都武裝了。

〔加伯列靜默的，思想着。〕

加伯列先生，我是被差來叫你立刻到市政廳去的。

加伯列

公爵會懲罰有罪的……我想，公爵已經將這件事完全解決好了。是的，但是現在莫非這城會因浮士都拉的形式懲罰而滿足麼？責罰一個人自己底兒子……當環境的要求，如同以前那個年長的勃魯得斯所做過的……這次的權力的爭鬥是最失時機的。

(門砰然開了。斯各忒急遽地進來。他穿着鋼的甲和冑，乘馬靴和靴距。)

加伯列

你到這裏來麼？但是，彼得……你最好下樓去，彼得。

(彼得出去)。

斯各忒

朋友，這是完結了！全城都武裝起來了！兒子底罪惡埋沒了父親底功德，並且他那種功德又是已爲他自己底頑梗所遮蓋了。這是公爵威權的末日了！

加伯列

我知道內亂已經起來了，但是我不知道，你爲什麼一定相信會勝利。城內是有七千名以上的長矛兵，在聖·安格羅的礮臺上有砲兵，梅菲斯託男爵底無數的爪牙……

斯各忒

早晨很早，我就奪得了聖。安格羅的礮臺和大礮，而且幾乎連金庫也奪來了，——這樣，我可以賄賂長矛兵，叫他們中立。什麼人都憤怒了；個個人都武裝了。幾千男子，甚至有一部分女人，都在大會堂前面開大會。反對這武裝起來的托洛志堡，長矛兵不過一掬之多。

加伯列

當然，從軍事上看，你已佈置的很好了。但是，我們，或者，要到這樣的地步麼？

斯各忒

最先而緊要的，我們必須要我們底仇家跪着，在我們開始談判以前。

加伯列

那你離的很遠了。公爵和他底聯盟國很容易引起許多的敵人來反對我們，用他底鄰國的軍隊包圍起托洛志堡來。并且，在城內，現象是怎樣呢？學徒們將立刻要求他們底勞動特權，師父們將不答應，而且……

斯各忒

看到軍事上的危險，學徒們也將讓步。當危險各方同樣恫嚇着的時候，下層階級常常要對上層階級讓步的。

加伯列

并且倘使對於商人們的不滿醞釀成熟的時候，那能這樣的嚴重麼？那些謀利者將賊物都弄去——人民請求他們底驅逐——很好，當着棧房沒有被竊的時候。反之，倘若商人們都搬了他們底商船，貨物，斷絕了我們底貿易，那一下子托洛志堡就到了危險的境地。托洛志堡的公爵領土並不是能夠自給的。我還預見了許多另外的困難。而且在這樣

的時候，沒有一個浮士德！……他是誇傲他底天才，他底策劃是時常煩累的。甚至不能實現的，而且同人民時常有風波；但是誰能夠否認這位君主底睿智博識？而且，假如論到這一點，世界上也還有別的都市如托洛志堡一樣興盛麼？

斯各忒

這些都是非常背時的思想！

加伯列

相反。只有一條出路——同浮士德講和。

斯各忒

我們必須要和‘金屋’訂條約。商人們要拿出較高的貨物捐，減低一些利息的總額，同時要降低輸入品的價錢，尤其是麵包。我常是對他們解釋，他們還是減少五分之一的巨大的利益好一點，比較將來在一次暴動中失去他們底一切的危險——而且一切的托洛志堡的未來的職業。在幾年之後，我告訴他們，托洛志堡是可能的，經理牠自己底商艦。這是用着牠底自己底一個艦隊底威嚇，屬於托洛志堡的，那浮士德能夠管轄住他們。我們也能夠同樣的做。

加伯列

朋友，浮士德底洞嚇是幻想的，但他有較多的信任比較我們所能命令的。你將知道，減低麵包的價錢是容易的。但

是，一旦人民做了主人，商人們不用說放棄五分之一，就是放棄了五分之四的收入，也很難帶着完整的皮膚而逃走的。

斯各忒

我去說服這班學徒們。我再重覆說，戰爭的一般的危險是一個有力的因子。我們必須和商人們妥協，幫助職工領袖，籠絡住學徒；但是對於沒有穩定職業的背叛者，我們要很簡單的逮捕他們。我將很容易地用一個藉口監禁起老拉培爾和他底一羣流浪漢，清道夫，水手們。至於漢斯——他是我底妹夫，但是——以政治的立場來說——他底死是能夠使我們底工作容易做。這城必須變做一個共和國，但是，自然，在這樣普遍的危險的時候，我們必須要有幾個有權力的人來指導。

加伯列

或者只有一個罷？

斯各忒

我們打算和解關係在兩個護民官上……漢斯，雖則是個技藝家的神像，目前却要是無用的了。

加伯列

斯各忒，你真自以為你底講話是像一個政治家麼？不要把奸詐看錯成了智慧，不要把血氣看錯成了勇敢，不要把野

心看錯成了理想。讓我們到市政廳去，派一個代表到浮士德那裏，請求他仍舊留在这城裏當統治者，但是要限制他底權力，而給與國民會議管理，這些決定，將來由兩個護民官對他復命。那末我們一切目前的問題都將解決了。從浮士都拉的懲罰到民衆的要求，并沒有一點什麼困難了。公爵的權力將遮護我們一切。

斯各忒

呵！你和浮士德——你們要講和麼？權力？是的，而且，相反，緩和與謹慎麼？而且——浮士德是寬宏與柔順的！呵，你們兩個！

加伯列

威廉，斯各忒，這裏是我底手。因你底智慧，你底意志，你底口才，被人敬重。我也敬重你。你願意加入‘三人政治’麼？這是到較高級的民衆秉政的過渡階級。倘若你願意，我們握一握手罷。但是你底策劃，——我是不能接受的。你信賴商人，你要舉辦忠於你的，領着你底薪的義勇團；而你替代公爵變做獨裁者——這是你底策劃。我要反對這個的。我不願意你來替換浮士德。托洛志堡的人民將永不會同意的；雖則商人們和富商協會或許能夠同意，因為他們將看作這是一個機會，對於他們本身底勢力 我們是互相瞭解的。你

底手呢？那末，——或者我們決裂？

斯各忒

爲什麼如此猜疑？我之是一個讚成共和政體和民主主義者，是和你一樣的。而且，進而言之，我怎麼能和你打？全體的市民不是都把你當作一個忠直公正的人嗎？倘若你從我這里收回你底手，那誰不將同樣的做呢？

加伯列

現在的問題，既不是你，也不是我，甚至也不是偉大的浮士德本人。問題只是托洛志堡。托洛志堡必須是新國家的先鋒，工人底偉大的團結。一種崇高的理想，難於達到的，是需時間與慎重去實現的。假如因爲我們底錯誤而縮小或蒙混了眼界，那就成了罪惡了。但是，我底朋友，慎重的意思並不是說把城底全力授與一種黃金的寡頭政治。或者，你想我們在一個啞子的暴君和一袋黃金中間沒有選擇麼？假如是如此，我一點都不猶豫。假如沒有旁的可選擇，什麼都比君主政體要好。但是這位浮士德不僅是君主，不僅頭上有王冠；他是一切人裏面的最偉大的最開化的人，而且是愛我們的。這裏的王冠不過是一個障礙物。他底權力——這是天才底權力。現在，我觸到這個問題上了：我們不要這種權力，因爲我們要求自由。自由是比浮士德更偉大。但是叫伊塞·昔

格爾來替代浮士德，或者傑斯得·普富契克，或者富商協會底大肚皮的領袖的會議——這我甯肯死也不承認的。托洛志堡的自由——是或否！而且我能看見將來的這個自由的托洛志堡，她底自由仍然由她底父親——浮士德服務。

斯各忒

你到市政廳去做一個發言者罷，對人民去說罷。我將靜默地聽。

加伯列

拿出你底手來！

〔他緊握着斯各忒底手，快樂地微笑着。斯各忒仍然冷淡的。〕

幕 下

第三幕

噴水池的方場。一邊是泥水匠會館，灰色的最新的戈諦式的建築，當中有圓樓。池的另一邊，是國家的財庫，四個義勇兵管守着，他們戴着頭盔，荷着古式的鎗，沿着圓頂的行廊慢慢地走來走去。屋宇的樣子是極笨，由黑的石塊造成的，有格子的窗。方場的遙遠的一端，一座戈諦式的教堂與鐘樓。方場的中央有一大的噴泉，裝着帶有一個豐饒之角的運命之神，從角裏噴出成扇子形的水，落在一個大蓄水池內，池底沿邊都用寓意的浮彫裝飾着。噴泉是在一個闊的四方的平臺上，由七級花岡石的階通上。

武裝的人民擁擠着這塊方場。各種協會的學徒們都混雜着。有許多的婦人們也是武裝的。孩子們正向羣衆擁擠進去。一種嘈雜的聲音，稍遠的

打鼓聲，還有鐘樓的撞鐘聲。市內傳呼員爬上噴泉的平臺，他穿着黑的衣服，在胸前繡着托洛志堡的徽章——洋海的波濤衝激着一個塔。]

市內傳呼員

呵呀！呵呀！呵呀！

[斯各忒進來，揮着他底帽命令着。四個泥水匠抬進漢斯的屍體，裹着黑色外衣，臥在一把梯子上當作抬床，將他放在靠階沿上，拿開頭上的帽子，露出塗血的臉孔。羣衆稍稍騷動一下，跟着是如死的沉寂。]

斯各忒

[聲音很重地說着。]

托洛志堡的市民們，非常有力量的協會會員們，把這片土地從海裏救出來的人們，一個城市的二十五年的創立者，這城是在世界上稱頌的！這塊領土的公爵的兒子，浮士都拉王子，搶去我們的親愛的朋友漢斯底妹子，就是老領袖華哈夫底女兒，華哈夫是我們大會堂和市政廳的放第一塊基石的人。當這位小姐逃回來的時候，王子就帶了他底傭兵和刺客追來了，因為她底兄弟保護她，他就殺了漢斯。

[羣衆起一種大震駭，接着又是墳場似的沉寂。]

我們將要求對於殺人犯的審判。但是那一個可作這一次的裁判官？是他底朋友和壞蛋，我們底奇怪的亞格西，這地方的醜鬼麼？還是他底副官，望·覃·荷格法官，一個愚笨的迂儒和無論那個暴主底可信的叭兒狗呢？還是公爵呢？但是公爵是他底父親呀。我們這城的制度和風俗是大可褒獎的。比較我們底鄰國是勝的多；但是有多少的恥辱仍然留着未雪，多少的壓迫的行動都未修正，多少的請願都未蒙垂聽！我們尊敬公爵，但也讓他尊敬我們罷！他建築了托洛志堡——我們也建築了托洛志堡的！在這裏面我們至少是相等的。可是他仍然使他底副官來看管我們，彷彿當我們是無知覺的畜生。

〔跟着最後的兩句活，羣衆作一種高聲的讚賞。〕

浮士德是聰明的，協會也是聰明的！而且他們願意同浮士德一樣的變做顯赫，自由，富庶！這已經爭論過多少次了！協會爲了兩個護民官用了多少力！護民官是被全體的建築這國和這城的工作着的人民們選舉出來，和公爵共治這個國家，嚴正地服從着國民會議。這是我們早已渴望的；這城之要有這事在牠底心內，正如母親的抱住了孩子。但是我們底孩子是被拒絕了他底產生的權利。公爵是固執地要當惟一的獨裁君主。但是我們漸漸長大了；我們知道了我們底權

利，我們知道了我們底勢力；我們宣言——我們，偉大的托洛志堡——那，在昨夜的事情發生以後，我們不能再忍受這樣的壓迫了。

〔一陣讚賞的暴風雨。〕

羣衆

偉大的托洛志堡！工農萬歲！托洛志堡！

〔旗幟飄揚，鼓打，軍號吹着。〕

市內傳呼員

呵呀！呵呀！呵呀！

韓德

〔站在斯各忒的旁邊。〕

聽，勇敢的羣衆，你們底黎明就在目前了！

〔羣衆感激的騷亂了一下。〕

斯各忒

以他那樣賢明和善的人，還如此地苦惱我們，那末在他底繼承者底下，我們簡直怎樣過日子呢？你們沒有看見亞，格西爾是正在怎樣的爲我們預備鐐銜與鞭子呢？

羣衆

打倒他！——他自己是一個魔鬼，個個人都知道的！
——打倒梅非斯託男爵！

〔一種憤怒與嫌厭的聲音，從羣衆中各處發出。〕

斯各忒

公民們，不要再等什麼人或什麼事，讓我們立刻舉出兩個護民官，派他到公爵浮士德那裏去，當作他底同樣的人，和他討論我們底困難與權利。偉大的托洛志堡將借他們底口來和他底第一個公民講話，不致再似奴隸般對待他底主人了。

〔快樂與驕傲的歡呼。〕

羣 衆

是的，是的！勇敢者，威廉·斯各忒！護民官萬歲！

斯各忒

公民們，我們已經在市政廳和那些工界領袖們商議過了。如自由職工會的領袖，他們都是你們所尊敬的，加伯列望·覃蓬，告訴我們，領袖們現在提議，你們應當推舉他和我當作護民官。你們贊成麼？

羣 衆

贊成，贊成！擁護斯各忒！擁護望·覃·蓬！

〔呼喊繼續了幾時。〕

斯各忒

自由的公民們，你們統統都贊成這兩人，威廉·斯各忒。

和加伯列·望·覃·蓬麼？

〔高聲的呼喝。〕

羣衆

讚成！讚成！

拉培爾

〔向前衝上去，站在噴泉的下面的一階上。〕

我要求發言！

斯各忒

你是一個公民麼？

拉培爾

世界上的公民呀！我要求發言！〔他再踏上兩階。〕托洛志堡，呵，我底心坎中的城呀，我底可愛的人民們，你們都已清醒了！做罷，立刻，不要狐疑，兇惡地做去罷！現在還是早晨。但到日中，就不能再讓一個富人，一個大肚皮的食道塞的滿滿的東西活下了！搶散他們底家具，奪來他們底成堆的金錢，讓那兩個護民官同等分給個個人。去！捉住浮士都拉，將他交給我！我將使你們發笑！但是這個老頭子，把他放在驢子的背上，讓他去找另外像他那樣的呆子，做他底奴僕…

…

〔羣衆議論起來。一種騷動無秩序地發展開來。終於韻律破裂了。〕

斯各忒

〔果斷地〕

夠了，夠了！同志們——勞工們，我們沒有功夫聽這個蠢老者底壞話了！

拉培爾

〔不明瞭的〕

那是什麼話呀？

斯各忒

走開，走開，老頭子！我們要建樹我們底事業，不要毀壞牠。這裡沒有人要聽你底話。我們並不是剛被釋放了無理性的野獸，而是人，是要驕傲地大膽地建樹他們的自由的。

〔呼喝的聲音，騷動開始在噴泉邊，漸漸擴張到全個方場。〕

拉培爾

〔困惱的〕

那是什麼歌呀？

〔加伯列走上階沿，溫和地拉着他底肩。拉他離開抬床。〕

安 維

〔站在前列，揮她底手巾而叫喊。〕

同胞們！注意你們底賢哲的領袖，將怎樣的偷竊民衆底運氣。自由底時間一旦超過了，軍隊一旦打敗了，就讓個個人向富人那里去取所需要的罷！這一次每人所得的東西都是他自己的！兄弟姊妹們，你們以為不對麼？

加伯列

〔嚴肅地〕

不要吵擾我們，老婦人，不要吵擾我們！彼得，拖開她一點罷。

斯各忒

公民們，你們每人都到協會裏去！你們仍然武裝着！軍事上的命令我負責着。同志們，今天你們要服從你們所推舉的威權者底命令——明天你們就可以命令着殺我們底頭，假使我們有罪的時候。

〔高聲的呼喝，這種呼喝在嚴重的決絕的精神中持緊着。羣衆開始很有秩序地退出去，彷彿他們底責任是自己明白的。到處都很莊重，人人愁着眉，緊緊地握着武器。〕

韓 德

聽，你們百姓！

〔他打着一面鼓。於是高聲地演說了。〕

我們底至尊的城，顯赫地起了，
在萬人敵的強力中管治着，——
托洛志堡皇帝在早晨的陽光中
將龍位臨着廣大的平原！

在他底權力前，波濤退走了，
那波濤原是他底故鄉，
而魔術似的在海底上
他底宮樓建立了。

現在“自由”發動了他底龐大的心
在幾千萬的頭裏，
并且統一，一切的心聯繫着
用着一條永生的繩索。

他將告訴公爵：仍然領導着，——
因為是第一個公民的緣故；

在你底同僚中做第一，
但皇帝——我才是呀！
我，一與一切，在一切中我呼吸着，
在一切中我勞作着，我歌唱着。

你感到我底力量麼？在雷聲中
你聽到我底大笑聲麼？
奇怪的，驚異的，夢不到的——
鐵登獲得了權力了！
托洛志堡皇帝，在這塊土地之上，
建設起他們底尊貴的王位了。

呵。更高些，更驕傲些，我底聲音叫着！
極樂地聽着我歌唱
在你們底黃金的曙光中歡呼，
托洛志堡，我底無敵的皇帝！

武裝起來，公民們！武裝起來！或者他就在今天產生下了，你們底火焰似的巨人，他是在你們每人內住着的，永遠而勝利的，不然這個夢就將過去了——這樣地可怕，奇異與

神奇呀！城，我底城，祝你光榮！爲你底榮譽，你底鼓手，網脫·韓德，打着他底鼓呀！

【他極力地打他底鼓。每一擊各方面都有聲音合和着。

一種雷似的聲音的歌唱隊唱着這首歌。】

我們底至尊的城，顯赫地起了，
在萬人敵的強力中管治着，——
托洛志堡的皇帝在早晨的陽光中
將龍位臨着廣大的平原！

【各人底臉孔發着光；人海的頭顱如有韻律的風波的動着；眼睛興奮的向前望着；幾個人互相擁抱了。鼓聲轉滾着，歌聲和諧地回響着。】

幕 下

第四幕

〔浮士德底宮殿的橘園，有許多橘樹和棕樹。時候是炎熱的夏天。大的窗大開着。一隻很大的秦吉了和兩隻光亮的花色的鸚鵡正在鳴叫，并翻着筋斗。另有幾隻珍奇的鳥。在棕樹下，一把半圓形的樣子很古雅的大理石的長燈上，坐着浮士德，穿一件長的法蘭絨的并有一條金帶的外套，捏着一本金字皮面的書，離開他底遠視的眼睛很遠的正在讀着。在他底腳邊臥着一隻雪白的獵狗。〕

浮士蒂娜進來，穿着一件長的白色的衣服，她底頭髮披下，束一枚小小的珠子的壓針。她捧着一張銀子的盤，盤上一個金子的高脚杯，杯內充滿一種清涼劑〕

浮士德

你恰恰聽這個罷，我底小女兒：

Ed era il cielo all' armonia si intento
Che non si vedea in rams mover foglia,
Tanta dolcezza avern pien l'aere e 'l vento.

對於這種和諧天空都是如此的傾耳諦聽，枝頭上沒有一葉作響，空氣與清風中底香氣是如此濃郁。

〔他唱着清涼劑。〕

這樣，當我把你嫁出去時，我又回到彼忒萊茲那裏去。呀，我也戀愛過的。（稍靜片刻。）但是當我戀愛的時候，我沒有讀彼忒萊茲的東西。我甚至連十四行詩都不曾寫。情感起來，湧湧着我底周身，可是不能用一種美麗的形式表現出來……來，坐在我底身邊，我底愛女。

〔浮士蒂娜坐在他底旁邊。〕

但是，現在，在這樣奇異的夏天，在這樣密植的白楊的森林中，在蒼鷹塔的花園內，噴泉的旁邊，有彫像的御園裏面，而且在這遙遠的炎熱的南方底銷魂的帷帳內，我夢着戀愛，彷彿是遼闊的海岸。不，不是爲我自己……。在艱苦的想着那計劃與設計之後，在嚴刻的做着我底‘鐵人’以後無論何時我一休息下來我就想到你，你底青春與美麗，我底伴着你的感覺是非常奇怪，新鮮而不可料的；因此彼忒萊茲底感覺的詩句使我想起，似從我底記憶的深處掀起了。當我疲倦的

時候而有你在旁邊，我仍如夢一般的度着我愛情的日子，恰如我希望和你底孩子所過的那些在黃金的雲霧裏的生活一樣，那是人生底快樂的節季，甜蜜的幼年時代。

〔他撫摩着她底下垂的頭。〕

但是你呢，浮士蒂娜？你並不留心彷彿你在戀愛。反之，我在你底眼裏看出一些隱藏底煩惱。來，你知道你將仍然與我過生活。斯滕伯爵已經在我底宮內作久居之計了。而且我，時常預備建築，現在正在計劃一個大改革了。我想代你築一個香巢，靠近着我的。我們將不會分離的。〔略停片刻。〕還有一時的平靜。然後，回到我底工場……唉，我底‘鐵人’，我想着我能給你找到一個靈魂！

〔他閉上他底兩眼，他底頭向後靠在崇高的大理石的襁背上休息。浮士蒂娜望着他，在她眼睛裏含着淚珠，然後熱烈地吻着他底前額和手。〕

浮士德

〔張開他底眼，微笑着。〕

怎樣兇猛的一個青年的東西呀！

浮士蒂娜

呵，父親，偉大的浮士德！

浮士德

我底孩子，我到現在所完成的事不過是很小的。你不要隨着諂媚的人們叫我爲“偉大的浮士德”罷。我必須還要前進——進行到底。你知道麼，孩子，我是常常很深地憂愁的呀？

浮士蒂娜

父親！

浮士德

是的，是的，——很深地憂愁的！我已建立很多了，我却仍在建立着，而且以後我更要建立下去。但是我顧念到那些幫助我的人，在他們底肩膀上負着工作中的很大的苛酷與累贅的部分，將成——呀，或多或少的舒服與滿意。但他們是如此窮苦，如此順從；而且他們衰老的如此早。我已經減少了他們工作底時間了；他們目前每天只做九小時工作——我規定了兩班交換；就連這樣還是夠苦的。而我給他們報酬豐富。但我能使他們發財麼？我能使他們旅行，由讀書與藝術而開墾他們底心境麼？我能使他們底孩子們都受教育如我對你一樣麼？我能給他們那些他們所稱爲奢侈品的無數的寶物麼？但是，我底心裏想，是人每個都應該有奢侈品如同他所呼吸的空氣一樣。不，我不能做出那許多東西！爲完成這件事，我應當用力強迫或由煉金者底黃金從全世界

收集起來維持我底城，用作勞動的貢稅。不然呢，要減輕工作上的艱難使他們有百倍以上的工作成績。我們是貧苦的，浮士蒂娜，我們是貧苦的！我們工作太難了，太粗了，在勞動上太卑賤了，太難受了！可是每人生來都應該是一個創造者，一個快樂的主人。

那和善的驢子，有大理石的心的海狼，他提議我們應該在黑人底如弓的背上建豎我們白人底樂園。想一想罷！我們住在精美的大廳內，充滿着愈快與創造，和心靈的獲得的光彩。是的，——但是走下到地窖，你就在地獄中，在那裏，人們是咬牙切齒，聽候着別人底命令，帶着打結的筋肉，殘破的四肢，開裂的血管而滅亡，碰着物質底如鐵的阻力而至死！可怕呀！即使是動物，即使是野獸，浮士蒂娜，我也不願永遠將收監在那個洞裏。浮士蒂娜，他們說我是殘酷的……是的，是的，我知道他們說我是殘酷的，——譬如，在那車乾池沼的事上說，那裏熱病是殺害了許多人。但是，不管那些，我是有柔順的心腸的。有時候，我夢見一隻小驢子，一隻耐苦的盡忠的小驢子，早熟地死了，而且悽慘的負載着過重的東西。這隻小驢子望着我，默然的譴責。“一切生物都渴望着拯救的”，這位秦塞斯的哲人說。

可是，實在的，我心底這種弱點是可輕視的，並且我底海

盜尼克拉斯嘲笑我是很對的——他是一個如冰如火的人，正像北極光那樣——假若我底慈悲心要是不能領導我去創造的時候。我底小女兒，那是我決計要造鐵人的緣故——人是鐵的，那他可以不生活而能工作。

不，我還沒有發癡，我也不是一个魔術家，如同幾個愚人們所說的。我已經爲這‘鐵奴僕’做了一個身體；只剩着靈魂了，力量了。你必須要知道這是我底勝利的日子，因爲我已經爲他發明了一個靈魂了！他底靈魂將是水蒸汽呀！哈，哈，哈！孩子，你想我實在已經發癡了麼？是呀，水蒸汽！水在火底作用下擴張着，而且倘苦……

〔他站起來，眼睛發着火焰，做着姿勢。〕

〔梅菲斯託登台。〕

梅菲斯託

唉，殿下在這裏！公爵，有人找你！在城內革命起來了。武裝的羣衆已經佔領了財庫，火藥子彈，而且包圍着聖·安格羅礮臺——總而言之，他們在這時候所需要的一切。在你給我命令，叫我率領長矛兵去攻打他們，消滅這狂亂的羣衆的全部以前，你，要滿足你底威望如一個善士，須竭力的試着去勸導這班指揮的領袖終止這個暴動。但是他們到這裏來的目的是想要你讓出你底權位。

浮士德

什麼暴亂——這是什麼胡鬧呀？

梅菲斯託

他們在這裏！

〔祕書引上加伯列和斯各忒。〕

祕書

根據殿下底訓令，我率領此二人上殿。因為事情是不容遲緩的。

浮士德

你們都離開我。讓我和他們談話！

〔除出浮士德與兩位護民官之外，他們都出去。〕

浮士德

〔憤怒地〕

那末——你們已經決定叛亂麼？

加伯列

〔嚴肅地〕

我請你聽我們說完——我們將特別簡要地說。

浮士德

〔坐下去〕

說罷！

加伯列

昨夜，你底兒子，因追趕從他底掌握中逃出來的姑娘，她是被他擄掠去的。殺了她底兄弟漢斯了。

浮士德

〔驚跳起來。〕

真的麼？——去，那末告訴人們保持着鎮靜。殺人犯應當受刑罰。你們聽！浮士德這樣說了。我知道怎樣去做正真——去做一個正真的裁判官對於我自己底孩子們。他應當受刑罰，即使我要挖去我心內的浮士都拉似的我也不得不拔取我底右眼。

加伯列

首先，公爵，請聽我們說定。你，一切人類中的最智慧者，終究會知道托洛志堡已經成長而且要求自由了。再不容有恩人，保護者與主子存在了。牠看作你是牠底第一個公民 牠底執行官。保留着公爵的封位，倘若封位是非常使你愉快的。但是這城主張要你接受兩個護民官，與你商酌萬機，而對人民負責。你看，這位護民官現在正在你底前面。公爵，我請求你，不要讓你底憤怒遮蓋了你底天賦的遠見。我們是中庸行事的，公爵。我們將成為忠實的同僚。我們認識隔開你和我們之間的鴻溝——不是因為你是公爵——那不還是

一句空話——是因為你是亨利。浮士德，我們是屬於低賤的階級和勞動者的隊伍的。但是我們所站的地位是更接近人民；你底事業的發展與其和那奇怪的亞格西，梅菲斯託商議，一定還是和我們商議好的多，——他是你設置在你自己與人民之間的。

浮士德

加伯列，威廉，——你們底忠言能怎麼幫助我呢？你們是孩子們，——你們在精神上還沒有產生。很好，那末，我使你們做我底參議罷；但是這將成一個笑劇，要空費我底黃金的光陰的。

斯各忒

不是，公爵，那還不夠。你必須要在人民的前面宣誓，以後我們兩人所認為不對的事情，你什麼都不能做，而我們所一致主張進行的，那你做去。

浮士德

唉？那意思是說這政府——將屬於你們底了！

加伯列

公爵，公爵，不要着急！我再說一句！我們知道我們底地位。

浮士德

不，不，不！現在這種孩子氣的僭妄，正是這些新發生的禍亂之源。不！不！讓那些人民涼一下再回去工作。不，——這是我底回答！我將用暴力來壓服這種叛亂。

加伯列

想一想，公爵，請你再想一想！你底話裏是懷着災禍之胎的。

斯各忒

你底意思是要用暴力麼？我們正也預備着這個的。我們也不會後退。你願意流血麼？預備着流罷。

浮士德

流在你們個個底頭上！

斯各忒

那末，就流罷！我們將驕傲地用我們底紫色的血寫我們底名字在歷史上，爲自由流血。這不過是暴君底千古的罪案。

浮士德

你們這些呆子，我將完全地毀滅了你們，和整個城，像一堆螞蟻，我自己又去另外建築一個。

斯各忒

要托洛志堡的自由，否則甯使死罷！

〔浮士德離開他們，靜默地站着，沉思着。〕

浮士德

我應該想一息。我是厭惡流血的呀！

〔他將他底兩手接在眉上。〕

試一試罷……Videant ipsi consules ……我以後能夠
矯正他們底錯誤。無論如何，我必須將我底目前的一切力量
供獻給我人鐵底。

〔他走近他們。〕

民衆的護民官！我們這樣實驗一下罷。和你們並坐着治
理，我不能而且不願。那末，隨你們選擇。或者我是威蘭托洛
志和托洛志堡的惟一的君主，或者你們來治理而沒有我。
我願意退回到異鄉去，另闢我底新生活。我失去公爵封土是
不會變作貧窮的，但是恐怕你們自己裏因沒有我而做乞丐
了。

加伯列

不要這樣固執，公爵。這是難於選擇的！

斯各忒

但是以先已經這樣決定的。自由所含的一切的危險，是
勝於皇帝底非常的智慧的！

浮士德

你是如此的決絕麼，我底年青的蘇格蘭人？民衆都和你一樣意見麼？

斯各忒

在這個時候？是的！假如他們較後將反悔，無疑的，他們將懇求你底宏恩回來，用我們底頭顱當作貢品而供獻給你。

浮士德

〔愉快地〕

加伯列，這就是你底有作為的人！提防他！你是一個規矩的可敬重民主主義者，但他底兩眼是已經閃爍着的了。

加伯列

在這個時候，他是一切托洛志堡底熱與光所集合的中心了。

浮士德

那末；拿去這個政府罷！

〔當護民官鞠躬的時候，門忽然開了，浮士都拉盛怒地突然進入，後面跟着梅非斯託，他是愁眉而焦躁的。〕

你——你這罪囚！你還有厚顏到這裡來，還有面目見我麼！

浮士都拉

罪囚麼？不是我，是你，我底父親！

浮士德

你，可憐的漢斯的殺害者，——漢斯是出類拔萃的孩子！

浮士都拉

我憑着萬能的創造主發誓，我之殺他是毫無主見的，而且是在合法的自衛中的；如有相反申說的那都是說謊造謠之流。但是你——你！你竟敢將你底王冠讓給那些自治邑的公民——何況那王冠並不是屬於你的！決不會——假如不是爲了你和我底母親，西班牙公主伊維拉結婚那末皇帝決不會將這公爵底昌盛的土地賞賜給你的；因爲沒有旁的人對於那些領土比較強富的西班牙的皇家有更大的權利。這一生你是這土地的治理者；但是我，你底繼承者，却是一切未來的公爵的祖宗，我告訴你——我憑着上帝發誓——沒有一個王子，無論近或遠，他會躊躇着不肯借我以援助之力來反對你底決定；因爲你開始了全歐羅巴的惡例。收回你底成命罷——我要求這個！

浮士德

王子，浮士德永沒有翻悔過他底話。

浮士都拉

〔忘我地〕

那你聽，父親！如有所謂神聖的叛亂之事者，那我也將用我底革命來反對你！上天底意旨，一種上古的命令的誓言召喚我！我並沒有罪！我將取得我底軍隊的領袖的地位！而且我自己願意平服你所放棄的城。我憑着上帝底母親，和聖。傑姆斯，西班牙的恩人宣誓一句話！

浮士德

溫和些，溫和些！你底講話噴出來正像火山。

浮士都拉

我底祖宗和我底子孫都借我底口子發言！

梅菲斯託

〔陰毒地微笑着。〕

他也是元素，殿下！

浮士德

〔對加伯列〕

我底慷慨的革拉古(Gracchus註)，你是怎麼樣的時常責備我爲了犧牲了人們在車乾池沼的水，開掘運河，鋪築道路……但是現在，你和你底朋友，你們這些做夢的人，

註：Caius sempronius (153? —121B.C.) 同Tiberius Sempronius (162? —133B.C.) 兩兄弟。羅馬的政治家。

你們這些哈莫特。希拉昔僕利，愛國志士——你們正在發軔建設什麼更偉大的事業——那我以為是虛幻的事業——并且請你相信這件事：你們底冒險，結果無論如何將費了精血。倘若我犧牲了我底從人，至少我建設了一些事業。你們打算建設些什麼呢，偉大的堅忍主義者？

加伯列

你底在同意的原則底下的關於政府的拒絕。造成了許多的可怕的困難……

斯各忒

〔忍耐不住地〕

這城已經成熟了！這城將與一切牠底敵人均分了！讓公爵命令他底傳報的號鼓，在城內，城堡與大小村莊，宣佈他底退位。我們不再有要求了！托洛志堡將永不承認浮士都拉的管治了。

浮士都拉

非承認不可，無禮的泥水匠！我要用鐵的鞋跟踏你底頭皮上！

〔斯各忒聲一聲他底肩。〕

浮士德

〔坐在他底橈上。〕

可憐呀——可憐呀！如此，生命是用惱怒的大步進行的，要求我走出常道以外。但這是顯然地領到荒涼與荊棘的無人煙的荒野。可憐呀！——我底孩子們，你們是頗為成長了，——我底兒子浮士都拉同我底兒子托洛志堡呀！你們心想分離，不肯再聽你們底年老的父親底話了麼？呀，——任你們做罷！我站開就是了。（同時做着相當的姿勢。）但我不像派萊得，將上帝底小綿羊拋棄以至獲譴——因為我發誓我沒有當你們中底一個相似一隻小綿羊。哈，哈！你們已經成長了；你們是男子麼？任你們做罷！我為你們悲傷，——為你們底血，急切想流出來的血，——為這種力氣將徒然空費的。但是，如你們所願——任你們做罷！讓生命在惱怒的路上隨意向何處去罷。我站在一邊，我底敗家的兒子們呀！我要求你這最後的一次，加伯列，當作一位明達的人，即使在夢中都是堅決的，——我要求你這最後的一次：——選擇罷！或那我依然如舊的是這城與這土地的絕對的君主，或者呢，貼出佈告去，亨利·浮士德退讓了公爵的封位，而沒有派委一位繼承者。

加伯列

倘若這二者中擇一，公爵，那末用着絕望的心與被壓制的心，但同時還用着對於我底民衆的信仰和正義的勝利的

信任，我宣言選擇第二種。

斯各忒

〔帶着一種慰心的嘆息。〕

唉！

浮士德

浮士都拉，我底兒子，你願意，聽你父親底話，離開幾年，到全世界去旅行，多見多聞些智識麼？我向你說，我願爲你底幸福，做一切在我權力中的事。還是，你將爲了我所拋棄的公爵的王冠而開戰，以致流血呢？

浮士都拉

〔神經昏亂地〕

我不願意拋棄這王冠！我不願意！我不願意！

浮士德

你們已經揀好了！我將從蒼鷹塔的最高層俯覽這罪惡的喜劇了。你們底孩子氣的爭鬥苦惱了我底心。但是你們將知道！倘若你們不願意聽受忠告，你們將從經驗方面知道。傳令官將宣布這些消息。浮士都拉，我不打算在你底路上放隨便什麼的阻礙物。民衆的護民官，你們不願意我，在允許你們一切以後，移開你們底脚下石頭麼！

斯各忒

以這城底名義，我們將對你表示我們底恩感。和你爭鬥，偉大的人，對我們最好也不過是光耀的滅亡；但和其餘的人爭鬥，是不能恐嚇我們的。

浮士都拉

讓我們看看，在戰場上你將唱出什麼調子來。

浮士德

梅菲斯託男爵，你同我在一處麼？

浮士都拉

男爵是同我的！

梅菲斯託

我同王子，殿下。

浮士德

呀，還要怎麼樣呢？無論誰底驕傲將被打碎，我是不錯的，呵，你們這些，幸的，目空一切的孩子們！今天，我就自己想到蒼瀛塔去。那是我自己底。無論那個侵犯我，災難就將瀰及！

〔加伯列鞠躬。〕

浮士德

〔莊嚴地〕

，我可憐的孩子們！你也去，浮士都拉，——還有

你，男爵，也去！

〔他們統統鞠了躬，出去，留浮士德一人。〕

浮士德

一切都聞的那麼香氣！可是人類——他們底運命在地球上，你想一想實在是已經非常艱難的了，——却正在預備他們自己作一場野蠻的廝殺。但是我看，話對他們是毫無力量。——捏着鐵拳的運命之神呀，到這一點你算是勝利了！教訓地們，感化他們；在你底難明的路上，領那些迷路的孩子們回到我這裡來罷！——悲劇呀！——可是我有三件寶貝留給我，爲了我底維持——我底美麗的浮士蒂娜，我底鐵的人，和我底誠信，那是其餘的人將完全回歸到我這裡來。那末工作罷，浮士德！等待你底時間而創造罷！

〔他慢慢地走出去。〕

〔梅菲斯託從對面的門進來，偷偷地躲在他後面。他站在到工作室去的門口，由這條門浮士德進去了，他窺望着在他底後面。〕

梅菲斯託

你就是如此的翻轉了這個局勢了麼？但是你將輸掉這個遊戲了！——這個浮士德真是一個裹了許多奇怪的大包！——無論他如何欺瞞，我對聖母發誓，你將輸了！你已經站

在一個小島上，大浪包圍你底四周衝激。你將樣樣都要失去了！還有什麼疑異——誰將獲勝我們底競爭呀？

秦吉了

〔高聲地鳴叫着。〕

浮士德！浮士德！浮士德！

梅菲斯託

〔用手指恐嚇牠。〕

你這愚笨的鳥！

幕 下

第五幕

〔大主教底宮闕底一室。一盞天花板上的燈底藍色的光洞照着室內的四角，室內是塞滿靠手椅子和牀榻。在一角，有一個彫像，兩盞小燈光照在前面——像是非常美麗，很難說出，這是瑪頓娜還是西拉。在房子的當中，盞的底下，有一張圓桌，蓋着華麗的桌布，上面有銀的碟子，還有些酒筵喫膩的東西，有顏色的玻璃杯，各種樣子的酒罇與酒罇。在稍稍離桌子的靠手椅上，坐着大主教尉爾弗拉特，法官乾·畢·覃·荷格和男爵梅非斯託，一種宴樂的樣子，喝着酒。

大主教穿着一件紫羅蘭色的絲的教士的長袍，一個嵌寶石的金的十字架佩在胸前，一頂紫羅蘭色的帽戴在他底灰色的捲曲的頭髮上。他底臉孔和手是白而貴族式的，在他底溫軟的肥滿的手指上有許多的戒指；他底嘴唇有酒的光彩，他底臉

頰呈玫瑰色，他底鼻子是粗大而仁慈，他底眼睛和善地。他很肥胖，可是很溫雅。

法官是一位瘦長的人，穿一件黑緞的長袍。他前額是光禿的，但有厚的豐裕的頭髮在後面。一條職司的練條在他底肩膀上。他底手是黑的，他底手指是長的，他底皮色有點淺青，遲鈍的眼睛帶着大半的眼白，撻起眉毛彷彿他是時常在驚駭的狀態中。]

大主教

[小飲着他底酒。]

我親愛的男爵，你已經絕對地使我平安了。而你底忠告對於我似有最高的理由。到這一點他們並沒有表示生命底符號。而且，總之，就連他們〔語氣着重的〕都不會逮捕我們——而且，尤不，對我，祭壇上的僕人，爲一切教堂與羅馬底神聖所保護的。一等到王子帶着一軍有力的兵隊回來，我們就爲他籌備宣布——我呢，用我底牧師的權力，望·荷格呢，用他底法官的地位——對於王位的合法的繼承者是浮士都拉，而那些謀反的人是應該按法嚴辦，在地球上或在來世。直到那時候——平靜着！唉，我是再沒有什麼如同愛平靜那

樣的了；因爲，我底朋友們，如你們所知道的，胃就是人。假如將胃的作用弄亂了——結果就成悲觀主義；對胃保護着合適的工作的秩序，結果，是一個高尚的心境，一個忠誠的心胸，一個快樂的天性的人。讓我承認，我底禱告是用“從一個弄亂了的胃裏拯救我”，來代替“從一切的罪惡中拯救我”這一句話的。因爲，我底朋友們，古代人誤以爲是撒但底引誘的，實際只不過是一種毀壞了的消化，氣鬱從冒着青烟的腸胃起來到腦裏……反之，所謂‘優美’者，只不過是消化機能的作用底一種特別的和諧而已。一切異教徒，我底朋友們，都患着 Catarrh（加答兒）的苦痛。那是他們所以被叫作 Catarrhoi 的原因。教會的神父們常常要規定斷食的日子，那是和醫生忠告節制病人的飲食一樣。胃，我底好朋友，是頭的上司。因爲由眼睛讀了書所得的無論什麼智識，都永不能使我們把主宰裝進到我們自己如同我們自己底一樣；可是我們分享了基督的肉與血在麵包與酒底質素中，而經過口子與胃底作用。事物是這樣，神這是這樣，——人底交通的工具是相同的，都是經過胃；這是我們底與宇宙貼近的一點。柏拉圖說頭是基本的原質，錫普克拉第說是心，亞力斯得普斯說是性的器官；可是我們都知道，有些人是無智慧的，無心的，無性的——然而無胃，是永不可能的！

梅菲斯託

〔高聲地讚揚着〕

妙哉，妙哉！讓我們站起來，頌揚頌揚這位大主教罷！

梅菲斯託同法官

〔站起來，低音的唱着。〕

Dominus episcopus,
Vir sapientissimus,
Stomacho fortissimus,
Vivat longum saculum
Ad salutem pecorum!

〔大主教將他底肥滿的手放在他底心上，謝着他們〕。

法 官

他們並不喜歡我，——雖然，我憑着母校發誓，我底優秀的青年時代是在有學問的蒲洛那的博士們中間，我是和一切羅馬法的微妙處都懂得的。我能夠運用球德尼安的法典（Codex Justinianus）如風琴手奏他底風琴一樣。我甚至時常從這裏面得到我本身的有用的心得。我記得他們向公爵的請求，反對我。我用着我底拉丁語言在旁邊笑笑。他來聽我給了我底決定。我發，他做了，憑着巴比尼安人底鬍鬚！在這個情形之中，在男爵底忠告之中，我放法律的成

規在一邊，赦免了他們全體，宣布這種主張當作偉大的亞格西爾的教訓了我。但是我知道，我如沒有這樣做，公爵，他是一位可憐的法學家，要將我逐出托洛志堡的。我想同那位青年公爵結交交更好些。進之，什麼是一個法庭底正義的合法的處理呀？還有什麼外部的規範麼？賢哲者都信託他們底智識在法官底手，恰如他們將伙食和調味物交給一個好的廚子一樣。從他們裏面，他裝造着一種法庭的醬油，用這個他調了樣樣事情的味——自然，對於環境用着相當的注意，依照他自己底味覺，或者那些著名的美食家的方法。

梅菲斯託

妙哉！妙哉！大師，站起來，我們來唱一首歌，頌揚頌揚法官罷。

大主教和梅菲斯託

〔站起來，唱。〕

Vivat iudex optimus,
Vivat vir doctissimus,
Semper servus regibus,
Sed dictator legibus.

梅菲斯託

法律與教會！怎樣偉大的字眼呀！警察底全部靈魂只是

這一點：衛護法律與教會，如同牠們衛護社會與王位一樣。至於軍隊呢——我可以盡力驕傲地說——這是證明牠自身就是警察底一種。在國際方面的事件，強權仍然是公理。無論何處永不會有秩序的勝利，除非全世界都受一個教會，一個法律，和一隊警察管理着。

大主教

亞門！

梅菲斯託

我提議我們不要限制我們自己在這種傳統的“Vivat”裏面，而我們每人都應該唱聯句來讚頌他底朋友，法官對大主教，我對法官，而大主教又對我。你們同意麼？

法官

同意！當我在故鄉是一個學生的時候，我時常亂塗一些詩句。讓我此刻想一想——而且選擇一個題目……哼……哼……唉，有了！

偉大實在是上帝底真正的教會！

米……米……米……米……是的……真正的教會……

崇高的目的她在找尋着。

她對於放却大岩石的一切人

都是一塊鑽石
法律與秩序是惟一的壁壘……
壁壘是不能協韻的！米……米……壁壘……
禮法底砥柱
牠被駭懼與虔誠所服役，
…… 唉……米……虔誠！
被死者所服役了，還常被罪人們……
……仍然不能協韻的……除出喫以外是沒有什麼了…
〔低沉的聲音〕……米……罪人們……
最大的安慰，我們可以爲我們自己獲得的
是很有秩序的組織……
……米……秩序……
但是更廣大的建築着我們底富麗的王宮。
那里，在我們底宮門內，
我們底主教萬歲！
錯誤的重音！惡魔！……宮門……
惡魔拿牠去！……宮牆……
……主教……惡魔把牠們都拿去！
夠了！〔低沉的聲音〕完結！
〔他們統統高聲大笑，酒杯玲瓏的，喝着酒。〕

梅菲斯託

現在輪到我了！

我現在將對你們唱法官底讚頌，
和法律底同他底口舌難盡的方法。
有罪的男女們，你們現在將顫抖，
因為法庭召集嚴厲的審判，——
看，在法官的背後有兩隻狐狸
曳着那裝着古老的天秤的箱子；
真正的兄弟是法官與商人，
所以天秤是和軍曹相稱了。
狠支持着正義底寶劍，
因此每個急性者都離開他底胸，
在真實的說出了的好的理由上，
合法的斬首了。
在他們底後面來了一隻鎖鍊着的無尾猿，
讓法律自己來提起他們
法律是強權底響應聲。
對於這個判決例的翼翼聲
法庭可以任意地搜造人們底罪。

可是，好朋友，接着他們自己底拍節
法官跳舞了——他們底鎖鍊更加窄緊了——
真理是他們底判決人，力量是他們底獨裁制。
呈紙的堆疊，一切擁作一團
在多霧的迷濛中底一隻驢子上！
萬物都需要春天去發長；
因為法官必須有衣食！
強權底小獸是那些精光的小袋，
整齊地大包在他們底狹窄之短衫內。
指出每個是如何最合宜的，
雖然他們沒有請求着。
再沒有地方有更其特別的無稽之談
比在我們底法庭與法官內了。

法 官

妙哉！妙哉！正義底讚頌呀！再沒有東西更高了！我請問
你，上帝他自己是什麼？——一位法官呀！那是一點也不錯就
和我醉了一樣！

大主教

最可尊敬的男爵，教會將頌揚你當作見理精深的代表。

狡猾的蛇有一次引誘了女人夏娃，
觸犯了上帝的憤怒生出我們最初的父母。
但是，附帶着相信這個——人類的墜落反倒成了一個仁慈；因為在罪惡的路上人類慢慢地活動着
小心地預備着基督底信仰。
十字架永遠不能豎起了，假如沒有蛇底引誘。
那是摩西在荒野中的柱子上
放一條黃銅的蛇來感化靈魂的緣故。
“願你心內無害如同鴿子”基督曾經這樣說，
“可是毒蛇底尖銳的尾巴藏在你底聰明的頭腦內”。
如此，由於蛇，我們底罪就深了麼？可敬的梅菲斯託。
不，對於純潔的，你知道，萬事都是純潔的，
每個Cristo！

梅菲斯託

〔深深鞠躬〕

我如能感覺到自己相當於一個古代的蛇底代表，我將
爲他而感謝你。古代的蛇黑到像夜一樣，無可比擬與沒有窮
盡的。那裏起來一個無智覺的惡人，巴比倫人叫他是Morduch。
Norduch碎裂了蒼天的罅隙和創造“光”；而永久的黑暗，
和諧的鐘聲，和平的穩定，是一片片地裂碎了，由這裏可

憐的世界構造出來了。但是年代飛馳，天地變易，如先知所預告者，可是古代的蛇還活着——不僅在這爲奴隸的無感覺的存在中，還在許許多多大蛇小蛇，龍與毛蟲的形式內，那些都是蚕食這存在的，如此可以使牠快些滅亡。世界是地獄，在‘光明’的火焰中燃燒着，——這種“光明”是不會熄滅的，如同福音書所說。但是這個罪惡的存在，是被很大的毛蟲所咬過了，這毛蟲也是不會死的。有人說亞當底遙遠的子孫，他們將打爛毒蛇底頭。那原文是壞了。那意思是，你將成爲毒蛇底頭上的王冠上美麗的翎毛，那毒蛇將做你底樞柱底基礎了。政府內的毒蛇是巨大的亞格西，警察與巡查官，光明底撲滅者，舊的秩序底扶助者，這種舊的秩序都是一步步近於滅亡的；而在牠底鬣毛上高舉着‘聯合教堂’。這是一個大神祕之所在。

你們也喝着一杯強烈的酒，一杯愛的酒，你們這些秩序底唇舌！真的真的，我向你們說，倘若我們真做到了不准使他們改革，這個惡的生命將完全退回到涅槃的境地，安息的幸福之所，極樂的世界，就是這班聖賢們曾經夢想過的；并且那唯一的真正的組織將勝利了，一切活動中底如墳墓底沈默的組織。你們飲酒罷！

法 官

我憑乾伊斯發誓，我一句話也沒有懂得；但是男爵是這樣一個小好人，那怕就是視撒但呢，我也要和他同飲！

〔他飲酒。〕

大主教

男爵，誰能夠明瞭宇宙的奧秘呀？最古代的人問：“你知道一切都來自何處麼，你知道你為什麼存在，而坐在宇宙底絕頂上？或者你對於這個問題是全無所知的麼？”何處是智識的完美呀？那末，為什麼會沈入到淵深裏去？我漂浮於表面上，唱：

因為你底如駛的流光勝利，
朝生暮死的壽命短促的動物呀！
一刹那的光，你底易碎的
精神就從你底身上飛去了。

讓這不朽的靈魂為那永久底問題而痛苦——這易碎的身體不要這樣！男爵，這是我底要死的身體，穿着一件絲絨的緞袍；牠是溫暖的，歡樂的，呼吸着的，思想着的，願望着的——是的，身體！靈魂這東西，我沒有看見過。倘若，在肉體死了以後，牠就被釋放了，那末，就讓牠顧慮牠用非肉的眼所看見的，但是當我老是物質的時候，我相信這巨大的社會的組織的物質的教堂。你侍奉她正如她侍奉我一樣！濁酒兩

杯,我對我底朋友們是非常坦白的。

〔他飲酒。有人敲門,一個沙彌(Lay-brother)進來。〕

沙 彌

最可尊敬的神甫,望·斯滕伯爵請求謁見。

大主教

可以,可以,請他進來。

〔望·斯滕伯爵登台,穿着騎馬的服裝。〕

斯 滕

朋友們,我也來和你們同盟合作!

大主教

最高貴的伯爵,你從公爵那裏來麼?

斯 滕

正相反,他想勸阻我不讓我這樣的做;但有更大的事情帶我到你這里來——我對於任何種的紊亂底憎恨。朋友們,我們底勝利是無疑的。天象預報着叛亂底失敗;預報着浮士都拉王子底踐祚,他底父親底義和,和這位新的君主底開明的政治。我底未來的岳父底生命是修明的,我同我底妻是恩准着有平安的長久的生活,并有繁昌的興旺的子孫。許多行星的聯合是兆示着對於我們有最好的運命。

梅菲斯託

原諒我，伯爵，但是我更想知道的精確，公爵浮士德寫信給你怎麼說。

斯 滕

他說，如同我方才所說的一樣，他並不同意於我底參預他底兒子底遠征，他甯願看見我同我底美麗的新娘在王宮內的他底身邊。但是他又這樣說，他決定對於他底孩子們的鬥爭嚴守中立，他打算不固執己見。

梅非斯託

那末你怎麼回答呢？

斯 滕

我對他解釋我底主意。

大主教

星相學的麼？

斯 滕

自然。

梅非斯託

告訴我，伯爵，——這些星辰從來沒有對你說過說麼？

斯 滕

一個懷疑派的譏笑！星辰是從來說謊的！有時候，偶然我算錯了一個生時之天象，但在事實過去以後（Post

facto), 我時常發覺了錯誤, 并且使我自己相信——假若我是需要相信的——若不是爲了許多誤謬, 未來之事必須如過去的歷史一般的清楚。此外, 我還有一種祕密的方案, 是我底精神的父親, 祝福的記念的埃及普得斯博士口頭傳授的, 而且是從哈爾孟·忒力司梅傑斯託一直傳下來的。

梅非斯託

我曾經聽說, 這位埃及普得斯是一個求乞的江湖客, 一個完全無知之徒。你看看讒言能夠墮落到這種地步!

斯 滕

呵, 但是我底神聖的教師底無論何種誹謗都是永不能寬恕的? 我底父親底帳房, 朱力思·巴菲斯, 曾經敢於將一個反對博士的誤謬的報告說給我底父親聽——就是說, 那個博士, 託詞於在‘塔’上觀察天象, 是同他底可愛的女親戚, 拉謙耳·麗維——一個高貴而美麗的女人, 非常有學問而莊重的——在一處喝着很好的車釐酒, 於是他, 朱力思, 就從門底鎖孔窺望進去, 看見他們脫了衣服, 靜靜地跳着某種酒神的(Bacchic)儀式的舞!

梅非斯託

喔——呵!

斯 滕

但是，那天同夜，在這夜裏他密告他底消息，巴菲斯看見了一種可怕的景象。一個白色的糊模的影子爬進了他底寢室，宣告着這句話——“爲了你毀謗聖賢”——這樣，用了一根棒打在巴菲斯底肚皮上，用着一種不能想像的用力；可是影子不見了，巴菲斯顫抖着。而在那打擊降落之處，不久就現出一個大的傷痕。於是，當這個兇暴的人不願後悔的時候，但是反而主張說那個訪謁者，並不是一位神，而是埃及普得斯博士自己裝扮了，另一種不幸捉獲着他；因爲，在我底流淚的調解，我底已故的父親將巴菲斯逐出宮闕了！

梅菲斯託

是的，博士正直是很顯明的！

斯 滕

他是一個偉大的人呀！有一次，他……

〔有很重的敲門的聲音。沙彌跑進來，害怕着。〕

沙 彌

法師，你沒有聽見麼？整個天井裏面塞滿武裝的人們了！護民官已經帶着一隊武裝的民衆走上沿階了！我是非常害怕……

〔房內混亂着。〕

大主教

他們竟敢麼？呵，我底胃，我底胃呀！

法官

什麼呀？這些叛亂者竟敢侵犯法律底尊嚴麼？我們逃到那裏去呀？在每種情形之中，時常要有逃走之路的。

梅菲斯託

是呀，在我這一方面，——再會了！

〔神速的一閃，梅菲斯託展開他底黑的外衣，將紅色的裹子向外，坐在上面，飛出窗外，窗是碎然一聲開了。斯各忒進來，跟着一隊兵士和帶火把的門徒。〕

斯各忒

惠爾夫拉特主教，望·覃·荷格法官，你們是從此減輕了你們底在托洛志堡的責任了。無用回答；決議已經通過了市會，在兩位護民官底保薦之上。你們趕快離開這城罷。

大主教

但是——我們底財產呢？

斯各忒

你們到這里是並沒有一點財產帶來的；你們在這城內也並沒有從事於生產的工作過；你們誤以為是你們自己底財產，實際是屬於托洛志堡城的。快滾罷！馬正等待着。隊長，將這班紳士送到邊睡去！

〔他利害地轉過身，走出去。隊長和幾個兵士仍留着。〕

隊長

〔粗暴地〕

快一點！

幕下

第六幕

(蒼鷹塔周場上的花園與果樹園。八月之一夜。看不見的泉水滴水的聲音可以聞到。樹木，滿生着果子，在皎潔的月亮下發光。一棚粉黛色月季的香氣充滿空中。在左邊，蒼鷹塔的黑暗的一塊，有大理石的露臺和闊的階沿，并有欄杆和花盆。右邊是低低的石牆，也裝飾着花瓶；在這前面有一條路，路底一邊是矮樹。夜鶯時時叫着。蚱蟻繼續的跳。塔上的鐘慢慢地敲着十一點。

在月光下的路上，一種神奇的武士騎着馬。一種溫柔的淺藍色的光在他底甲，盾，和附有可以掀起的臉甲的胃上閃爍着。一件長的白外衣從肩上掛下來，遮掩着馬，幾乎拖到地面。馬也是白色的。

一個年青而溫文的侍僕，穿着紫色的衣服，一根駝鳥的羽毛裝飾着，牽着馬底韁繩率領着。在侍

僕的服帶間有一枝金色的喇叭。武士帶着一張豎琴。

他們靜寂地站着。神祕的武士立起在馬踏鐙上，向四周觀望。於是他用手溫雅地彈着豎琴的絃，奏出一種甜蜜的音調來。

稍停片刻。武士開始唱起來，合着他底豎琴。

呵，充滿着強烈的芳香是我們底老母親地球；
在她底乳汁洋溢着的心胸內
橫臥着隱藏的根苗，從他們底初生便深深的吸收着，
——甜蜜地，沉靜地，吸收着，生長着。
當果子下垂的時候，樹葉幾乎沒有聲響，
而‘死’來了，從北方掃掠而過；
因為生命之潮是這樣循環的流着，
泉水呀，也吼聲的向前湍激地流着。
在牠底力的高點，生命形成了種子；
秋季底孵化的假寐是在這裏，
在睡眠底魔術中，生命把夢想做成了事業，
而且為每年做成了新的春天。
“死神時常是勝利的，死神時常是勝利的”。

憂產的秋之池水呀悲哀了。

“生命是時常有用的，生命是時常有用的，”

田野與果園是齟齬地低語着……

月光底溫柔的快樂，朦朧的青色之影的夢呀，

暖和的凋謝了的玫瑰底芳香，

潺湲的，琤琮的泉水，在林路中的夜鶯歌

底更悲愁而甜蜜的洪流。

〔侍僕吹起他底喇叭，聽着，於是唱起一種純粹的高音部的一個孩子的聲音。〕

呵——嚏，呵——嚏！

你們這一班溫柔地睡着的人們，醒來罷！

你們這些死者，重新生起來罷！

而且對於每個人都可以祝福

自我的創造的力量看見了

永遠的春天，經過愛人底眼！

呵——嚏！呵——嚏！

〔他們靜靜地站着一息，於是慢慢地走過去。浮士蒂娜裹着一件很寬大的維也納的披肩，出現在露臺上，含羞地迅速地向路上望，於是跑下沿階。〕

浮士蒂娜

十一點鐘了！鴿子傳信來，說是十一點鐘他到這裏的。——我是怎樣的怕，我惟恐遲延了！〔停了片刻。〕父親睡得很久了，他昨夜整夜地做着事，或者不久又將醒來，飲他底清藥酒，坐起來再做事。老惠塞耳睡了也很久了，此外塔內再沒有一人了，因為侍僮已經帶着消息飛奔到亞塔爾那裏去了，園丁呢，現在是和他底孩子們在家裏。可是，我怕喲！與其說是怕被人看見，不如說怕這次幽會。我全身震顫着，雖然夜是暖 and 的。我很高興看見他——自從我會見他以後已經很久了——可是，我幾乎願意他不要來！因為我知道他將說些什麼話。——呵，父親，父親，我是怎樣地愛你，我底可憐的偉大的父親！——誰來了？他喲！

〔加伯列出現，騎着一匹黑馬，又牽着一匹。他跳下來，而且躍過了牆。〕

加伯列

浮士蒂娜？

浮士蒂娜

我在這裏！

加伯列

我底愛人呀！

〔他擁抱她。靜寂了許久。流水潺潺的。〕

浮士蒂娜

坐在我旁邊。父親是睡熟了。此外家裏沒有一個人。

加伯列

坐在這裏是沒有用的。我已經為你牽了一匹馬來。要想一想是來不及了。一分鐘的遲延常常會將全盤的事弄糟的。我們走罷，浮士蒂娜！你發顫麼？

浮士蒂娜

但是我們就這樣決定了麼？現在——像這樣麼？你沒有預先告訴我……

加伯列

爲着使你底可憐的小腦袋不受苦痛的纏繞……

浮士蒂娜

加伯列，加伯列，這是太難了！

〔她哭泣起來。〕

伯加列

倘若你真正地愛我，早遲要有一次的。

浮士蒂娜

呵！

加伯列

但是你自己——你不是說過你是怎麼樣地快樂的

前面……〔浮士蒂娜真臥在他底懷中。〕你同我在一處一定更好些。你要是和你底父親解釋這將永不可能的。

浮士蒂娜

但是他——他能忍得住這樣的一個打擊麼？

加伯列

浮士德是強壯的。可能的，讓他孤獨地一人，他將立刻拋了他底架子去幫這城做事。這已經是圍困的第二個月了。勇敢如我們的兵士，但和敵人仍有一種可怕的力底平衡。呵，浮士蒂娜，你住在這裏是如此和平的，詩意的；但是在那邊——除出哭泣的愁態在每人底臉上以外再也沒有別的了。富人們鬱積着不滿，爲了我底那工作的社會底組織的命令，和我底賦稅的計劃所擾亂了。同時，一隊危險的年青的火性人在行動着，他們都是些流浪漢，醉漢和瘋子集合起來的。他們已經在那年長的剽悍的外人中找到一個領袖，就是大名鼎鼎的拉培爾。此外再加上幾千的小小的不能預知的擾亂，他們每個都充滿危險，因爲很小的錯誤可以破壞了我們底共和國底脆弱的浮淺的協和。我勸說着，恐嚇着。我無休歇的做事。我在巴佛蘭找到一個能幹的助手，一個補鞋匠。歌者辯脫，韓德也幫助我進行。是，我不能再有所怨言，說在這城內會缺少無論何種有能力的人材底出現。一切的

領袖們都受稱讚的。但是我疲倦了！浮士蒂娜呀，我簡直沒有一分鐘的休息或快樂的時間。有幾夜我全夜沒有睡一點鐘；一點親切也沒有。你知道，我底母親死了有三年了，我底仁善的妻死的更早，非常年青而無子息；同那些親愛的人們，過慣了同情而相愛的生活。即使我在那時艱苦地做工；但一回到家裏，我就如同在和平與情愛的暖流裏沐浴着一樣。但是現在我在一個怪孤單的環境裏生活着。我崇拜你，浮士蒂娜。我從來沒有想到過，我應當如此敬仰無論那個人底動物。你——不見，就如在我底心內有一個活的傷痕，使他流出他自己底生命之血——而我是需要我底力和我底血底每一滴的。只要你知道現在的托洛志堡是有怎樣的狂熱，熾灼的口號，激動心神的事件，嚴肅的時機！可是也在那裏懸掛着一切悲哀的疑問在我們底頭上。而在我們底四周展臥着這傷痕，死。我沒有愉快的地方可以招待你！你看，我是怎樣的自私自利呀！但是我對你發誓，憑着偉大與自由的托洛志堡牠是我所更愛服務的，假使我不想我與我底力量對於我們底親愛的城底生命是必要的，對於窮人和奴隸是燈光與旗幟，真理底賢哲者與愛人底希望，——那末，我將一點都不會顧慮我自己了。但是，我告訴你，你——在我身邊就能有一種光射入我底心內，就能借我以十倍的能力；假使當他

們一知道我和浮士德底親生的女兒戀愛，他們將快樂到跳躍起來。我們不是互相愛慕麼？倘使是的，那讓我們一契敢冒這暴風雨罷。當這一過去，我將解脫我底紅與絲底襟飾；因為我堅決主張護民官是每年改選的。以後我將自己研究經濟問題，和托洛志堡要履行的正當的法律，如同一位人民底私人的參議員。因為我既不要保留權力在我自己底手內，也不完全放棄給威廉，斯各忒。這偉大的城就連一個主人底影子都不必要。那末，我們將度恬靜的生活，充滿優美的工作和溫柔的愛。我底愛和平的心在叫呼我到那裏。但達到這個目標有多少的危險與爭鬥在我們底前面！而且在像這樣的一個時候，你仍然離得我很遠！並沒有你底內心向你高叫：去！去！向洛志堡——向你底加伯列去！

浮士蒂娜

加伯列，我用我整個的心愛你。你是高尚而聰明，你是可尊敬的；而且你底神聖的思想就是我的宗教。我預備用我的生命底每一時刻都供獻給你和你底事業。但是浮士德……〔她哭了。〕

加伯列

決定，浮士蒂娜！快夜半了。無論那一刻你底父親都可以醒來，從他底輕輕的晚睡中……他將叫你了。

浮士蒂娜

可是我將不在那裏回答他了！沒有人回答了，只有他獨自了……獨自了……〔她哭泣。〕

加伯列

而我呢？在那裏，圍困的危險中；或者爲那敵人底僱來的刺客底刀所殺死。

浮士蒂娜

〔狂熱地擁抱着他。〕

呵，我怎樣地憐愛你們……兩人！

〔她嗚咽。〕

浮士德

〔從內面〕

浮士蒂娜！

〔手鈴的聲音〕

浮士蒂娜

他已經醒了！

加伯列

你不能再猶豫了！聽！我不能再來了！說罷！責罰我心於愁苦 … 但是隨你選擇罷！

浮士蒂娜

〔用披巾裹緊她底身。〕

讓我們走罷，讓我們走罷！我底這種行動可以被寬恕的！我底頭眩暈了！幫助我！〔加伯列跳過牆，又幫浮士蒂娜過去，坐在馬鞍上。〕倘若我是一個宗教者，我應當禱告了。呵地球，我們底母親，萬能的自然牙，裁判我罷！父親，父親，寬恕我，寬恕！

〔加伯列跳上馬，轉過這兩馬底頭。他們跑走了，蹄聲遠逝了。泉聲琤琮。夜鶯歌唱。微風吹動着蘋果與梨樹底發光的金色的果子。忽然，有如在遠處，來了金角底音調，然後又聽見侍僕的歌聲。〕

侍 僕

呵——咳！ 呵——咳！

回答這個問題罷，誰底生命教訓了

愛情所能給與的痛苦：

愛情底惡意未為苦痛所製造過的

將怎樣？呵，趕牠去罷——這是零

除了怯弱——生活下去罷！

呵——咳！ 呵——咳！

你底心即使為苦痛而碎又怎麼樣，

仍然生着與愛着——為愛而生呀！

愛情滋長了——不必再抵制牠了：

惡意是強烈的，但愛情更強烈呀。

呵——咳！ 呵——咳！

〔浮士德，穿着寢衣，支着一根手杖，他底頭是禿禿的，
走到花園裏來。〕

浮士德

浮士蒂娜，我底小天使！你在這裏麼？〔他諦聽着。〕她在
那裏呢，呀？怎樣的奇怪呀！她平常沒有這樣過。浮士蒂娜，
浮士蒂娜，我已經醒了……在這個時候往常她總是預備我
底放藥的清藥酒的……還是這可憐的小丫頭倒在什麼地方
睡熟了。

〔夜半的聲音發自塔上。一個過客登台、走到牆邊，諦聽
着。〕

浮士德

小女兒呀！

過 客

殿下！

浮士德

誰在那裏呀？

過 客

一位誠實的僕人。你底女兒同着護民官加伯列剛剛跑下這條路，飛似的奔向托洛志堡去了……我恐怕，殿下，她是從你這裏逃走了。

浮士德

那個流氓在牆外嚕裏嚕嚕！假如你走近一點，我就要用手杖敲你該詛咒的頭皮，呀呀呀的叫些什麼，你這地球上的讒言之尤者！〔他轉過去，走進了，叫着。〕浮士蒂娜！惠塞耳！浮士蒂娜！我底侍僕！無論誰呀！

〔過客竊笑地，退場。一切沉寂。泉水悲愁地緩流。月亮光明地照耀。浮士德底聲音從宮堡內漂浮出來。他重又登台，却是幾分垂頭的，他底鬚鬚也凌亂了。他坐下在浮士蒂娜和加伯列坐過的長凳上。〕

浮士德

跑走了麼？浮士蒂娜——離開我？不可能的！同我底敵人麼？古未聞之！〔他憤怒而沉靜地凝視着他底前面。〕棄了我麼？爲誰呢？爲那夢想家麼？不可思議呀！而且一句話都沒有……逃走了——像球錫凱從舒洛克（註¹）那裏逃走一樣……在這樣的夜裏，在這樣的夜裏！跑走了，像黛絲特夢娜（註²）……而我是孤獨了，像李亞一般的孤獨了。怎樣的渺茫呀，怎樣的古怪呀，一切的幻想時常在我看來——可是現

在我是落在愁苦底核心內……靜一靜，浮士德，你還是不相信這件事！浮士德，你還是不敢相信這件事！你底親愛的浮士蒂娜竟會離你而去了麼？她藏在你底靈魂中，如同在黑夜之內，她底愛與她底計劃，——都是欺騙你的麼？〔他用兩手掩了面，憤怒地說〕愚笨地欺騙了她底可愛的父親……唉，現在你可相信了，老傻子呀！什麼，流淚麼？你想你還能流淚麼？你底青春早已離了你……寒凍向你吹撲了。托洛志堡……浮士都拉……浮士蒂娜。〔聲音低弱，幾如提孩之輕語。〕孩子們呀！

〔他驕傲地昂起他底頭。〕

浮士德。你現在孤獨了——天之浩浩覆蓋你，地之漫漫擁載你；死在你前輕歌，可怕的路，死之墓呀，在你底身後。

唉，你現在孤獨了。〔他站起來，交起他底兩手在胸前。〕在某一處，他們都是生活着，競爭着，但沒有你了。你被人覺得是無用的了。這是死……這是死，老人呀！你聞到那喪葬的鐘聲麼？環繞你四周，一切都是活潑的……

咯，果子墮下了，生長種子在牠底香甜的身體內，充滿果汁的，但老了還有什麼呢，死……是的，就是死，浮士德，

(註1) 見 Shakespeare's Merchant of venice

(註2) 見 Shakespeare's Othello

沒有人需要你的時候，就沒有人愛你，你也就沒有可愛的人了。你被人拋到黑暗的一角裏去罷……什麼？我——我麼？我，浮士德——不需要了麼？那末還有什麼地方有更有力的人呢？誰來取去我底位子？加伯列麼？斯各忒麼？〔他苦笑。〕不是，實在的！不是！這只是你已經死了。他們從你這裏拿走去你底天才底創造，他們甚至從你這裏拿走去你底女兒，他們已經當你是多餘的人了。復仇麼？我將證明我還是這同樣的浮士德麼？我將去毀壞麼？但是你，——你是死了；倘若你現在重去毀傷，你不過將變做一個吸血鬼罷了。這是他們，猝然的，躲開了你。你是仍然是忠實的對於你底天才，你底愛，你底理想，你底‘鉄八’。這——這一切——已經伴着你葬在一所平常的墳墓裏了。相信罷，相信罷，浮士德，你已經死了！這是明顯的。呵，假如你還活着的時候，溫柔的浮士蒂娜能離開了你，竟沒有說一句再會，說一句告別的話麼？她能不想一想，不同願一眼就走麼？即使對於死屍，人們也要給牠一個最後的接吻的。但是人的身體是堅固的，即使在老年；我死了，可是我底身體仍活着……沒有一人接近你……孤獨了。好，那末，我底思想安靜了，我底苦痛完結了！和平與休息！我們願意爬上塔頂，再看一次這世界。我是無用了麼？很好，我們看罷！或者他們將怕，將後悔，另一個時候是不會

傷碎另一個浮士德底心的。但是你們一個個正流着彼此的血，像兇殘的野獸，慘酷地！你們把那些對於你們有無限的愛的人們微微地撇在一邊！你們——你們已成為殘酷的了麼？你們將會得着教訓的。浮士德，在最後的一頁上，你可以寫：我如此的生活思想過來了，在這裏是我代人們預備着的東西；但是他們變做殘酷的了，於是浮士德也離開了。這種神蹟如能完成；人類如能變得值得起另一個浮士德啊！〔他用力的站起來。〕老年猝然的抓住我。青春底最後的一滴，在我身內底生命的水，都流完了。

〔他走進去，慢慢地垂頭喪氣的。泉水悲愁地滴着。夜鶯清暫地歌着。明月皎潔地發光。金色的果子從枝頭上很重地落下來。〕

幕 下

第七幕

〔蒼鬱塔頂。廣闊的月台爲一圈雉堞所圍繞。澄碧的天空，皎潔的月，衆星點點。在隱約的月底閃爍中，無限的平原展開在遠處，山丘，森林，帶着朦朧的光的村落。在海邊，像一堆燒紅的煤，是托洛志堡，一圈圍攻的兵士底帳幕環繞着。〕

浮士德慢慢地走上階沿，從一個廣大的黑孔中出現到月光下。他底手裏捻着一個杯子。他慢慢地走近雉堞，放下了杯子。他坐在欄牆的旁邊，向四周看望。〕

浮士德

公文是寫好了——浮士德給人類底最後的話是寫好了。〔停停片刻。〕現在，自然呀，再會了！莊嚴地無限，滲透着光，爲行動與生命底力所搖動……〔他仰頭向星〕，奇異呀，

奇異呀！巨大的！天才喲！每一部分對於全體都像無有。你將在這裏邊沉下了，——你將毫無痕跡的被併吞了。同時牠將在牠底無量數的部分上生活下去……是的，牠是美妙的呀！即使帶着牠底固有的苦痛，牠還是美妙的呀。世界是美麗的……浮士德死了，並不是因為他厭倦於世界，而是因為他已經老了，歲月對於他不留情了。〔他垂下他底兩眼。〕呵，溫良的大地，暖和而綠色的，同着你底可玩的江河，再會了！我愛過你了！而你將仍是那裏有光靚的美麗和非常的智慧的人種的一種事業的不可思議的決鬥場。何時能如此呀？當真將能如此麼？還是這是失策的呢？所謂人，在他底通性上，不是一種盲目的自我創造的存在底崩壞與失敗麼？可能的。充滿了謎語的戲劇。未來的微笑僅是獅身人首的怪物底微笑。可是我愛過了這種微笑的呀！我愛你，你這殘酷的，無可測量的，住在一切之內的山林之神……可是，神奇呀！這裏，一種高級的形式是被毀壞了，——因為，這必須承認，假使不是爲了我和我同樣的人，那將不會有種種的清明，美麗，秩序的。原子是彼此不知道的，而且也不知道他們自己的。可是在這裏這樣一種形式是被毀壞着。在每人內都有一種高貴超過了無論那顆星，因為不管他底可能性是怎麼樣的豐富，他仍然屬於較低級的心靈的。這裏過去的不僅是一個人，而

是一個浮士德，在他底腦裏，生命底黃金的絲打着一個不可思議的美麗的結。可是仍然沒有一種震顫，沒有一種聲音，每樣東西都是冷淡的。他們說，凱撒的死是有許多預兆的。莫非我比凱撒更小麼？但是，也許是編史者說謊。假使只要在天上有極大的臉孔帶着一種作別的微笑注視我，或者，這雷聲向我鳴喊：再會了！假使只要有些東西神奇的變動，爲了我，我獨自，對於我最後的一刻！我將怎樣恬靜與快樂的而死。不，在世界上是沒有上帝的。整個世界都是非人的。浮士德是烏有的！呵，呵，如此一個烏有的！

只在此刻，我才理會到，我是怎樣的一個渺小而孤獨的東西呀，沒有連累，沒有牽掛——我，偉大的浮士德，威爾忒洛茲和托洛志堡底公爵，世界上最有學問的人……你在那裏？我失去了你……我不看見你……我是極渺小的一點，爲無限所吞併……浮士德，你在那裏？大地呀，你在那裏？而且浮士德又在你底何處之上？死是可怕的呀！而這是生命麼？太陽喲——太陽也發散盡了。無窮的時日！呵，我底靈魂，無窮的時日是在我身後，而且在我前面，無邊的永遠底無限……什麼呀？音樂麼？我底靈魂？你在融化麼？什麼音樂呀？這是什麼呀？在高處……如此的有力……我上升了！在低處，亦，深淵中……呵，你聲音喲！這是什麼？誰在合唱呀？星辰麼？

整個世界歌唱了；牠唱，牠舞，牠號叫。我將不插嘴，不動彈，在這裏面！香甜的，可怕的，——一切重又破裂了！

帶着一種莫敵的浪，發出奇異的聲音底透明的洪流，流入我可憐的狹隘的胸腔內，——在心內洋溢着，激盪着，直到消失在牠底幸福內。……規則的無可限量的拍節，使蒼穹震動，平靜時間底風雹，空間自由的雀躍。

〔音樂約略地可以聽見。〕

不停的生產，虛無底孩子，變化底力量，波浪時期的無限！無頭緒的故事，不用手做的事物，無休歇的旋轉，神祕的顯現！無理中底有理，無目的底目的，燦爛的羽翼是向上飛，嘈雜，無止！大或小都是相等的，無年代的開始，無終極的繼續底一個，環與環連接着的緊旋！在他底真實的地位中的每個，每時都歌唱着，玄妙的圓形割着，舞着玄妙的圓。——讓他，自信的，為爭鬥而生，勇敢的，輕視運命，保持了他們那真實的誓約的信仰！偉大的目的湧着；快樂的牠已飛翔了；每一分鐘都沉浸在一個無限的樂奏內！

這樣，呵，自然喲，是你唱的麼？這就是你底聲音所教訓的麼？血也變成青年的了，從心到腦跳動着，歌唱着。歌是自然底同一的永遠的歌，喚起着欲睡的思想，鼓動着被壓迫的精神。在原質的旋轉中，在世界的創造底旋渦內，在大地之

上，在這一點之上，我再發見自己了！我——這是我！在我底眼前，我底已忘去的大志重又起來；我底心是被強烈的酒與光芒所陶醉了。……生活與建設下去罷！〔這時他彷彿醒來一樣。〕發生了什麼呀？一個夢麼？什麼來蒙閉了我底心靈？孤獨麼？莫非我不是在這裏同宇宙，同人類，——同着我自己底事業做事麼？他們不會懂得麼？他們以後會懂得的！至於浮士蒂娜呢？但是——沒有什麼必然的錯誤在裏面麼？你像一個孩子般的向何處衝呀？不是你底‘鉄人’在你底工作場中等待着，已經有了一個靈魂底影子在他裏面了麼？什麼呀？我所開始做的事沒有完結就將離開了麼？——沒有完成我底目的就自己隨意的走開麼？可恥的，可恥的，你這頭髮斑白的嬰兒！活罷！你底胸腔擴張，心臟跳動，腦袋思想的時候，你都應該活！看——你底胸腔是有力地擴張，你底心臟是堅緊的搏跳動，你底腦袋是清楚地思想。死將趁着牠底自己底好的機會來的。那末快一些，當這個優秀的心還活着的時候——快一些，如此你可以在你底身後留下一點痕跡，闊而深的，——如此你可以在你底兄弟們底與子孫們底眼裏，踏上人類底偉大的梯子底最高一步。

〔從遠處，神祕的武士底聲音可以聞到。〕

武 士

在秋天的樹林中，死神呼吸着他底冷霧，
而樹葉死臥在冰凍中；
但是對於你死與衰敗也不過是虛幻的；
你不能去了或失掉了。
現在，你底果子都成熟了，讓這種子產生罷；
你倒下在冬天中休息罷
在你底母親底不可思議的土地底子宮上，
在春天的她底胸膛內醒來。
讓感情重覺到，思想重想到，發熱與上升，
永遠的壓條在壓條之上，新的滋生着；
用着你底尺度重量着，你底計算重算着，
過去的年代在幼年時正頒給着什麼。
〔金角的聲音響了，侍僕走過去，唱着。〕

侍 僕

呵——咳！ 呵——咳！

告訴他，誰底思想在月光下重重的
懸掛着，充滿了爭鬥，
生命在星散着的‘靜寂’中移動，
經過形式或感情，睡眠或昏眩——
愛情底立法官，生命。

呵——咳！ 呵——咳！

〔浮士德注意地諦聽着；忽然，靠出在曠野上，用一種強烈的聲音接應着。〕

浮士德

呵——咳！ 呵——咳！

幕 下

第八幕

〔威蘭忒洛志底東南角的沙丘。乏味的一堆堆的丘陵，長着稀疏的石南草。一塊很大的黑色的岩石，在觀眾底左邊的沙丘中古怪地豎起來，幾乎是尖塔的模樣，是被人叫作‘鬼岩’的。後景是陰暗的洋海。夜間。雲向天空飄掠而過，投着幻想的影子在沙堆上。月亮已經欲落。小小的山谷，籠罩着迷霧的，是時時的閃着青色的夏天的電光。梅菲斯託穿着一件黑色長衣登台，衣底後面拉起成一薄薄的尾，他底頭上裹着長的掛落的風帽。他有一種惡的深思的外貌。〕

梅菲斯託

唉，到這裏了！〔他停住。〕這該詛咒的忒洛志堡呀！該詛咒的浮士德呀！我從來沒有想到過，由我底工作中會生出這

一種對於秩序的勝利的可怕的阻礙！〔他坐在鬼岩下面，咬他底手，發出一種怪異的叫喊，在咆哮與嗚咽中間的怪聲。〕母親呀，母親呀，我近於絕望了！呵，我知道，那最後的勝利終歸是我們底！但是我底努力有什麼用處呢？更緊而更緊的苦痛吞併了我。我渴望着和平喲！地球上的那些人的風都是我憎恨的。在他們一切之間我們都變作沒有力量了。我底魔術本身就失去了力量。萬事都不順從了。我逆着洶湧的潮流而游泳。我們祈求并且像影子一般的在‘魔術的曙光’前消失了。——無論什麼將遭遇，明天浮士都拉必定得勝了……讓我們開始罷！

〔他走近鬼岩，慢慢地，莊嚴地，做着奇怪的手法，彷彿向四周立刻呼喚什麼人。他走上尖塔，在絕頂上，將他底手指放進口子裏，發出一種刺心的嘯叫。〕

嘻——呵！你們這些深深的墳墓，大開了門罷！你們這些教堂的鋪街石和圓屋頂，也張開了口罷！我要破開地球，用我嘯叫底槍頭，用惡的符咒底鐮刀，用滅亡底犁頭。嘻——呵！盡的骨，朽的骨，塵沙們，奮發你們自己，——一起來罷！你們這些散佈着的原子，從新互相尋覓罷！時間過去了，從新團結你們自己，爲了毀滅底緣故！嘻——呵！嘻——呵！舊而生誘的器械，刀與槍，你們捏起在一契，團結着疊起來罷！嘻——

呵！嘻——呵！嘻，嘻！你們站在月光之下，你們這些古代的人民，古代的親戚，種族與部落！奴隸底子孫們都已揭竿而起了！他們嘲笑你們底衰敗的子孫！來，對於這個秩序底救濟，你們這些已死的東西！從深淵底黑暗中，從柳與柏之下，從戰場，從沙與蘆的裏邊，從洋海底巨浪上，從你們底堂皇的墳墓裏，趕快起來罷！整起你們底軍旅！我將用着雲給你們做成軍旗；烏鴉們將給你們唱一首威武的軍歌！前進，前進，你們這些朽腐的武士，呼——呵！呼——呵！

〔叫苦聲可以聽見，一種拉雜聲和噼啪聲，於是，同着一種很重的脚步聲，從岩石之外出現幾匹有鏈的馬，上面騎着帶鏈的人。糊模的軍旗招展着。一羣烏鴉鳴叫着，飛翔在死底軍隊上。盔之臉甲是下落了，但處處骷髏可以看見，空洞的眼窠，鼻骨底罅裂，和可怕的露齒的牙骨。〕

梅非斯託

更多！還要更多！〔他向各方揮着他底手。〕你們這些過去底豪俠，你們這些可怕的祖宗，你們這些已經鞏固了的事物底權力！到這裏，到這裏，援救你們底衰敗的子孫！不要讓奴隸管理去這土地罷！〔他又吹噓〕唉，精粹的軍隊，實在是精粹的軍隊！明天，在戰鬥底熱烈中，一種寒冷的顫抖將抓

住敵人底心坎。卑鄙的生命底勇士將戰慄了，但制度底擁護者將感到這死手底大力的支持。而你們，你們這些非凡的骨頭，你們這些蟲豸底武士，黴朽的蟲底，你們將顯示你們自己在可怕的驚惶中——你們將戰勝的！因為同你們在一塊的是我底‘母親’，她在吞下你們在死底獸胃之後，又重新把你們擲出去——夜的母親呀！你們這些優秀的，壯勇的騎士，現在放出你們底戰爭的呼喊罷！

〔一種怪異的很重的聲音作回音地震響在沙丘上。有人破碎喊叫出來。於是有烏鴉底更高的更長的啞啞的叫。〕

梅菲斯託

〔交摺着他底兩手在胸前。〕

你們這些不幸的村夫，沒有祖宗或後胤的，你們這些無根的草木，你們同那些光榮的一個個算算帳罷！妙哉，妙哉，我底全是骸骨的兵士們！你們將戰勝的！

〔一種很高的不同的哀鳴，牙齒底的嗒聲，骨骸底軋軋聲，和鐵底釘鎗聲。〕

梅菲斯託

你們要不動的留在這平原上，你們這些復活了了的！當我向你們吹噓的時候，你們要爭先的往戰場上去。母親，現在

我們底事件是可以擔保了！我謝謝你，因為還給你底死者！他們還將帶還你許多別的；你一定得着很大的利息，你偉大的重利盤剝者！

〔忽然，一種和諧的音調可以聽到，彷彿一隻巨人的手撥着一張不可測度的豎琴底絃。雲四散了；山谷澄澈地照耀着月光。一顆很大的綠色的星在地平線中的海上閃着光。一個透明的綠色的半怪物的女人底模樣出自近海濱的空中。她的悅耳的聲音響自遼遠。〕

斯比蘭沙

不要擅自臆說，你這可憐的妖怪，用你底黑色的魔術去干涉活的生命和底戰爭！

梅非斯託

空虛的精靈，我底呼吸可以吹散你，你將來禁止我麼？

斯比蘭沙

你用過去底塵沙來壓倒天平底一端麼？那末我將在另一端上放下未來底景象——我底權力！你已經從他們底墳墓中召集這些古代的殘忍者；我將召喚那些找尋自由的光明的子孫。

〔斯比蘭沙舉起她底兩手。綠色的星迸裂了，投一道光

底眩眼的萬花鏡似的路橫過這海浪，在這上面，從看不見的展示中，發出許多白的綠的幻象來，成羣地雲集到海岸上，搖拽着棕櫚葉的，橡樹的，番石榴的，桂樹的樹枝。白色的與蒼色的鴿子底翼可以看見，紅的軍旗，幾盞青光的崇高的燈。]

幽靈的聲音的樂隊

[悅耳的和諧。]

我們是永遠同着你，在你們底裏面，——
渴求着生命，生命將被我們獲得；
用我們底無數的眼睛，我們看見
生命底黃金的絲，和在紡績着的你。
我們聽見殉教者底呻吟，我們聽見
地球底祈禱者底熱情的輕語的起來，
詩人與先知底鐘聲一般的話，
工作底營營聲和戰爭的呼喊聲。
橫斷了全個的時間，仍然——仍然同着你，
我們底手向我們底父親底心伸張了，
你們底在這裏的生涯我們重新包圍着，
用死者來架着到未來的子孫們那里去的橋。
你們叫我們到這裏，而我們到了——

我們在這裏，我們底生命藉着你而獲得。
在你們自己底生命中，我們現在仍活着；
生命底黃金的絲，我們願意幫你紡績。
沒有人將撕破牠——不，不是運命，
也不是罪惡底劍，也不是死底冷酷的符咒！
你們所活過來的競爭，我們快樂地等待着：
在生命底戰鬥中，我們已戰勝了地獄！

〔一切突然都消失了。梅非斯託仍獨自的留在岩上。〕

梅非斯託

〔坐下〕

我是怎樣的疲倦呀！我底泥土的身體底兩腳在顫抖了。
精靈願望着撕去這穿舊的破衣！——呀，那末，我幾乎無力
了……可是時間底輪子將在某個季候裏停止了；讓牠同時
轉轉快些罷，總有一天這將開始跑下去。呵，寒冷，沉靜的月
亮，讓我用你底如死的大地底樸素的風景來安慰我自己罷，
——讓我同牠們坐着，那些半人的眼睛！呵，休息一下罷，在
那安靜的地角上休息一下罷，在那裏，死神已經放好他底冰
做的寶座了。該詛咒的地球，我踐踏了你底臉上！快些死去
罷！如此，你底廢物可以不滋長，你死去罷！我向你唾吐，你
這黏泥底癩癩的球兒！呵，月亮呀，——我向你接吻！

〔他伸長他自己，黑而瘦削，一種死灰色的臉。他更伸，更伸，及到他忽然地，沉靜地，離開地面，飛進月亮底如死的展示中。〕

幕 下

第九幕

〔相近燈塔之處，浮士德底堤防底巍然的線遮掩了地平線。在左邊，是美麗的高高的燈塔，燈正點着，更迭地射出綠和紅的光，間歇相等的。月亮底一角起自堤防之上。星辰閃爍着。〕

呻吟之聲可聞，在堤防之前的平原上。漸次地變成更輕，馬與人底死屍於是可見，散布在沙地上。有人在移動。

梅非斯託，穿着黑的長衣，牽着一匹黑馬，在馬上坐着浮士都拉，摺疊地彎曲着，不整潔的，穿着甲但沒有冑。〕

浮士都拉

我們到那裏去？

梅非斯託

到‘低界’去！

浮士都拉

我很恐怕！

梅菲斯託

呵？不要響！……是的，這裏有人在走動。是全智的星相士呀！是你麼，亞搭爾·望·斯滕伯爵？

亞搭爾

是我……給我一點水。

梅菲斯託

絕不！你立刻就將死了。倘若你解了你底口渴，你將到明天底或次日底天曉而更要可笑地驕傲。

亞搭爾

我要死了麼？

梅菲斯託

自然！你已被咬成一片片了。

亞搭爾

但是星辰……

梅菲斯託

哈——哈——哈！

浮士都拉

你底星辰呀，兄弟，你底星辰！一種詛咒完全落在你底星辰的觀察上！我是冷而且怕。我不願意死。

亞搭爾

我也不願意。一切都是幻想麼？誰是罪惡者，那如此譏笑我？生了，被騙了，又一步步的走近愛之杯，於是又死在他自己底血泊中……用他自己底瘦弱的手打走了鴛鴦……

呵，我是正受着肉體與靈魂之苦！

梅菲斯託

注視着星，讓你底眼睛在星辰上歡宴！不久你底眼睛就將變為遲鈍。你將變作在閃光下的紅與白的死屍。於是你將腐爛，在那里小小的草將從沙土上長出來，與微風輕語；但是星辰將發笑。哈——哈！勝利了！子孫們呀！一個悠久的和平的生命！哈——哈！現在你，你這無片土的王，讓我們跑我們底路罷！

浮士都拉

向那里去？

梅菲斯託

到‘低界’去！

〔他們過去。〕

亞搭爾

星辰說謊了……到死了，還不知道一點什麼事……星
衆呀……我向何處飛？……苦痛極了……乾渴極了……混
亂……睡眠……

幕 下

第十幕

〔托洛志堡底邊疆的一小屋，浮士德匿名隱居之處。他底房間和工作室隔着一重花帷的幕。黃昏時候，一扇維也納式的大窗，放滿許多開花的植物的花盆，爲落日底淺藍的光所照耀的發紅。簡單的用具，一張大的桌，書籍，地球儀，曲頸瓶，和一部分的器械的巧物散佈着。浮士德坐在窗邊，穿着一件長袍。他讀着一本大的書，老年的眼鏡架在他底鼻梁上。靜寂一息。他抬起他底頭。〕

浮士德

春天到了。日子漸漸長起來了。我可以開窗麼？讓我們看看！〔他開了窗。〕唉，那里是我底九歲的小荷兒達，赤着脚，穿着她底撕破了的美麗的罩衫，她底鬆散的金色如絲的頭髮。

荷兒達

你已經開了窗麼，爺爺？

浮士德

是的，荷兒達。

荷兒達

當心，不要着了涼！

浮士德

現在是春天了……而你却赤着腳呢。

荷兒達

我年紀小，不要緊，而你已經老了。你望着什麼呀？我底撕破的衣服麼？你不要以為我們是窮的呀！父親常常說，現在的托洛志堡已經沒有窮人了。貧窮同浮士德一同離開了城，他說……我有許多非常好看的衣服；但是，你看，我常常撕破了牠們，爺爺。母親說我弄壞了樣樣東西。我底鞋，也一樣。但是我不喜歡穿牠。譬如，我有一件藍格子的棉紗的白衫……但是你像這樣的穿起來怎麼能爬上樹，——呀，爺爺，你怎麼能夠呀？

浮士德

非常不可能的。

荷兒達

你看!而我是愛爬上那株老梨樹，望下到你底窗內，看你變魔術。

浮士德

變魔術?

荷兒達

呀，是的……造機器。你知道我底父親說你什麼話麼?他說:他是一個癡心的老漢，他要造這個Pere……Perepe……

浮士德

Perpetnum的原動機。

荷兒達

是的，正是這個!

浮士德

不是，你底父親是錯了。我已經發明這個Perpetnum的原動機了:這是‘世界’。我是僅僅造着輕車，使可憐的小驢子拉着很重的負載的時候可以更容易些。

荷兒達

那末你不是一個魔術師麼?

浮士德

不是，荷兒達。

荷兒達

聽我說！你知道麼，父親說……他說：明西爾達福是非常像某一個人，倘若我不的確，那個人是遠離開了，永不會到托洛志堡來住了，我想——父親說——我想這就是他。我不知道他底意思是指誰。——你不討厭我麼？

浮士德

決不會。

荷兒達

你是時常在作工，寫字，讀書的麼？

浮士德

是的，荷兒達。

荷兒達

你沒有娘娘的麼？

浮士德

沒有。

荷兒達

兒子或孫子們呢？

浮士德

他們在遠處。

荷兒達

倘若我是你底孫女，我決不願離開你；你是如此一個好

的老人。你看着是如此的好。我將你底一切的故事都對同伴們告訴了，他們個個，個個都愛你底故事……告訴我一個故事罷，爺爺！

浮士德

那末跳進我窗裏來，荷兒達。你來的時候我常是很快活，因為你是我底黃金的小老鼠。

〔荷兒達輕輕地跳進窗，在花盆之間。〕

荷兒達

你底黃金的小老鼠在這裏了！〔她向四周看看。〕但是你完全在黑暗裏面。

浮士德

我們可以點起燈來。

〔他點亮一盞大的燈。〕

荷兒達

你有怎這美麗的燈呀！像一個白球……呀，我將坐在你底靠手椅上。那真好呀！爺爺，實在的，我底腳很冷。

浮士德

我們用圍巾給牠圍起來。

荷兒達

怎這的可愛和溫軟呀！現在，完全好了！

浮士德

還不夠！告訴我，荷兒達，你喜歡蜜糖水麼？我有一些在這裏。

〔他從櫃裏拿出一隻有耳杯，同一些蜜糖水和餅乾。〕

浮士德

餅乾，你也喜歡的。

荷兒達

我將牠浸在蜜糖水裏面！現在，講故事罷！

浮士德

〔在房內走來走去。〕

有一次，荷兒達，在世界上住着一位智慧的富人。他有一個美貌的女兒和英勇的兒子。他非常親愛地疼愛他們，希望他們有一切的幸福。爲了這種目的他給他底女兒選擇了一個女婿，給他底兒子在王帝底宮庭裏獲得一個重要的位置。他叫這個美麗的新郎在他旁邊，帶他到他女兒底前面，說：“女兒呀，這位是你底丈夫。看，他是怎樣的一位美麗的，黑的眉，卷曲的頭髮的青年。他是一位屬於高貴的血統的人，他甚至比我們還豪富”。但是這個女兒沒有說什麼，只是垂下眼，這位新郎吻了她底手指底指尖。於是父親跑到他底兒子那裏，給他穿起一件黃金編織的衣服，放一個非常昂貴

的笏在他兩手裏，在他底頭上給他戴上一頂寶石的王冠，於是說：“現在到王帝底宮庭裏去；你將是他底得寵的司酒者。高貴與快樂在皇家的服務裏等待你”。但是，小荷兒達呀，兒子沒有說什麼話。夜走近了。這位聰明人坐在通向屋子的階沿上，在他底花園的樹下。天漸黑暗了。忽然，他看見他底女兒從房子裏出來，穿着白色的衣服，去，隱藏在花園中。這位聰明人看見她底眼光膽怯地向四周環視，但是她並沒有注意到她底父親在那裏。一切仍然靜寂；只有兩蛙底清楚的急動聲，和螢火的閃爍，一圈圈的浮動在叢林上。這位聰明人跟隨着他底女兒，經過了花園，走到了天井。他在車子和耒鋤之間小心而行，走進了作工的騾子和驢底廄房，跟隨着這處女底白影子。這廄房蒸發着劇烈的肥料的氣息。在遠遠的欄內，有一隻騾，大的頭，很長的耳朵。永遠的星辰底光經過屋頂底一個洞落到牲口上，嚼着乾草，慢慢地搖着牠底尾巴。這個處女走向牠。她擁抱了牠底頭頸。她開始吻着牠底多毛的頭；而牠用着牠底粗糙的舌頭舐她底手。於是她說：“你是我底新郎，我不願有其他的人了”。這位聰明人，疑惑而且驚惶了，回轉身，神思恍惚的。而他底年老的心是擾亂了。如此，他底兒子，在黑夜裏寂然走過，他穿着外套，帽子掩到他底眼睛。他秘密地由小門走出去，從花園走到樹林中。感

覺到有些預兆的事，這父親跟隨着這兒子。在樹林中是很黑暗，充滿了沙沙的聲響。貓頭鷹呼呼叫着。這兒子向前走上到一個深深的潮濕的洞，用四肢爬進這個狹的洞。人人都知道，在這個洞內是住着一條蛇。他們怕到甚至連看都不敢看，即使在白天。這位聰明人害怕了。他回轉身來。鐘樓的鐘敲十二下。“我底女兒還同騾子在那裏麼”？他想；又走去。他擦擦他底眼睛，他以為他看錯了，雖則月亮已經上來，而且照耀的很亮。四周完全是一個神祕的藍色的光。在廡房的一邊，站着一個美麗的年青人，穿着灰色的小衫，一頂灰色的帽，在帽頂有兩根鶴底羽毛。他擁抱着這位聰明人底女兒，說道：“你知道，我是一個勤勉的，強壯的，忍耐的人。當你變做我底妻的時候，這罪惡的魔力將遺棄我，我將時常說人的話；而且，用了你底愛情的幫助，我願為我們自己和別人建造一所快樂的房屋；對於那些沒有工作，沒有房子，沒有家庭的勞動者，對於那些沒有書籍的智識者；對於那些因為運命的反抗而損傷了他們底頭，或心，或手的人們”。於是這位聰明人被惑亂了。不知道想些什麼，他又跑入林中，非常焦急地找着他底兒子。在澄碧的月光下，他看見他底兒子坐在一株斷樁上，在洞底入口的旁邊。在他底腳邊倒着火蛇，被殺了，而這孩子正在散播着光亮的寶石，紅玉，翡翠，

一把把地，從黃金的瓶裏和百寶箱拿出來。到此，這位聰明人大喊了：“兒呀，你做什麼呀？”他回答：“這是運命，我爲我自己尋到而且獲得了，因爲我不願意爲王帝執酒杯”。這位聰明人說：“你底妹妹，她也發現她自己底運命了”。這是發生了的事情。他們自己發見了和造成了他們自己底運命，恰似這位聰明人永遠不能爲他們而做成的。於是這位聰明人羞恥了。但是這樣他愉快了，對他自己說：“我願意用方法奮勵，增長他們底幸福，使地球更接近太陽，遣一隻飛船去取月亮中底銀子，和其他的物事。”

而且一切的事他們打算做，因爲他們都友愛地生活着。
——看，荷兒達，你底母親來叫你了。

〔一個婦人在窗口出現。〕

婦人

我底小女兒在你這裏麼，達福先生？

荷兒達

在這裏，我在這裏，媽媽！我吃了一一些蜜糖水，又聽着講故事。

婦人

快點回家去罷。吃了蜜糖水你就不想吃晚飯了，聽了故事你就不想睡了。你太愛她了，達福先生。

浮士德

〔撫着荷兒達的頭髮。〕

一切對孩子們都是更好的，凱摩太太！

荷兒達

〔用力吻他。〕

現在繼續造你底新車罷！謝謝你底蜜糖水和故事！

〔她跳出窗外。〕

婦人

夜安，達福先生。

浮士德

夜安，凱摩太太。甜蜜地安全地睡，我底黃金的小老鼠。
但是，停一息！今天早上你將信送到護民官底家裏了麼？

荷兒達

當然送到了！他們說，護民官在昨夜動身到蘇達該庚去
視察工作去了。他們正在那里車乾池沼的水，像他們在浮士
德底時代所做的一樣。

浮士德

那末他底妻呢？

荷兒達

她時常同她底娃娃在一道；她不願立刻拆了這封信。但

是我看見彼得·培斯睡在那護民官工作的桌上。

浮士德

好的，我底小寶貝，很好的！再會罷！

荷兒達

再會，和善的小爺爺，你和善的……

〔她從窗跑開了。〕

浮士德

〔獨自的。〕

我投降了……我底驕傲是無聲了……孩子們是對的！自從圍攻之日到現在，不過經過了一個冬天，托洛志堡就已經繁盛了。呵，你們青年人，你們這些光榮的孩子們！他們怎麼樣的戰勝了我呀！……而現在，離浮士蒂娜底娃娃生下三個月了，他們叫他是亨利·浮士德斯，——而我還沒有見過他！可是，這是實在的，到凱諾沙去而沒有我給他們預備的我底鐵人，還有刺激給我的。但現在我并不是空手回去。我沒有虛廢我底光陰……是的，我必須做我底和平。浮士都拉仍然活着，似一個諂媚者，在無論那處和每處的宮庭內，編織着燈心的蜜謀。要使我底——我們底托洛志堡，再受一次的圍攻，實在是不幸的……呀，天氣完全黑暗了。他們讀到我底信了……他們將來了……我想到這裏就顫抖了。

〔有敲門的聲音。〕

浮士德

我底女兒呀！

〔他衝到門，碎然一聲將門開了。〕

〔梅菲斯託，穿着一件紅的外套，站在門口。〕

浮士德

是你麼？這裏沒有你底地位了！

梅菲斯託

〔向前走。上一步。〕

我們必須一道談一下。

〔他揮着外衣的緣邊，幾乎將燈扇熄了，只在黑暗中留着一點暗淡的微光。在黑的後景上，只可看見浮士德底美麗的灰色的頭，和梅菲斯託底魔鬼的蒼白的面具。〕

浮士德

你僅僅消費了我底光陰，毫無目的的，罪惡的精靈。你永遠沒有降服過我，而現在，比從前更少了。

梅菲斯託

那末你寬恕着他們麼？〔浮士德不響。〕你還求着他們底寬恕麼？〔浮士德不響。〕那末，盡頭到了！在這個空虛的心

內，沒有生命，沒有火，沒有血。你底名譽被踐踏了，你底女兒被奪去了，你底兒子底財產被人偷去了，而你底敵人們都昂然的抬起頭向你作勝利的譏笑，在他們底店員底樂園中已經預備着一種臭氣的勝利——直到互相的妒忌與憎恨使這一堆蟻堆冲散為止——而你，你這老朽的孩子，你這阿諛者，你葡萄着去懇勤地求懇他們拍拍你底背！至於我——我為什麼為你感覺到如此的戰慄與羞恥？因為在時代的編年錄內，我們底相交底痕跡是如此長而清楚；你底墜落的可憎的影子，——這種影子底平庸簡直驚駭了我，——是加在我底精神的驕傲上的一種非難；在很長的時間內，我重說，你將用了你底衰老的眼淚塗上了我底純潔的黑色的翼膀。你可憐，可憐的動物！我還估量你以為是人類底第一人！你如果真是他，那末人還有什麼價值，當着即使他們裏面底第一人——注意他！——都只是一個變酸了的腦在開裂的頭蓋骨內，一個衰老的受難的動物，他是願望平和與休息的，坐在他們底爐邊，他們是譏笑他，辱罵他，拋棄他……我，時常是生育底仇敵，——看見這種結果，幾乎恥辱到蜷縮起來了！呵，汚物，汚物！這樣的一種東西還敢生存着！

浮士德

請把你底雄辯留給那憂鬱而瘋狂的大學生罷！

梅菲斯託

你快要死了，浮士德！

浮士德

這是老消息。我不願意死，但是我不怕死的。

梅菲斯託

你仍然可以活着！

浮士德

有多少價值呢？

梅菲斯託

重新起來！再喚醒你底驕傲，浮士德！對我說：讓我們去征伐，去平服了他們罷！——用復仇來撫慰你自己罷！在他們面前站起來像一個無敵的人！告訴他們：托洛志堡是由於我底命令而存在的，也由於我底命令而使牠毀滅！——你底手給我，我將賜給你以長生！我憑着聖母發誓！

浮士德

你要我去殘殺我底孩子們，如此我可延長我自己在地球上的日子麼？不能！他們是比我更重要的了！

梅菲斯託

你可憐的東西，現在怎麼了？謙遜，卑怯，而痛悔麼？你——你是浮士德麼？

浮士德

我是浮士德，他知道他自己底價值。

梅菲斯託

在我看來你永沒有很多的價值，但照你自己底奴隸式的卑怯行爲，你讚美你自己甚至更卑下了。

浮士德

我是浮士德，他知道他自己底價值。譬如，我知道，你是我底影子——空虛的，——那我底無論怎樣簡單的心跳總比你底妖怪的存在要有價值，——那我底眼珠底每一輪轉，都比一切你底幻象的智慧要更富于思想。

梅菲斯託

呵，如此的麼？

浮士德

我實在知道的很少，因爲人類仍然是在他們底搖籃裏；但是我早已知道，你是一個可憐的愚笨的魔鬼。

梅菲斯託

多少有趣呀！哈——哈——哈！那現在你不得不舐浮士蒂娜用以貞潔地補織她底尊敬的丈夫底襪子的手，你要拿牠套在我身上了！呀，我聽着。可是，你記得，浮士德——以後我將有我底說法！你記得，讓一次寒冷的戰抖經過你底身

體的骨髓罷！

浮士德

你是一個可憐的愚笨的魔鬼。這不僅是我一人知道，甚至連樵夫野子都知道的。牧師當你是詭譎的，有力量的，而且可怕的東西；但農民描寫你當你是可憐的傻子。在民俗學上，每個湯姆，特克，亨利都能夠欺騙你，打敗你，一同的同你永遠的朋友，死與巡警在一處。我知道一個和善的老婦人，她在她老年的時候為幻想而受苦；她有一次告訴我：“今天，一個可憐的小魔鬼來拜訪我。我為他很悲傷！我給他一些牛奶。偶然我挖去了他底可憐的小爪。他就哀叫而且全身顫抖着，可憐的小傢伙，就不敢來要，只是躲藏在樹樁裏面，向我悲語：‘母親，你拿去我底爪了；呵，母親，請你還我罷！’——我為這可憐的小東西很難受”，她說；“對他甚至有一線的太陽光也太多；對他們自己或其餘什麼人是沒有和善的。”

〔他沉靜地笑。〕

現在，梅非斯託，你要我還給你底爪麼，那是托洛志堡用她底青銅的足跟給你抓去的？我們——我們生活着，發展着。但是你——你是我們底影子底怪異的灰白色，我們底光明的思想底幽暗的背景。你是拉圾堆裏的皇帝，灰塵桶裏的

王帝。他們叫你比耳茲勃(Beelzebub)，蒼蠅的王帝；你是臭肉之王，是生命底永遠的脈息中底傾刻間變弱了的傳令官。蒼蠅從卵裏孵化出來的時候，牠底網狀的小翅膀飛起來比你還高。惟一的理由你不能妬忌地追隨着牠底文雅的勝利的飛跑，是由於你盲得不知道牠底尊嚴與神祕，和看穿你自己底空虛，愚蠢，無希望的烏有。你要我還你底爪麼？

梅菲斯託

你？——你生活着發展着麼？要知道，逞橫的人，只有一個‘夜’存在着，而你——哈！——你和你一切的世界都是一回完全偶然的事，一回愚蠢的偶然的事，簡單的一忽的錯誤，那是將被忘掉的——夜底一剎那的閃動，這個夜將完全吞下你，在她底肚底裏而安睡了。但是即使在這夢將滅絕牠自己在無限中之前——這個夢是你所叫作宇宙的——你底可憐的變色的微黃的太陽星將麻痺了，將忽然變紅，青，黑，而消滅了……你底小小的組織將在太空中旋轉到麻木了——雖然你用着更多的智覺，比較你底頭在旋轉的時候——哈！——帶着希望！你們不僅生存着，你們這些乞食，——那就是說，行動着——從我們底見解看來，是一個很可笑的很無意義的自我的存在——並且，要完成這個魔鬼的猥褻的錯誤，你們還感覺，而且——唉！——你甚至要思考！一切都

是怎樣的愚笨，怎樣麻木的愚笨呀！你渺小的器械，你‘必然’的傀儡人，你稟有一種名為‘理解力’的‘誤解力’——而且這個，也是只是爲了使你受苦，因爲痛苦對於平衡是重要的。一旦‘動’這種錯誤發生了時，那末，有人就不得不對於這種可笑的，這個可憐的平靜底中斷而出代價，好再恢續了平衡：那就是你受苦的原因。你底苦痛是鐘擺底向回去擺動底開始，這個擺，我打算去停止牠。世界將過去了——甚至在太陽毀滅了以前，甚至在你變作塵埃以前——夢底碎片，你叫你自己底知覺，將毫無痕跡的被四散了。

浮士德

梅菲斯託，你還記得你是怎樣生出來的麼？

梅菲新託

我是‘一切母親’(All-mother)底一部分；我是在‘無窮’以前，便存在着的。但是我是出自黑暗底神聖的深坑中，當幽暗的混沌初開時。我是經過均衡底渴慕而被生，當均衡被毀滅了的時候；當牠再造的時候，我將回到甜蜜的雄大的休息之所去。

浮士德

可憐的愚笨的小魔鬼！你底所說的‘母親’雖帶着如此悲愴的莊重的，恰似一隻黃嘴的初生毛羽的小鳥，爲鄉村的教

區長所養大，但實際上是不存在的。沒有東西是如你所想像那樣地存在着。一切是美滿的，一切是存活的。而且時常生活過了的。可憐的愚笨的魔鬼，看，你是變做怎樣青瘦了。你簡直可以在我房內底影子裏消滅去了。你要我還你底爪麼？你想像想像這樣，那黑暗的一角，你被生的地方，是在‘永久’以前的；那只不過是世界底塵埃坑，一切廢物，渣滓，腐肉都被拋在這裏面。在那裏你被生了，一個寄生蟲，萬物中底鼠婦；而你爬出來，離開你底糞洞，帶着混沌的觀念到這無窮地變化着的和諧底世界上來。世俗的事物的廢物堆，一時是無用的，雖然有時仍然可以拿來用，——在那裏你有你底‘母親’。在腦髓底腺裏，儲蓄着一種組織底有毒的分泌的，這神經的力底渣滓，你拉出一種朦朧的自我存在來，因此這晒焦的血，裝滿高尚的養氣的，驅你出來。你這深坑中底爬行動物，你這蜘蛛，你這敗壞孩子，你不過因為世界上時常有廢物存在而生活。爲了生，一件事情是必須重鐸的；爲了休息，另一件事是正在死去了。但是光明底領域變成更高了。思想發展了——思想，是最偉大的，雖然也是最年青的原子；當你時常變做更完全地可輕視的，到那時將再無一人怕懼地獄了。你是一個離經叛道的人！你要我還給你底爪麼？

梅菲斯託

你是誰呀，這樣堅決地說？你怎麼膽敢用你底投機來反對我底智識呀？

浮士德

我是如此富有而驕傲，我不必用借來的羽毛裝飾起自己來。我所說的話或者是臆說的，但是你底思想是廢物的囁語；我底是努力底閃光。你知道了麼？說的夠了！沒有人知道。但是一切都生活着。我們是建築師；你呢——塵埃而已。

梅菲斯託

哈—哈—哈！你底故事是如此的呀！我時常說，你是一個奇怪底大包！呀，聰明的浮士德，你知道罷，這樣：明天你將死了。我希望你不要相信靈魂底不朽？明天你將死了。（他靠向浮士德破聲地耳語。）你就要死了，永遠完成了！

浮士德

後浪逐前浪，如此來了一個新浪。（有人敲門。）浮士蒂娜！她帶了她底孩子來了——我底外孫——亨利·浮士得斯，托洛志堡的公民，我底光陰底最後希望。——消滅罷，妖怪！生命在走動着！

（燈光搖動。梅菲斯託不見。門開了；浮士蒂蒂站在門口，臉上微笑。她穿着一件綠色的有白毛皮的外

衣，緊緊的抱着她底嬰兒，在他底溫暖的襁褓中。]

浮士蒂娜

親愛的父親！你……呵……我跑，跑！讓我吻你底手罷，吻你底斑白的髮罷！

〔她哭泣了。〕

浮士德

〔也流着淚。〕

小女兒呀！我底外孫呀！我底寶貝，寶貝呀！〔久久地擁抱。〕什麼，真是浮士蒂娜麼？浮士蒂娜活着在這裏麼？你真正地快樂的麼？你愛加伯列麼？

浮士蒂娜

我很快樂，父親。我深愛我底丈夫和小孩子，我底可愛的小天使……你必須立刻看看他。但是這裏夠暖麼？他有這樣一個香甜的小身兒……而且他已經會笑了。而且他樣子很像你呀！真正地，他知道這是他底義務，樣子像你！

浮士德

〔趕忙着弄火爐。〕

我立刻就弄旺這火了。等我弄猛這火再解開他罷。〔火開始在煙囪內飛吼着。〕但是怎麼樣，浮士蒂娜，你離開我去逃避了麼？……呵，不，我底親愛的，我不想責備。不，不，我

不能！但是爲什麼，爲什麼呀？這對我真是一件哀痛的事呀！

〔他又注意着火，於是走近她。〕

浮士蒂娜

父親，我恐怕呀。你已經爲我選擇了一個丈夫，但你不愛加伯列。你是如此的頑固，雖然如此的和善……

浮士德

呵，你老暴君！你甚至使你親生的女兒都怕你了！那麼，此外的人又將怎樣呢？可是他們受你底保護是如此長久！現在，讓我看看我們底亨利罷。天呀，怎樣的一個大孩子呀！一個怪物！一個巨人！

浮士蒂娜

他是三個月零四天，可是樣子已經像半歲差不多了。

浮士德

〔抱他在懷裏。〕

不，我不會讓他跌下去，浮士蒂娜！亨利，亨利！……看，他將他底玫瑰花般的小手伸進我底鬚鬚內。……亨利，我底小花蕊！我底新的自己，你樣子如此聰明，你微笑起來像幸福，像愛情，像春天，像曉色，像希望，……

〔加伯列靜靜地走進。〕

加伯列

公爵！

浮士德

〔向他看。〕

親愛的兒子！但是你是怎樣不好的公民呀！我是公爵麼？我是浮士德博士，托洛志堡底公民。聽，我正在對你底兒子說話。他是如此的聰明呀！看，你可以看見在他底小小的臉兒上有最高的智慧。你常常可以在嬰兒們底臉兒上看出牠。他們已經知道什麼最重要的東西了。同樣的智識又是在沉寂的死人底臉上。但是他們既不能講話，我們只能在嬰兒底光明的眼中，和在死人的眉上，無聲底臉頰上看出智慧來，……那末，當他們知道了講話，孩子們失去了他們底智慧——他們開始去生活，做出工作來……看，他是怎麼樣的笑呀！亨利，亨利，你底父親來了！唉，他已經知道你了。你必須要有如何的幸福呀！

幕 下

第十一幕

〔與第三幕同樣的方場，但是除出偶然有一二個過客和財庫底守護兵以外是很淒涼的。〕

商人西格爾和普弗爾雪克被看見離開泥水匠協會俱樂部；他們慢慢地走過這方場。〕

西格爾

這是明明白白的和上帝底陽光一樣。倘若我們將線拉的太重——

普弗爾雪克

——就要斷了。

西格爾

不錯呀！我們底利益實在要傷心地減少了；但是——

普弗爾雪克

——一點點的利益總比沒有要好。

西格爾

不錯呀！而且我們能夠恐嚇這平常的會員永遠離開這‘城’；但是——

普弗爾雪克

——他們也能夠告訴我們：把道路當作你們底飯桌吧。

西格爾

不錯呀！我靠託了護民官斯各忒底大志，希望在今天的討論會上有很大的事情。你儘可快一點結束。

普弗爾雪克

總之一句話，他將我們驅逐出來了。

西格爾

不錯呀！

[梅菲斯託，喬裝做一個教士，遇見他們。]

梅菲斯託

最可尊敬的老板先生，請站一息，接受我底卑末的祝禱罷……哈—哈—哈！當你們遇見一個朋友的時候，你們不知道他是朋友麼？

普弗爾雪克

魔鬼拿去我，倘若這不是男爵的話！

梅菲斯託

噓！不要如此響……斯各忒說些什麼話？

普弗爾雪克

他演着驚心動魂的戲。

西格爾

他是道德的本身。

梅菲斯託

〔搖搖他底頭。〕

那末我自己必須捕捉他。我可以說你們是授與我以全權了嗎？

兩 人

自然可以的！

梅菲斯託

呀！那末等一等！他來了！

〔當斯各忒從泥水匠協會俱樂部底階沿走下的時候，商人們就離開了。在他底肩膀上圍着一條紅綠色的頸帶。梅菲斯託走近他，謙卑地鞠躬。〕

梅菲斯託

願老爺，公民的護民官，恩准我說幾句話？

斯各忒

〔恍惚地〕

教士，你要說什麼呀？

梅菲斯託

倘若我們能到什麼別的地方去講更好一些。

斯各忒

〔微笑着。〕

祕密的麼？

梅菲斯託

有最重大的關係的。

斯各忒

〔提防着。〕

教士，你有什麼話告訴我呀？我是很忙的；就在這裏簡要地說罷。

梅菲斯託

讓我們到你底辦公處去。我是以前的亞爾格西耳——梅菲斯託男爵。

斯各忒

〔驚愕地〕

什麼呀？我將立刻命令逮捕你……

梅菲斯託

隨你所願，但是在你底兩肩上有一顆頭。你將知道，倘若我出現在托洛志堡，而且直來到威廉·斯各忒之前，這不

是爲了無足輕重的談話的。你將要在先知道，這事是什麼……

斯各忒

那末這是什麼呢？在我們之間作長談是不能想到的。倘若你想我是一個有感覺的人，你將節省你底口才。言歸正傳罷，男爵。你要對我說什麼話呢？你是從浮士都拉那裏帶了提議來的麼？

梅菲斯託

浮士都拉是沒有希望了。他底遊戲是完了。

斯各忒

〔微笑着。〕

我們知道的。

梅菲斯託

讓我們直截了當地說罷。商人們已經決定離開了，要使托洛志堡變做一個商業上的封港。

斯各忒

（聳聳他底肩）。

不真實的。我方才正同他們商議着。他們實在是怕了。

梅菲斯託

但是我已經同他們說過了。他們底決議是不能修改的。在托洛志堡自己底相當的艦隊還沒有的當中，災荒的恐嚇

是在幾個月內要來的。那末，未來底擾亂就不免了！

斯各忒

〔驕傲地。〕

我們將克服他們！

梅菲斯託

匠師們都不滿於工頭和學徒們底自由。護民官遂所取的方法都使全體的有錢的公民們破產——或者他們如此想。

斯各忒

我都知道的，比你更知道。

梅菲斯託

我完全把握着這城底一切商人們的勢力，還有大半的軍官，向你建議一次革命……但是讓我們到你底家裏去。在這種公共的地方討論這些事情是不方便的。

斯各忒

沒有人聽見我們的……而且更使人不疑。

梅菲斯託

〔帶着一種惡意的微笑。〕

至於我底一部分，我能立刻任你底意給你一大宗款，那是我從托洛志堡底過分自由的外國仇敵那裏收集攏來的

——他們並不是少數呀！今天晚上我能給你一百萬的金斗凱(註)。(停一息)三天的進行的遠隔，我已預備了四千長矛兵的營寨。你能夠立時的調用他們。威廉·斯各忒，讓我們如敏感的人那麼說罷。我們將不停止在那聯省行政長官底地位的供獻上。就是這樣說，在很短的時間之內，你將做公爵！伸出你底手，一切都是你底！你知道，誰必須而且能夠收買？急進黨人們，一切的工頭和學徒，你將在最後的一刻用暴力克服他們。你願意做下去麼？

註；Ducat，歐洲古錢幣名。1284年創鑄於Venice，合美金\$2.28。

斯各忒

〔向下視。〕

魔鬼！

梅菲斯託

你仍然不怕魔鬼麼？

斯各忒

今天晚上到西方塔的公園裏來看我……在凱撒的像底脚下。

梅菲斯託

我將等在那裏。

斯各忒

百姓們是集合了。今天下午望·蓬召集了一個國民大會；他不過恰恰告知的，我仍然不知道爲什麼目的。但是，無論如何，這是無關緊要的。

梅菲斯託

嚴厲的監視着罷！

斯各忒

我們必須分別了。

〔他們分離地走進，一羣如畫的非常混雜的襁褓的人民來到這方場上，在他們裏面有拉培爾和安維。〕

拉培爾

我告訴你們，這是篡奪！這兩個護民官是試着要使他們自己不受節制。

安維

那就是在城內他們所說的關於這護民官的地方。

拉培爾

們我太聽命令了。托洛志堡是睡去了。

〔梅菲斯託又登台，裝扮做一個流浪的音樂家的樣子。〕

梅菲斯託

那也就是我所說的！代替了一個大公爵，我們豈不是有了兩個小的麼？告訴我，老祖母，平等是什麼？

安 維

我們有什麼平等呢？實在的，富人底賦稅很重，再沒有貧窮與求吃了。但是，反之，關於勞動的愛和其餘一切的道德的話是怎樣無窮的說去！在托洛志堡，那生下就帶着溫良的天性和愛閒逸的人真是倒霉了！此外在世界上是沒有地方比這裏更不重視那些愛撫他們自己底獨立，和喜歡做他們自己底主人的人們的了。

梅菲斯託

而且我們底施主是怎樣的奸猾呀！爲什麼，及到最近靜默的老父親拉培爾時常有許多羣衆圍住他，現在——現在他們甚至組織了一個黑色的無技巧的勞動者協會，而且他們要在這會上賜恩，而你們幾乎是無所有了。

拉培爾

除出對於這暴徒。但正義總是正義！

梅菲斯託

在月光之下是沒有什麼新奇的事的。我看見在意大利正是發生這同樣的事……在巴勒莫的地方。是的，事情甚至擴張的更大。在那裏人民們開始注意到，怎麼樣那班假冒的民衆的當局者是在管理着個個人，實行所謂勞動法和嚴密的自治體的規定。如此，那些敢於反抗無論那種命令的人就

可以大出風頭了。

拉培爾

那是很對的思想！

〔一種同意的嘈雜聲在羣衆中起來。〕

梅菲斯託

在巴勒莫，他們爲這事製了一首很好的歌。我願意唱給你們聽。

〔他唱，合奏着他底六弦琴。〕

有一次一個商人在意大利
一切的貴族都被驅逐了：
他全數買了他們，結果
他做了王帝，管轄着
一個無限制的王國。

於是工們反叛了，
打倒這位商人做的領袖；
他們底政府由勞動者維持，
強迫着每一個人做他那部分的工作，
好使光陰一天天過去的快一些。

但是起來，我底親愛的懶惰者！
起來，我底溫良的藍沙諾尼！
現在，要求你人間的樂國，
同樣的打倒走狗，閒遊者，
喫你自己底瑪凱諾尼！

來，鼓勵你們自己底勇氣！
而且說，主老是那麼的乖戾！
如同你自己底有權力的伴侶，
破壞了一星期內的六次的玩樂
而使你工作自早到了晚！

在他們未起來之前，你生活在寒冷裏，——
飢餓裏，但是感覺到更強韌！
不做工作，就沒有報酬！那是他們所玩的巧計！
勞苦仍然使你病……婦女仍然叫着苦！

翻起這平鋪着的石頭，拿起
你底火把來！來！脫出衣服！

但是首先要同主子與商人
停戰，他們爲了自由底緣故
將幫你踢開前面的阻礙。

來，現在，第五階級，反叛！
爲那一切的收買而暴動！
讓大火燒裂開地球底外殼，
揉碎了拋在地獄裏面，
仍然梗塞着在牠自己底血泊內。

安 維

〔高聲讚美。〕

妙哉！妙哉！那是歌詠他們的歌呀！

梅菲斯託

我是一個伶俐的小孩，我是。我知道首先最應當做的事
是打破他們的法律與命令。他們的法律與命令的主腦是謬
民官望·覃·蓬！

（開會的鐘聲鳴了。）

梅菲斯託

他們恰恰開始召集大會。我們有時間可以節省。讓我們

大家都去，去喝一杯酒，我願意告訴你們關於巴勒莫的其餘的故事。

〔方場上擠滿了羣衆。各種協會的會員由他們底領袖率領着旗幟飄揚地出來。工頭們都是武裝的。少數的商人會集在護民官底腳下。共和國的祕書和軍官站在噴水泉底階沿上，這城底老輩們是坐在上面平台上的椅上。於是斯各忒和加伯列出現，光着頭，披着綠和紅的肩巾。〕

第一個長者

〔站起來。〕

公民們！我在此向你們宣布開托洛志堡的市民底常會。這會是你們底護民官，加伯列·望·單·蓬召集的。現在聽護民官向你們報告什麼話。

加伯列

公民們，我們底外國的商人，他們在威蘭托洛茲和托洛志堡做買賣，很快地富有起來，現在却恐嚇着和我們停止交往了，因為我們，爲了各種的一般的福利底規定的關係，是極力企圖着去減少他們底不名譽的不正當之獲利，而且，總之一句話，不要任他們平安地來搶奪我們。

〔嘲笑和讚成的呼喊從羣衆中發出來。〕

普弗爾雪克

這是造反！我們被侮辱了！

一種聲音

靜一點！我們都知道你是那一種鳥！

〔笑〕

加伯列

公民們！現在是我們撲滅他們底恐嚇手段的時候了，只這一次。一個可尊敬的船夫，尼克拉斯船長，在這個問題上想同你們說幾句話。

〔尼克拉斯走上護民官那邊，拿去他油布的帽。〕

尼克拉斯

托洛志堡！你們被人欺騙了！我曾經三次向護民官斯各忒建議這規律的行動底計劃。我說明白，得來是可能的，一邊建造，一邊平價購買，一邊出租金，五十隻第一流的艦隊。在幾個月之後，托洛志堡就可成為牠自己底商人了。我們水手都能出去工作。現在，關於這個有什麼意見？關於這個計劃，人們從沒有一句說過！他們告訴我們，你們要預備一大批的書記去買穀類和別的輸入品，來充作你們自己底物產之用，一定不可能的。愚笨和胡鬧呀！莫非托洛志堡的人們都沒有健全的頭腦在他們底肩膀上的麼？無論什麼地方

他們都找不到朋友麼？是的，我們有許多敵人——但也有朋友。不要說許多很好聽的空話，我告訴你們，爲城服務，在必要的時候我一定很高興地去溺死。但是關於這個計劃爲什麼沒有事情可以做？因爲市政會議給牠圍起來，忘記了牠，而任人民受那些驕傲的商人底欺侮。所以，雖然護民官望·蓬並不擔任航海部長，我却向他訴說反對他底同僚。

〔不安靜的呢喃聲起來。〕

西格爾

我請求發言。

加伯列

〔固執地〕

長輩先生，請求特別允許商人西格爾發言。

第一個長者

准商人西格爾發言。

〔西格爾走上到護民官那里，向各方鞠躬。〕

西格爾

爲什麼關於這事有這許多話？我們很早就想到今天來報告，我們接受一切的新的條件。那你們好了！如此是平安無事了！我向你們鞠躬。〔他鞠躬。〕至於你們，倘使願意的話，那也該向我們鞠躬！不過，即使你們不願意向我鞠躬，

——也無關係！爲什麼關於這事要爭論呢？爲什麼我們已經有很多的船隻，你們還定要去買呢？我們是你們的僕人麼？你們以爲如何？現在一切問題都解決了。〔他走下階沿。〕爲什麼還有許多滋擾呀！彷彿我們同托洛志堡作對似的，或者什麼！

〔一種笑聲的勝利的呼吼從人們中起來，愉快聲，不嚴厲的嘲笑聲。〕

加伯列

〔勝利似地。〕

公民們，我們偉大的托洛志堡現在是征服一切的困難了！這是因爲我們是年青與力壯的緣故。要死的人降服了這不死的城。公民們！現在聽我說！我非常的明瞭，你們底護民官這些時候來，已經倦於公牘了。鬥爭是過去了。現在各方面都再沒有危險了。在這城內所管轄着的是和平與幸福。我們——我和我親愛的同事威廉·斯各忒——想從此辭職，交代給你們底新的護民官，毫無一點的貪心……我們兩人請求你們釋放我們。〔他向四面鞠躬。〕從我們底高級的地位，平安的釋放我們。

斯各忒

〔在一邊顫抖着，臉孔灰白色。〕

加伯列，我是並不同意的！

加伯列

〔在一邊。〕

斯各忒，倘若你敢，你抗辯罷！

斯各忒

〔在一邊。〕

你愚弄我了！

加伯利

〔在一邊。〕

你一忽就要感謝我了。

〔人們大被感動。不定的呢喃和紛擾的談話。〕

第一個長者

我請求我們底有價值的可敬愛的護民官收回他們底辭職。

羣衆的聲音

收回！收回！

加伯利

我們底決定是不能轉移的。

〔拉培爾，安維，梅菲斯託，還有一部分人，同時參加到羣衆裏面來。〕

梅菲斯託

呵，那些詭譎的雄心勃勃的政治家！看，拉培爾父親，他們是怎樣的阿諛人民呀！實在的，他們是新的凱撒。現在正是我所說的要做的事的時候了！

〔拉培爾激烈地搖搖他底頭，好像帶着一種忽然堅決的態度。〕

拉培爾

請求允諾老拉培爾發言！

第一個長者

公民拉培爾發言。

拉培爾

〔走上到護民官那裏。〕

公民望·蓬，給我你底手。許多時候，我都想試着來反對你，但是你時常壓服了我。今天，又是如此，我本來決定舉起我底手來反對你，如同一個危險的人，你這人民底寵兒。但是我看見你又是如此可尊敬的。這對我是悲傷的，我不得不知道在這里，我是再沒有什麼可以反對你了；但是那是我現在所必須承認的事。可是對年老的拉培爾很夠做了。一切我們底奴隸牛馬之事仍然最高的管理着。再會了，呀，和善的同胞，托洛志堡的公民們！我向世界去宣傳，你們底自由底

空氣！

〔一陣稱美的聲音，愉快和同意的叫喊。〕

梅菲斯託

〔在羣衆中作嘯聲。〕

詛咒的！甚至連他也離棄我！絕望了，絕望了！

加伯列

拉培爾父親呀！你底話實在說的偉大，寬宏，你真是一個愚拙的，驕傲的，不安分的半仙！你是我們底父親。在我們底先輩中是時常佔有地位的。拉培爾爸爸，在你離開以前，祝福我和托洛志堡罷！

拉培爾

〔轉向加伯列，又轉向人民。〕

我祝福我們底威權的掌握者，——又祝福我們底自由的國民！你們可以永遠前進！

〔他從護民官那里走下，走入悲愴的沉寂中。〕

第一個長者

當我們在這里開會的時候，我總願給藝術家達拉培拉有發言的機會；許多時候過去了，現在他想對人民們說幾句話。

〔達拉培拉走上到護民官那里，低低地鞠躬。〕

達拉培拉

萬能的同胞，照你們底命令，我給你們建造一所衆神廟，在這廟裏面，這是你們底願望，將供奉着一切你們底誕生與生活底運命的象徵之神，而且這廟也是你們大部分人底匯眠之所。雖則規模是小的，可是工作的進行很快。同時，我將這城底志願牢記不忘，一塊另外突出的地方，將供獻給天才的城底創闢者作記念，我還決定在旁邊造一座特別的壇，作托洛志堡的基礎底敬禮之表示，而且題着：

Vrbl Favstae Favstoqve Urbano.

這個壇已經造好了。那是有着愛的工作，今天預備你們去察看。在那壇上，站着我做底半身的大大理石的彫像，是我們底開始也是終結的公爵。

〔熱烈的歡欣和叫喊：亨利·浮士德萬歲！托洛志堡底開創者萬歲！致敬禮，向偉大致敬禮呀！〕

達拉培拉

而且這卑賤的藝術家可以說一句話麼，雖然他新近也是一個公民，他怎樣地願意浮士德仍然回來和我們同住，而且當他歸天，他底遺骸可以長眠在這壇下！

網脫·韓德

〔穿着祕書的衣服，站在階上，抬起他底頭開始唱起來。〕

我們底王國的城，皇赫的起來，
在萬人敵的力量中管轄着，——
托洛志堡王帝在清晨的陽光中，
坐上寶座，陵駕着大平原！

他願意告訴這公爵：

第一個公民由此產生了；
實在在你們底同儕中是第一個，
但是君主——是我呵！

〔人民重複唱第二節。當這聲音一起來的時候，在空曠的平台上的欄杆旁出現一個高高的人，幾分佻着的，穿着青色外衣，一頂闊邊的帽，蓋到他底眼睛。他聽着他們底詩句唱完，於是脫了他底帽，解開他底外衣。這是浮士德。他底臉孔充滿快樂，他底兩眼閃爍着。他底白色袍子底飄動的褶縐，使他底樣

子更尊嚴了。

羣衆騷動着，呼喊：浮士德！公爵！

浮士德

〔展開兩臂似向羣衆擁抱。〕

孩子們，——我底親愛的，聰明的，勇敢的孩子們！我向你們恭賀！現在我是在你們之中，同你們一道，面對面的同你們一道，——答應你們底叫喚，來同你們做一個自由的托洛志堡底平等的國民！你們已經教訓我，對於人民底天才應如何的看重。我從我底塔底最高處觀察了許久，而我底心，從疑問與混亂中，恐懼的愛過去了。孩子們，兄弟們，接受我罷！我早已聽到，你們是怎樣的智慧地正直地實行你們底巨大的決議。我注意你們底稠密的，雜色的，偉大的，不能解釋的生物——羣衆，同着牠底流動的洪流，迅速的行動，和牠底聲音——在牠底集團上，像洋海底波濤般的洶湧，但是爲理性與生活啓迪着，生活在一切牠底原子的推動之內。孩子們，兄弟們，我相信——我相信你們！集合你們底收穫，生長，加緊這世界，建築，用思想與明瞭來充滿牠，如此，你們都將似神了。人類底力量將怎樣的做成一種對於神的景象，爲又這一點我又向你祝賀，你們已經解決了許多許多問題，那種問題在我都覺得是很重的。錯誤與疑惑都似風前的雲

一般四散了，這風是帶着死底最後的朦朧的幕消失在落日中了。是的，現在我已回到你們這里來，同你們生活，做對於你們有用的人，用我底愛戰勝你們底。這是我底志願，你們願意接受我麼？

〔歡聲雷動。都叫：浮士德！浮士德！帽子與手巾拋成一陣的大浪，軍旗飄動有聲。老塞克東慢慢地從後面向浮士德蹣跚而前。〕

塞克東

我在這里，——這里，偉大的公爵，你還記得這個老人麼？我知道現在是輪到我去打鐘了！

〔他狡猾地微笑，走下到鐘樓的門，開了走出來，他底鑰匙是鈴鈴作響。〕

浮士德

和善地親愛的孩子們！我感謝你們對於記念我的意思。我也帶來一件禮物送給你們：我隨身帶來一個鐵的工人。‘十二個匠師會議’已經看見過他了。匠師們將告訴你們，他是生活在火與水之上，能做出無論何種的運動來。他能夠鋸，鑽，磨，斫，鍊。無論在陸地上，水上，田野中，地道內，他都能被採用而轉動很重的東西。在必需的時候你們可以改良牠。他底能力是無限的。最劇烈的勞苦能夠被這個火與水

的機器底幫助而完成，如此，能使你自由的做更好的工作，自由的作智識底追求，和那生命底快樂。這是我給你們的禮物，孩子們，兄弟們，在這一切復和之日。

〔高聲的欣呼與快樂的叫喊。〕

浮士德

孩子們，現在我們是和平了，一種美滿的永久的和平。而且現在，——已經經過了老年底門，現在我真是感覺到快樂。歡欣在我底心坎內滋生與成長。〔忽然，他將兩手緊壓在他底胸上，身子動搖着。〕孩子們，這是什麼呀？這對我發生了什麼呀？我聽不到事情……不可能的……〔加伯列扶住他。〕爲什麼呀？成長着，開展着，我底心老了是如此的弱！現在，牠擁抱你們個個——個個——在牠底胸懷內。現在在我，我底一部分，生命是完全震動着。這裏，這裏是一切的孩子們底快樂，青年們底愛情，處女底夢，丈夫底熱誠，母親底溫存，老年底平和的憂慮。這裏，這裏是各種的志氣，一切的高尚，一切的血。呵，洪流，——可驚異的血底廣大的，騷動的洪流在我底胸腔內澎湃！我能看見他是無限的！我是你們——你們底一切！我是一切的其他！我是多數，我是無限！而萬物——呀，我是萬物！再，再一次，我以前是曾經怎樣感覺到的，雖然並不帶一點愚昧的權力，一些重壓的甜蜜。唉！

這些——天呀，太陽呀，地呀，而我們，朋友們呀，整個宇宙，我們合而爲一了！那裏，更遠處，是過去的生命底岸，是可憐的開始，是悲傷的路……而在這裏，是我底新家庭，我底未來，黃金，蔚藍色，叫喊……叫喊我……讓我們去，讓我們前進罷！再沒有死了！只有生，無限的生，料想不到的……奇怪的……勝利的……怎樣的有力……怎樣的不能超越的，透明的，閃光的，起泡沫的浪……

〔鐘聲堅決地驟然打起了。當牠底音韻還在回響的時候，大教堂的許多鐘開始搖出一種合奏的莊嚴的銀色的連珠似的調子。〕

浮士德

〔作擁抱的姿勢。〕

生命……我們……幸福底一息，永續呀！

〔他倒在加伯列底臂上。一個醫生急忙跑到牠底旁邊。羣衆嚴切地沉寂。大教堂的鐘底合奏，驕傲地勝利地響着，有如一隊唱歌隊在天空之上。〕

醫生

浮士德死了。

加伯列

浮士德在萬物中活着！他在我們中活着！他永遠活着！

【羣衆脫帽。軍旗半下。鐘聲高揚，可是更輝耀而勝利。

漸漸地莊嚴地，羣衆唱起他們底讚美歌。】

我們底王國的城，皇赫地起來……

【當他們一邊唱，一邊幕慢慢下來。】

(完)

後 記

這一篇劇本，是從英國 L. A. Magnus 和 K. Walter 所譯的“Three Plays of A. V. Lunacharski”中譯出的。書原前面，有譯者們合撰的導言，與本書所載尾瀨敬止的小傳互有詳略之處，著眼之點，也頗不同。現在摘錄一部分在這以供讀者的參考——

“Anatoli Vasilievich Lunacharski”以 1876 年生于 Poitava 省，他的父親是一個地主，Lunacharski 族本是半貴族的大地主系統，曾經出過很多的智識者。他在 kiew 受中學教育，然到 Zurich 大學去。在那里和許多俄國僑民以及 Avenarius 和 Axelrod 相遇，決定了未來的狀態。從這時候起，他的光陰多費于瑞士，法蘭西，意大利，有時則在俄羅斯。

他原先便是一個布爾塞維克，那就是說，他是屬於俄羅斯社會民主黨的馬克斯派的。這派在第二次及第三次會議

占了多數，布爾塞維克這字遂變為政治上的名詞，與原來的簡單字義不同了。他是第一種馬克斯派報章 Krylia (翼) 的撰述人；是一個屬於特別一團的布爾塞維克，這團在本世紀初，建設了馬克斯派的雜誌 Vpered (前進)，並且為此奔走，他同事中有 Pokrovski, Bogdanov 及 Gorki 等，設講演及學校課程，一般地說，是從事於革命的宣傳工作的。他是莫斯科社會主義結社的社員，被流放到 Vologda，又由此逃往意大利。在瑞士，他是 Iskra (火花) 的一向的編輯，直到 1906 年被門維克所封禁。1917 年革命後，他終於回了俄羅斯。

這一點事實即以表明 Lunacharski 的靈感的創生，他極通曉法蘭西和意大利；他愛博學的中世紀底本鄉；許多他的夢想便安放在中世紀上。同時他的觀點是絕對屬於革命底俄國的。在思想中的極端現代主義也一樣顯著地不同，連繫着半中世紀的城市，構成了‘現代’莫斯科的影子。中世紀主義與烏托邦在十九世紀後的媒介物上相遇——極像在‘無何有鄉的消息’裏——中世紀的郡自治戰爭便在蘇維埃俄羅斯名詞裏出現了。

社會改進的濃厚的信仰，使 Lunacharski 的作品著色，又在或一程度上，使他和他的偉大的革命底同時代人不同。Blok，是無匹的，可愛的抒情詩人，對於一個佳人，就是俄羅

斯或新信條，懷着Sidney式的熱誠，有一切美，然而纖弱，恰如Shelley和他的偉大；Esénin，對於不大分明的理想，更粗魯而熱情地叫喊，這理想，在俄國的人們，是能夠看見，並且覺得其存在和有生活的力量的；Demian Bedny是通俗的諷刺家；或者別一派，大家知道的LEF（藝術的左翼戰線），這法蘭西的Esprit Noveau（新精神），在作新穎的大膽的詩，這詩學的未來派和立體派；凡這些，由或一意義說，是較純粹的詩人，不甚切于實際的。Lunacharski常常夢想建設，將人類建設得更好，雖然往往還是“復故”（relapsing）。所以從或一意義說，他的藝術是平凡的，不及同時代人的高翔之超邁，因為他要建設，並不浮進經驗主義者裏面去；至于Blok和Bely，是經驗主義者一流，高超，而無所信仰的。

Lunacharski的文學底發展大約可從1900年算起。他最先的印本是哲學底講談。他是著作極多的作家。他的三十六種書，可成十五巨冊。早先的一本為‘研求’，是從馬克斯主義者的觀點出發的關於哲學的隨筆集。講到藝術和詩，包括Maeterlinck和Korolenko的評讚，在這些著作裏，已經預示出他那極成熟的詩學來。‘實證美學的基礎’，‘革命底側影’和‘文學底側影’都可歸于這一類。在這一羣的短文中，包含對於智識階級的攻擊；爭論，偶然也有別樣的文字，如‘資本

主義下的文化’，‘假面中的理想’，‘科學，藝術及宗教’，‘宗教’，‘宗教史導言’等。他往往對於宗教感到興趣，置身于俄國現在的反宗教運動中。……

Lunacharski又是音樂和戲劇的大威權，在他的戲劇裏，尤其是在詩劇，人感到裏面鳴着未曾寫出的傷痕。……

十二歲時候，他就寫了‘誘惑’是一種未曾成熟的作品，講一青年修道士有更大的理想，非教堂所能滿足，魔鬼誘以情慾(Lust)，但那修道士和情慾去結婚時，則講說社會主義。第二種劇本為‘王的理髮師’，是一篇淫猥的專制主義的挫敗的故事，在監獄裏寫下來的。其次為‘浮士德與城’，是俄國革命程序的預想，終在1916年改定，初稿則成于1908年。後作喜劇，總名‘三個旅行者和牠’。‘麥奇’是1918年作（牠的精華存在1905年所寫的論文‘實證主義與藝術’中），1919年就出了‘賢人華西理’及‘伊凡在天堂’。于是他試寫歷史劇‘Oliver Cromwell’和‘Thomas Campanella’；然後又回到喜劇去，1921年成‘宰相和銅匠’及‘被解放的堂·吉訶德’。後一種是1916年開手的。‘熊的婚儀’則出現于1622年”。（開時摘譯）。

就在這同一的英譯本上，有作者的小序，更詳細地說明着他之所以寫這本“浮士德和城”的緣故和時期——

“無論那一個讀者倘他知道 Goethe的偉大的‘Faust’，就不會不知道我的‘浮士德與城’，是被‘Faust’的第二部的場面所啓發出來的。在那里Goethe的英雄尋到了一座‘自由的城’。這天才的產兒和牠的創造者之間的相互關係，那問題的解決，在戲劇的形式上，一方面，是一個天才和他那種開明專制的傾向，別一方面，則是德莫克拉西的——這觀念影響了我而引起我的工作。在1906年，我結構了這題材。1908年，在 Abruzzi, Introdacque地方的宜人的鄉村中，費一個月光陰，我將劇本寫完了。我擱置了很長久。至1916年，在特別幽美的環境中，Geneva湖的St. Leger這鄉村裏，我又作一次最後的修改；那重要的修改即在竭力的剪裁（Cut）”。（柔石摘譯）。

這劇本，英譯者以為是“俄國革命程序的預想”，是的確的。但也是作者的世界革命的程序的預想。浮士德死後，戲劇也收場了。然而在“實證美學的基礎”裏，我們可以發見作者所預期于此後的一部分的情形——

“……新的階級或種族，大抵是發達于對於以前的支配者的反抗之中的。而且增惡他們的文化，是成了習慣。所以文化發達的事實底的步調，大概斷斷續續。在種種處所，在種種時代，人類開手建設起來。而一到可能的程度，便傾于

衰頹。這並非因為遇到了客觀的不可能，乃是主觀底的可能性受了害。

然而，最為後來的世代，却和精神的發達，即豐富的聯想，評價原理的設定，歷史底意義及感情的生長一同，愈加學着客觀底地來享樂一切的藝術的。于是吸鴉片者的嚙語似的華麗而奇怪的印度人的伽藍，壓人地沉重地施了煩膩的色彩的埃及人的廟宇，希臘人的雅致，戈諦克的法悅，文藝復興期的暴風雨似的享樂性，在他，都成為能理解，有價值的東西。為什麼呢，因為是新的人類的這完人，于人類底東西，什麼都是無所關心的。將或種聯想壓倒，將別的聯想加強，完人在自己的心理的深處，喚起印度人和埃及人的情緒來。能夠並無信仰，而感動于孩子們的禱告，並不渴血，而欣然移情于亞契萊斯的破壞底的憤怒，能夠沈潛于浮士德的無底的思想中，而以微笑凝眺着歡底娛的笑劇和滑稽的喜歌劇。(魯迅譯“藝術論”，一六五至一六六頁)。

因為新的階級及其文化，並非突然從天而降，大抵是發達于對於舊支配者及其文化的反抗中，亦即發達于和舊者的對立中，所以新文化仍然有所承傳，于舊文化也仍然有所擇取。這可說明盧那卡爾斯基當革命之初，仍要保存農民固有的美術，怕軍人的泥靴踏爛了皇宮的地毯；在這里也使開

開新城而傾于專制的——但後來是悔悟了的——天才浮士德死于新人們的歌頌中的原因。這在英譯者們的眼裏，我想就被看成叫作“復故”的東西了。

所以他之主張擇存文化底遺產，是因為“我們繼承着人的過去，也愛人類的未來”的緣故；他之以為創業的雄主，勝于世紀末的頹唐人，是因為古人所創的事業中，即含有後來的新興階級階可以擇取的遺產，而頹唐人則自置于人間之上，自放于人間之外，于當時及後世都無益處的緣故。但自然也有破壞，這是為了未來的新的建設。新的建設的理想，是一切言動的南針，倘沒有這而言破壞，便如未來派，不過是破壞的同路人，而言保存，則全然是舊社會的持維者。

Lunacharski的文字，在中國，翻譯要算比較地多了。“藝術論”（並包括“實證美學的基礎”，大江書店版）之外，有“藝術之社會的基礎”（雪峯譯，水沫書店版），有“文藝與批評”（魯迅譯，同店版），有“霍善斯坦因論”（譯者同上，光華書局版）等，其中所說，可作合在這“浮士德與城”裏的思想的印證之處，是隨時可以得到的。

編 者

一九三〇年六月，上海。

作者小傳

盧那卡爾斯基(Anatoli Vasilievich Lunacharski)的出身,不很知道。有人說,他是波蘭人的父親和俄國人的母親。別一人說,他是一八七八年生于基雅夫(kiev)的,家境很窮,所以曾將俄語教授外國人。及教初步算學以糊口。更據別一人之所說,則他于一八七六年生在波勒泰瓦(Poltava)的近旁,家是大地主,因此要上學校,也並不為難。總之,他並非布爾塞維克中所常見的猶太人,却似乎是事實。

在他所著的“關於革命”中,可得少年時代的彷彿。他說,“我從孩子時候起,便是宗教和專制政治的熱心的反對論者了。……七歲時,曾將聖像拋在地面上。這只為要宣傳神的無力”。然而母親是加特力教信者,至于想將自己的孩子做成牧師,所以她曾慈和地夾着談諧,述說了“神的尊貴”云。

盧那卡爾斯基曾入基雅夫中學,並且舉了業,但因為被

新思想所影響，便失了升學的自由。于是跑到外國，一進楚力錫(Zurich)的大學，就知道在瑞士，有許多本國的亡命客在那里。他從此即出入于和蒲力汗諾夫(Plekhanov)及札思力支(Zaslich)都有關係的“勞動解放社”了。這團體規模雖小，但幾乎可以說，是那時的俄國革命黨員的王國。和這相往來，雖然不能推測對於他之為人，有若干的影響，然而給了一種動機，却恐怕是的確的。他後來又赴巴黎，有時研究馬克斯主義，有時研究藝術，終于回到俄國去了。但又以鼓吹學生運動被捕，逐出莫斯科。且曾在伏羅格達(Vologda)這地方，身嘗流謫之苦。後得許可，又到了外國。他這樣亡命了三回，到三月革命，這纔恢復自由，復回祖國，一直到現在。

我不想在這裡多翻開盧那卡爾斯基的年譜來。但即此有限的傳記底事實，也已經多麼分明地反映在他作品上面呵。如欲信神而能成敵，如從此永遠留遺着苦苦的冷笑，又如這一步一步引向革命家的心理去，就都是的。現在爲要窺見這些，翻開他的“戲曲集”——（順便說在這裡，這集中，幾乎收羅着除了盧那卡斯爾基的處女作“誘惑”以外的戲曲的全部，是一九二三年由國立出版局印行的）。——來一看，那就須先舉載在卷頭的“王的理髮師”了。這于一九〇六年

一月在獄中起稿，是他第一次排成活字的戲曲。雖是用十七世紀封建時代的一個王叫作克柳惠爾來做主角的七幕詩劇，但要之，是描寫專制政治的崩壞的。其次，是一九一〇年所作，而六年後大加修改的“浮士德與城”，在這里，已可以辨認革命的曙光之在閃爍了。說到革命，也還有取十七世紀所發生的英國政界為題材的“克林威爾”的史劇。但倘若太為這樣的作品所眩耀，要恢復此後的疲勞，那便是夢幻劇“麥奇”了。這是忙于劇烈的事務，接連十一天的時候，在每夜裏寫下來的，作者自己說，“勞作一完”，我就覺得自己是很安息的人了。恰如住過一處功效顯著的溫泉一樣”。在和這一樣的狀態之下開手的，是“賢人華西理沙”這詩劇。還有“天堂的伊凡”，是也可以稱為宗教劇的，主角的伊凡，雖然上了天堂，却總是不能滿足，終于壓迫了基督和馬理亞，使他們自己來懺悔一通。此外較新之作，則為“被解放的堂·吉訶德”，“德國宰相和銅匠”，“熊的婚儀”，“放火犯人”等，但尚未完成的作品中，有“妥瑪·康派內拉”（Thoma Campanella）在，是忘記不得的。這就是所謂三部曲（Trilogie），第一部“國民”起稿於一九二〇之始，第二部“公爵”起稿於是年之終，而第三部“太陽”，則還只寫了最初的一幕，如果從此放下，那就怕只成為歷史上的東西了。作者在這里，是想描

寫一種心理底，道德底，並且哲學底的東西的統一的，但不果。然而僅將先前的第一部和第二部合併起來，就已經將近中本百頁，再加上第三部的全部，也頗是一部大作了。總之，這是他的代表之作，是無疑的，莫非作者真想即以這一篇問世麼？

作為文學者的他，具備着各種優勝的要素，清楚的頭腦，強壯的精力，詩人的熱情，迅速的悟性，天賦的才筆，該博的智識——凡這些，是都為盧那卡爾斯基所有的。他的文學底經歷，可以看作開始於今世紀的初頭，因為那第一篇論文，是作於一九〇〇年，登在馬克斯主義的機關誌“綏惠爾尼·克理育爾”上面的。接着又發表些文明批評以及關於文藝，哲學，美術，演劇等問題的隨筆，同時也寫了詩劇和其他的創作。成為文壇的人，是由於獻給戈理基(Maxim Gorki)的二作“住別墅的人們”和“野蠻人”的評論，這纔為世間所認識。批評那發生於康德崇拜者和神祕主義者之間的理想主義(Idealism)的“笨人的平和論”，以及抉剔那庫普林(Kuprin)的長篇小說“決鬥”(以日俄戰爭為題材的)中所寫俄國將校的心理的“名譽論”，尤為有名。這些之外，論哲學與生活之關係的和新人物的評傳，也有未可輕視之作，都收在

“生活的反響”這一部著作中。

但在這裏，有應當注意的事，是他的思想，每繫於取現代爲中心的中世紀以至遼遠的未來的。而那思索的線索，所以常採於中世紀者，就因爲他太通曉了意大利和法蘭西的緣故。

這只要看一個批評家評他的近作“歐洲文學史”道，“A. V. 盧那卡爾斯基是仗着自己的智識和自己的特異的天稟，可以授以歐羅巴文學史的典型底而且組織底的講座的惟一的人”，也就可以知道。然而，他決不是在做過去的夢，不消說，兩腳是確實地踏在現在的地上的。對於生活，則想使牠營生於科學底證據之下，藉了有着確實的地盤的所謂“豫後”，從新興旺起來。還有一件，是以爲牠應該彌滿着從圍繞牠的現實之中所生的新的感激。若問什麼是藝術家的使命，則他在所著的“實證美學的基礎”中，這樣地說道——“量力以裝飾國民的生活，描寫那由幸福與完成而輝煌的未來的情形和現代的一切可憎的奸惡，使人心統一於悲劇底感情中——這是藝術家的使命”。

要之，盧那卡爾斯基是以時代的先驅者自任的。但他並非現今文壇上最爲左傾的一派“烈夫”（左翼戰線之意）。在他，沒有飛躍，然而有深度，有秩序，有組織。並且要在自重

和堅忍和犧牲之下，竭力從速地達到人類的較好的未來。

作為戲曲家的盧那卡爾斯基的活動，不妨說，大約始於九一〇六年。那時候，他在雜誌“阿勃拉若跋尼”上，做起關於劇壇的未來的文章來了。又在別一種雜誌“惠爾希努易”上，發表着“劇場再論”這長篇的評論。另一方面，好像他又非常認真地，講過劇場構成史之流的講義。他站在講臺上時，學生是都記住一說“打”，便做那動作，一說“被打”，也做那動作的。因為他以為——這雖然僅是言語的連續，但也必需戲劇底動作們連續的緣故。

三月革命告終，十月革命成功了。蘇維埃的委員們，於是著手於改革。而他們得到責難，說是“悶死了俄國的創造力。有破壞，而無創造”了。在這樣的責難和唾罵中，開了“赤色莫斯科演員”的集會。彼得堡的代表者也來赴會，不俟言了。有泰羅夫(Taylov)有友琴(Iudin)，但兼珂(Nemirovich Danchenko)在，還有未來派的詩人凱門斯基(Vasili kameński)也在。

盧那卡爾斯基首先對於革命以前的藝術，加以批評道，‘現在的藝術，是平凡，醜惡，有產者底的。這樣的藝術，只能供喫飽了午膳或晚膳以後，按摩神經之用。他們有產者，常仗了自己的接觸和庇護，以收買藝術。因為怕從藝術所產

生的革命，所以發明出爲‘藝術的藝術’這一種補救之策來”。此後他就申言，有產者藝術，應該讓無產者藝術。而無產者藝術云者，他說，則是述說“未曾聽到過的偉大的言語”的東西。

盧那卡爾斯基開手來實行這言語了。他征服了國立劇場，而不許私人的劇場。有時候，連看客也曾加以限制。於是進而選定底本，將舊本大半廢棄了。然而也並非全用新底本，大抵是有一種作品於此，則先試用於試演場，只將可以加進現代的演出目錄裏去的，在舞臺上扮演。也有人深怕這樣的態度，會招出只是歡迎宣傳品的結果來。但是，現在一想——這好像是一種政策，在那時候，他之所謂“警察底態度”，也是在所必要的罷。其實，後來的俄國的劇場，也自由得多了。

盧那卡爾斯基是確信着自己的。他承認現在的劇壇，已經有一段進步。然而他也明白新人物之內，許多是生着“左傾底疹子”。這是因爲有些人，太奔向形式改革而閉却了內容的緣故。但是，再說一遍罷——他決不是做着過去的夢的。

他說過，有產者藝術，是應當由無產者藝術來替代的。

然而，首先所當尋問的，是他之所謂有產者藝術家，是什麼人，那些作品，又是怎樣的東西呢？

據盧那卡爾斯基之所說，則默退林克(Maeterlinck)是“文化上的侷促底哲學者”，他“在我們之前，將自己的屍架運走了”。裴倫(Byron)，伊孛生(Ibsen)，斯忒林培黎(Strindberg)，是“有產者底智識階級”；而且從惠爾哈連(Verhaeren)，兌美勒(Dehmel)起，直到戈理基(Maxim Gorki)為止，也稱為“跨進無產階級的熱情的詩人”。但倘向他問有產者作家的典型底的人，那大約是即刻指出安特來夫(L. Andreev)和梭羅古勃(Sologub)來的。因為“安特來夫者，對資本唱着勝利的頌歌”，而尤其是他乃“武力主義和哲學底寫實主義的堅確的最反對者”。

對於他所作的“飢餓之”，還這樣地說道——

“惟好普德曼(Hauptmann)描寫在‘織工’裏的那一類飢餓底騷擾——是安特來夫懂得的限度。我再三說。在這戲曲中，和許多缺陷（例如作者喜歡很可怕地表現死，而竟以小歌劇式的死收場，便是）一同，也並非沒有非凡的價值。然而那死的一般底表現法又何其薄弱呵。這是飢餓者的頭顱，被富翁的大毆打得粉碎。這是一切，有趣地經營了的結構，就全然不能浮動出來。用了這樣薄弱的結構，是不能接

近革命的。這革命，不過是在市民——大約將來並無希望的市民的藝術家的頭裏，可反映出來的東西罷了”。

盧那卡爾斯基尋求着無產者藝術。然而單是描寫了他們的生活環境的東西，是不行的。必須是更其內面底，悲劇底，而且未來底的，纔好。而這樣的藝術，則一定是象徵底（Symbolic）的東西。因為，他說，“傑出的悲劇的許多，和傑出的許多的悲劇，都是儼然的象徵底的作品”。但這裡再說幾句話，使“象徵底”這字的通俗底解釋，不至於錯誤。

何謂象徵主義，迄今也已經議論了許多次了。普通是將牠看作和寫實主義相對立的東西的。這是因為那結構，從自然主義看來，是不規則底，幻想底的緣故。然而，從藝術的立腳點來一看，盧那卡爾斯基說，却是在最高限度上的規則底，急進底的。他將那象徵主義藝術和無產者的接近，溯之於過去，這樣說——

“為貴族所壓迫，漸至於分擔國民底的不幸的猶太民族，創造了新舊約書，達爾謨特故事，和奴隸賣買的偉大的象徵底出產。所謂神國的大而動搖不絕地打動其心的古代的無產者，正如猶太人的相信本國人的運命一樣，也堅信着對於全世界的苦人的使命，並且實行了未嘗前聞的象徵底的贖罪。一到加特力教士時代，從那黑暗而深刻的象徵主義

中，亞克毗那妥夫(Angustinov Akbinator)，丹敦(Danton)輩就出現了。於是作為廣義上的非常哲學底而又象徵底的詩的黃金時代，再說一回，顯現了一切人類的世界底認識時代”。

最後的“非常哲學底而又象徵底的詩的黃金時代”云者——那不消說，是指革命俄羅斯的現實的。

日本 尾瀨敬止 作

從“藝術戰線”(1926年版)節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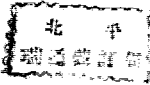
\$.75

2000

國立北平圖書館
NATIONAL LIBRARY OF PEIPING
PEIPING

登記號 02491 書號 87955
Acc. No. Call No. 491

4 JUN 1984



1930 9.

初版

版權所有

價大實洋一元

